

大连文史资料第四辑

大连文史资料

第四辑

(甲午战争在大连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连文史资料

第四辑

(甲午战争在大连专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九月

目 录

袁保龄与旅顺海防建设.....	5
甲午战争在庄河	13
甲午战争在金州	17
大连湾炮台.....	30
甲午战争中在全州的间谍与汉奸	32
甲午旅顺土城子阻击战.....	34
甲午战争在旅顺	37
甲午战争中的徐邦道.....	43
姜桂题与甲午旅顺保卫战.....	48
血溅三涧堡.....	54
旅顺大屠杀见闻	56
蒙难余生片断	60
旅顺人民的血泪仇.....	62

外国报刊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	64
万忠墓记.....	68
左宝贵与辽南回族军民.....	72
关于镇远舰的损伤.....	79
甲午战争前后旅大记事.....	81

袁保龄与旅顺海防建设

曲传林

袁保龄，字子久，二字陆龛。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河南项城人。港运总督袁甲三次子，袁世凯从叔父。举人出身。同治五年官内阁中书，同治十一年为皇家校勘书籍，曾纂修《穆宗毅皇帝实录》。保龄历官内阁中书侍读十三年，其后十余年间主要从事海防建设。

光绪初年总理衙门创议筹办海防，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保龄乃献重事权、定经制、建军府、简船械、筹用费、广路人才六策，深得李赏识。光绪七年李鸿章调任他为“办理北洋海防营务诸差”。八年六月保龄奉命遍历北洋各海口实地勘察，认为“通筹形势无以易旅顺者，跨金州半岛突出大洋，水深不冻，山列障屏。口门五十余丈，口内两澳，四山围拱，形胜天然，诚海军之澳区也。于此浚浅滩，展日门，创建船坞，分筑炮台，广造库厂，设外防于大连湾，屯坚垒于南关岭，与威海卫各岛遥为声援，远驭朝鲜，近蔽辽沈，实足握东亚海权，匪第北洋要塞也。”^①

北洋内部对在旅顺建港坞是有争议的，李鸿章原来比较倾向在大连湾建港坞。保龄则认为：“大连湾亦水师习战之区，周环数十里而非可言守。……论者谓西国水师建澳择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障，可辟颶响，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粮粮，三也；一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口滨大洋，使于操练，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合此六要者，海北则旅顺口，海南则成海卫耳。”^②李鸿章的幕僚们也认为不宜在大连湾建港坞，建议改在旅项口，李遂接受。

光绪六年（1880）冬，李鸿章派县令陆尔发和德国人汉纳根赴旅顺营建海

防工程。陆原在北洋办理洋务，对工程纯属外行，此行目的是协助汉纳根。汉纳根为德国退役工兵少校，光绪五年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推荐来华，充当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旅顺炮台工程设计多出于他手。他们到旅顺一年工程进展极为缓慢。

光绪七年北洋海军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二舰到达大沽口。因大沽口不能容纳，所以停在口外。此事对李鸿章触动很大，认为：“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不可省之工，凡各国有铁舰、快船者，皆必先立水师口岸，先修大石坞。”^③因此，急于尽早建成北洋海军船坞基地。十月初，李鸿章借大沽验收二舰之便，偕同北洋文武官吏亲往旅顺。经详细勘察，对旅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决定按年将旅顺工程加以扩大，尽快建港筑坞。

事后，朝廷在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任命道员黄瑞兰主持工程。黄贪鄙无能，不懂工程，任人唯亲，挥霍浪费，借势不以时价购物，引起民众不满，怨声载道。又不能与洋员合作。时近一年耗银三万两。拦海大坝虽告合拢，但因淤泥未全部清除，大坝根基不固，以致常有塌陷，贻患无穷。他虽是李鸿章的亲信，但李也无法袒护他。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李鸿章决定将黄撤回，另派袁保龄接任。

九月十八日袁保龄前往旅顺接管了工程局的工作。他感到责任重大。而又无可用人，于是请李鸿章派刘含芳和他一起会办。首先整顿原工程局大员，进行严格考察，从中选用了一些确有真才实学、踏实肯干的人作为助手。他先把王会宝提为坝澳工程提调，把牛昶昞担为军库工程提调，继而任用不徇私情的谢子龄办理出纳，熟习河工修守机宜的朱同保和通晓工务的潘煜为澳工委员，对李竟成等精明干练之人也都委以重任。尽斥庸碌之辈，裁汰近四百人每月节省币金千余两，使整个工程局的气象焕然一新。

袁保龄还注意同驻军搞好关系，对毅军统帅宋庆、准军总兵于永胜及庆军将领吴兆有，他都以诚相待，使得双方在工作上很协调，工程上也得到驻军的大力相助。开挖引河工程就是由毅军协助完成的。旅顺行政上归金州管辖，袁又极力与地方官搞好关系。但金州副都统及金州厅海防同知等仍事无大小都要过问，动辄掣肘，这使袁大伤脑筋。在与洋人的合作上，他也遇到了较大困

难。

在整顿工程局的同时，袁详尽考察了旅顺口的地理环境、地质构造、地下水源、港内淤积层以及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等。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懂工程技术，其属下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也不多。因此袁所凭借的是集体的智慧及有限的河工经验。袁在工程上所遇到另一主要困难是缺少物资与机械。水泥皆需进口，石料需外地打运，吸水机不足，挖泥船不敷用。

因当时缺少先进的技术，所以聘用了许多洋员。旅顺各项工程设计也大多出自洋人之手。这一批洋人除少数几名英美人外，其余十多人皆为德国人。这些洋员多骄蛮成习，以专家自居，视中国人愚昧无知。他们不懂中国国情，制定的工程计划都很庞大，而且要耗费巨资，有些洋员拿着高薪还不听调度，动辄掣肘。对此，袁保龄很伤脑筋。为了保证工程顺利完成，他采取大事坚持原则，小事力求将就的办法，在重大问题上不以洋人观点为准，坚持自己的主见。他同洋员订立合同，限定年月，规定他们必须随时留工，听从差遣，无论派做何事，派赴何处，均当遵办，如不得力，立予辞退。倘有不遵调遣，甚至酗酒滋事、任性妄为者，也立于辞退并不发回国经费。这套办法行之有效，但最使他难以处理的是同德国工程师、工程局帮办善威的关系。他认为善威“才具太短。极琐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如坞全工之图占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逞。”^④袁保龄所以得脑血栓病，是与洋员有很大关系的。他在《致高勉之》函中说：“税务司德瑾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予旅役。荐德人善威为工员，两年无尽寸效，犹以华官掣肘为辞，惑长官之听，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⑤

袁保龄自光绪八年九月来旅顺工程局主持工作，到光绪十五年七月病逝，共完成工程数十项，主要如下：

一、修筑炮台

在袁保龄经营旅顺海防工程的五年中，共修筑炮台十座。其中口岸以东四座，以西六座，各种火炮六十余门。形成了北洋海防上的一座坚固要塞。

1、黄金山炮台。黄金山位于旅顺口的东岸，襟山带海，形胜天险。该台于光绪七年即动工，至九年五月大体竣工，十月正式试炮。该台工程颇大，曾屡次修改扩大，为旅顺海岸炮台之最。

2、崂崮咀炮台。俗称老驴咀，位于黄金山炮台之东。该台东顾海湾盐场、郭家沟一带，可防敌登陆袭击后路，西临黄金山脚兼顾口门。该台于光绪十年兴修，由汉纳根设计，十一年竣工。

3、母猪礁炮台：该台介于黄金山与崂崮咀炮台之间。地势平旷为控制口门要地，其台亦为汉纳根设计，成于光绪十~年。护军营王荣春部驻守。

4、田度台炮台：该台位于东岸黄金山炮台之旁。光绪十一年正月动工，七月竣工。护军营驻守。

以上四炮台皆为口东岸之炮台，主要用于防御海面之敌，守护口门。

5、老虎尾（低土）炮台：老虎尾位于旅顺口之西岸，与黄金山相对。可封锁海口，防敌突袭海口。光绪十年三月动工，一切计划皆由汉纳根主持，同年五月竣工。

6、威远炮台：该台位于老虎尾西南小山上。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命管驾威远练船都司方伯谦所建。光绪十年闰五月开工，八月竣工。张光前部驻守。

7、蛮子营炮台：该台位于威远炮台之西。仿老虎尾炮台，亦为德式。游击刘学带水师屯船练勇驻守。

8、馒头山炮台：位于蛮子营炮台之西，其地高出海面五十丈，西北可控双岛、羊头挂两口，断敌窥视西澳之路，南可击敌船控海面。光绪十年七月开工。姜桂题部驻守。

9、团山炮台：该台位于老虎尾半岛西南临海处。修筑时间不详，竣工后由毅军一营驻守。

10、田家屯炮台：回家屯建有一座土炮台，由我军驻守。

旅顺东西两岸炮台在布局上非常得当。黄金山、崂崮咀等高炮台与母猪

礁，田鸡台等低炮台相配，洋炮台与土炮台相配合，长炮与短炮相配合，可以远近兼顾，此皆袁督修之功。

二、引河工程：

旅顺口澳之东马家屯一带，地势低下，一向为山水汇集之地。为宣泄积水南下入海，不致西流入澳，光绪八年冬，在澳东南之对面沟开挖引河，宋庆毅军一千余人参加施工。第二年六月竣工。引河全长 110 丈，宽 1.4 丈，高 5 尺。

三、海门挖浅工程：

海门（即海口）位于黄金山与老虎尾之间，宽 50 丈，落潮时水深 1.1 丈，巨舰不能入口。为此，计划开挖一条长 30 丈，宽 10 丈，深 1.4 丈的航道。光绪八年十月动工，由洋员勒威及千总陶良材负责，前期工程因器械不足，进展缓慢。后由汉纳根负责，加船加工，昼夜兼工，于九年七月竣工。后根据北洋国查琅威理的建议，又向外拓宽 20 丈，亦于不久竣工。九月九日，“超勇”快船经由新航道驶入，毫无阻碍，非常顺利。

四、拦水坝工程：

拦水坝工程为旅顺筑港之首要工程，全长约 130 余丈，位于船坞与东港之外。此工程原由黄瑞兰经手，质量低劣，建成后渗漏下垫，时有崩溃之虞。袁保龄到任之后百计抢救，一面培高加厚补救大坝，一面另于大坝内加修备坝。光绪八年十月至九年十月间发生险情无教次，尤其是九年十月初连天大雨，西北风大作，潮水上涨，大坝南塌 40 余丈，保龄率员于风雨中抢修 40 日，始获坚稳。

五、碎石码头：

光绪十年五月，上海所运炮即将来旅，因轮船不能靠岸，远泊中流，起卸

不便，乃建一碎石码头。码头长 11.1 丈，宽 2.6 丈，高址 8 尺。后又拟修建深水码头一座，惟以所费不此而从缓。

六、碎石马路与小铁路：

旅顺周围 200 余里，码头、库房、火药库、营房、炮台等星罗棋布。为便于联络和运送物资，工程局在各炮台之间铺设了碎石马路。值得一提的是在通往崂崮咀炮台的路上，特别建筑了一段小铁路，铁轨是上海吴淞路拆除下来的，这是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一条小铁路。

七、船澳及泊岸石坝工程。

八、小型机器厂：

光绪八年十月，在澳南建小型机器厂一座。分由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及上海制造局调匠役前来服务。自此，旅顺一些机器无需运至天津及上海修理。

九、库房工程：

该工程原由黄瑞兰经办。袁保龄接任后，因忙于澳工，未暇顾及。后北洋水师急需，经丁汝昌催促，始将火药库、军械库、水雷库、贮煤厂（场）等住屋厂房先后建成。光绪十年全部竣工，计有白玉山军械总库两座，委员司事办公所、住房库一所，引信库：装药库、煤厂、米仓、帆库等各一所。

十、旅顺水雷营与鱼雷管：

光绪九年二月袁保龄稟请在旅之艇勇 40 人学习水雷，并由大沽水雷营借拔头目 2 名，雷兵 10 名赴旅教习。次年正式成立水雷营，并建有水雷学堂，聘请美国人满宣士为教习。

鱼雷营是从威海鱼雷营调拨一部分组成的，由道员刘芳圃管理。十二年十一月水雷营亦由工程局交刘兼管。

十一、水陆医院：

该院为汉纳根负责创办，名为“旅顺水陆弁兵医院。”

十二、旅顺电报局：

光绪十年五月，袁保龄以旅顺距津岁三千里，文报递送缓慢为由，稟请李鸿章将电报由山海关接至营口，金州、旅顺。李批准，十一月津旅电报接通，次年正月旅顺设立电报分局。

袁保龄在以上海防建设中，竭尽全力。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他更是昼夜督工修筑炮台。当北洋水师初步编成，大型铁甲舰急需坞澳的形势下，李鸿章决定加速修建坞澳，并将坞澳工程交由外国人承包。在对外招标中，德瑾琳极力想让德国人承包，但袁认为，德国承包商要价太高，因此不同意。袁与水陆营务处臬司周馥等决定另选承包商，经过二十多个昼夜的工作，他们决定将工程包给法国人德威尼。节省了经费十七万两。不幸的是，在确定承包商的同时，袁保龄也病倒了、再也不能参预这项工程了。

袁保龄病倒后，由于没能及时治疗而加重病情。后有所好转，手足灵动，精神大有转机。他在病中感赋一律：‘岁晚芳华歇，秋高雁影稀。贞松寒不改，病鹤倦难飞。一气天人近，抗心贤圣希。愿闻提命切，方寸愾危微。’不久，袁病情又继续恶化，终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去世。

李鸿章在请恤片中详尽的论述了袁保龄的功劳，他说：“旅顺口工程防务，该员出力为最，其功实未可泯。”^⑤清政府为此曾给他在国史馆立传，以善其功。

光绪十一年前旅顺口东西两岸炮台表

位置	炮台名称	炮数	炮种	竣工时间
东岸	黄金山炮台	16	24cm,口径巨炮 3 12cm 口径炮 5 12 磅护墙炮 8	光绪十年（1884） 五月竣工，十一年补修

	崂嶂咀炮台	13	24-35cm 口径长炮 3 12-25cm 口径长炮 6 8cm 口径小炮 4	光绪十一年
	母猪礁炮台	8	24cm 口径大炮 2, 15-35cm 口径长炮 2 8cm 口径边炮 4,	光绪十一年
	田鸡台炮台	6	15cm 后膛田鸡炮 6	光绪十一年
西 岸	老虎尾炮台	2	12-35cm 口径长炮 2	光绪十年五月
	威远炮台	2	15-35cm 口径长炮 2	光绪十年八月
	蛮子营炮台	8	15-35cm 口径长炮 12-25cm 墙炮 4	光绪十年至十一年
	馒头山炮台	7	24-25cm 口径长炮 3 12-25cm 口径长炮 4	光绪十年七月兴工
	团山土炮台		不详	不详
	田家屯炮台		不详	不详

* 此后在西岸又建城头山炮台。

注 释：

①②④⑤ 《阁学公集》。

③⑥ 《李文忠公全书》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甲午战争在庄河

于志龙

一，黄海海战在黑岛

黑岛在庄河县北部，甲午黄海海战曾延伸到黑岛附近的老人石海面。当时，不少居民目睹了这场海战，其见闻至今还在当地流传着。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令驻守大连湾的刘盛休部赴九连城一线。9月16日北洋海军在提督丁汝昌率领下，护送刘部至大东沟。17日上午在返航途中，突遭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于是就爆发了这场激烈的海战。午后一小时左右，黑岛附近的人们正准备上山干活，忽听到老人石海域传来隆隆炮声，并隐约可见双方战舰在炮火硝烟笼罩下，相互追逐的情景。第二天，到老人石附近赶海的黑岛渔民，发现了十多个在海战中幸存的经远号水兵，渔民把他们救上了岸。这些被解救上岸的水兵们说，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从舰队力量的对比上，北洋海军舰队不及日本联合舰队优越。参战的北洋海军大小十三艘战舰中，有三艘被敌舰击沉，有两艘在战斗中逃跑，其中一艘还在逃跑时撞沉了自己的一只船：其余七艘战舰，包括旗舰定远号，也都遭到轻重不等的创伤。然而，北洋海军舰队的爱国将士，面对着海上强敌，毫不却步，勇往直前，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日本联合舰队在激战中遭到重创，首先退出战场。

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战斗场面十分激烈悲壮。战斗一开始，北洋舰队定远号向敌舰发出第一炮时，舰上飞桥因年久失修而被震断，丁汝昌坠落，身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指挥战斗。致远号战斗中

舰体已着重伤，但舰上全体官兵仍士气高昂，坚持战斗，直到弹药用尽的严重危急时刻，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直向日本旗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敌鱼雷下沉，全舰二百五十多名海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当海战转移到老人石一带的海域时，仍很激烈。经远号在与敌鏖战中被日舰击伤，情况万分危急，管带林永升等全体官兵誓与敌舰决死奋战，左冲右杀，致使日本联合舰队仓惶逃去，经远号也不幸下沉，林永升等英勇为国捐躯。当年黑岛乡民为了纪念和学习林永升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西洋宫前修建一座石庙，庙内的牌位上写着“供奉林仲卿大人之位”（仲卿系林永升的字）。可借石庙和庙内祭物现已荡然无存。

二、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前后

花园口，座落在庄河县明阳镇花园口村，濒临黄海，南与长山群岛隔海相望，背靠丘陵地带，是一个普通的小港口，港口入口处有两块突出壮观的礁石，形似龙虾扼守港口，人称“虾老石”。港口近岸处礁石磷峒，峻峭壁立，涨潮时水深约三米，地势险要。传说很早以前，这里遍生艳丽诱人的花草，把海口点缀得犹如一座花园，由此得名为花园口。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从这里登陆，侵占我旅大地区。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尽快夺取金州、旅顺地区，决定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从陆路包抄金旅。日本海军为此派出舰船，沿辽东半岛南岸沿海进行侦察，寻找登陆地点。日本陆军认为登陆地点应选择在貔子窝。因为这里海面宽广，海滩平坦，而且距金旅较近。但日本海军认为，貔子窝处在旅顺北洋舰队活动范围之内，易受攻击，因此主张将登陆地点选在距旅顺较远的花园口。最后，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同意海军主张，决定在花园口登陆。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半，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横滨丸”等十六艘船只，在十四艘战舰抢护下，由朝鲜渔隐洞港出发。二十四日五时半在雾色朦胧中闯入经花园口岸约十华里处，舰船停泊在花园口千岛至盖子头一带海域。上午八时日军开始登陆。登陆完毕后，日军立即派出侦察人员四处活动，同时

修筑从海岸到花园口村的道路和在港口架设栈桥。为日军大批登陆创造了条件。

六十年代初，著名戏剧家田汉曾来花园口村访问，当地村民王际衡（已故，目睹日军登陆）向他述说道：那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历十月二十四），天蒙蒙亮，我们看到数十艘汽艇和小舢板，运载着数百名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登陆。看到这一情景，乡亲们惊恐不安，慌忙四处逃奔。吴屯、久隆兴等地的居民只剩下吴振东家中年逾古稀的老母未出走，其余全部拖儿带女逃到庄河城山、长岭一带的山区避难。距花园口村十多华里的钟屯、小刘店等地的居民也闻讯纷纷北逃。扔下的村庄一片凄凉景象，触目寒心：逃难的男女老幼风餐露宿，悲惨万状。

因清军在南部沿海边防根本没有进行防范，所以，大批日军在花园口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将炮马辎重搬运登岸。其先头部队还得意忘形地把日本国旗插在花园口村墩台山顶，以壮侵略军威。

日军登陆后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行为极其野蛮。王际衡老人记忆犹新，悲愤地说：日军从花园口登陆的当天，我们就逃到城山等到春节临近，返回家乡时，久隆兴前后街兵十四间草房全部被烧，剩下的是一堆堆不堪人目的废墟。其中一座被烧毁的草房砖墙遗迹至今仍在，笔者一九八七年秋到花园口村采访时，亲临现场观看了日军当年留下的这一侵华罪证。宋屯的房屋也被日军烧掉，有的居民家中的衣箱衣柜及其桌椅板凳被当做柴火焚毁，其它贵重物品也被抢掠一空。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人们被逼得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走投无路。

花园口村盖子头，有座天后宫庙祭祀着海神娘娘，登陆的日军钻进庙里把海神娘娘的头割下来取乐，然后把它扔进海里。碰巧在这天夜里，停在花园口村对面近海处的日舰中一艘着火，一艘搁浅。人们对日舰着火沉没原因说法不

一，当地父老曾这样传闻：我爱国同胞激于民族仇恨。携带炸药，趁漆黑夜晚，乘小舢板舍身摸进敌舰进行爆破，使其船体着火。另一艘日舰于惊慌失措中起航搁浅。当地还流传着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日军践踏了天后宫庙，并割了海神娘娘的头，触犯了海神娘娘。于是，海神娘娘当晚燃起一团神火，抛向日舰，报仇雪恨。

据花园口村老一辈留下的传闻说，日舰着火的那天晚上，西北风刮得很大。着火的日舰被滚滚的浓烟笼罩着，舰上熊熊的火焰随着西北风刮起十几丈高的火舌，照得海水一片火红。少数躲避在山上的乡亲们，借着火光隐约可以看到日舰上的兵马被烧得乱成一团，有的烧死在舰上，有的挣扎跳海溺水而死；时而听到舰上的弹药发出一连串轰隆隆的爆炸声。事后，人们发现许多被烧死的兵马尸体随着海水飘到海岸。日军用类似豆面的东西做的假炮，也被海水推上了近滩。后来，乡亲们还把沉舰上的铜钟拆下来，挂在天后宫庙院内当撞钟用，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重新践踏花园口，才把这顶铜钟取走。

（作者单位：庄河市政协）

甲午战争在金州

钟有江

我原住金州城东钟家屯。幼时常听老人讲述甲午战事。近年，因编纂县志，我考察了甲午战争时期的金州战场，采访到一些口碑文科，并参考有关书籍，撰成此文。

一、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前后

1894年9月大东沟海战后，日本侵华第二军为避开清军经营十余年的旅顺、大连湾正面海防炮台，拟从金州背后登陆，夺取这一地区。清政府没有重视后路防守，恰给日本以可乘之隙。日军侵华第二军从10月15日起，陆续把主力部队第一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约三万余人，运至朝鲜渔隐洞港及仁川港，再从那里分批运到庄河厅花园口。第一批七千人于10月24日拂晓前到达，4天内登陆毕。接着，第二、第三批先后到达，历时14天，共24049人，2740匹马和大批武器、军需品。

当时，金州副部统连顺属下的营官荣安，率马队驻貔子窝（今皮口镇）。闻讯即派人侦察。哨兵在碧流河。由家屯、貔子窝附近捕获了3名日探。10月25日，荣安连夜将情形及日深送到金州。金州时有连顺的捷胜营一营（每营五百人，但一般都缺额），赵怀业的怀字军六营二哨，徐邦道统率的拱卫军五营。其步兵驻在徐家山附近，炮兵驻城南，马队驻城东。这三部分各不相属的军队合起来不超过五六千人，又大部分是新兵。

荣安告警，金州震动，连顺把这一情报通报赵、徐后，他们分别向李鸿

章、盛京将军裕禄和旅顺营务处会办龚照琦频频发报告急。李鸿章在给赵、徐的第一次回电中要他们不可轻易接仗，只宜协力防守，于要路多布地雷和设伏兵。第二次回电要他们各自严防，勿疏忽侦察敌情。第三次回电则斥责说，倭匪尚在貔子窝。汝等只须各守营盘，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亦同样吃紧，岂能分兵，可谓糊涂胆小。裕禄回电也说无兵可派，只宜防守。面对这种情形。徐邦道亲赴旅顺向龚照琦陈述派兵支援金州之利害得失。他说：“金州若失，则旅顺难守，请分旅顺屯兵十五营击之。”但不得要领，无可奈何。原准备来金州的程之伟大同军和复州佟基础知识茂荫的几营兵，也迟迟不来。徐邦道与连顺亲到赵怀业驻地，请求他出兵。赵防区与金州休戚相关，本应主动出兵，但他却严拒徐、连的请求。连顺在写给盛京将军的密信中说：“倭贼渐近，局势紧迫，徐军门虽有决战之心，而兵力薄弱，怀军赵统领虽有兵但不肯向前。将各自主，不奉调遣，望速派主将，统一军令。”这封信由其幕友王君骑马传递。驰至李家屯被日军截获，王坚不泄密，触石而死，英勇殉职。

10月28日，连顺又接到荣安报告说。“日军已开进貔子窝，我无夜战之术，只好弃退二十里”。连顺见报，计无所出。徐邦得此消息。认为事已紧迫，不容犹豫。决定独自承担最前线的城东北方面的防御重任。连顺则负责守城。而赵怀业只勉强派出二哨兵力。由徐调遣，以此塞责。

31日，徐邦道先率拱卫军开到前线，他登上各个山岗观察地形。选择了距金州十余里的狍子山、台山等高岗为阻击阵地。在西起大黑山西北迄十三里台子南岗全长十余里的防线上。布置兵力，修筑堡垒与胸墙。同时，还派骑兵远出三四十里外巡逻。附近居民纷纷前来帮助抢险工事或运送军火。但由于地形复杂，时间仓促，当日军进攻时，刚刚修好胸墙和两座堡垒、便仓猝应战了。

二、石门子阻击战

石门子位于金州城东七里，扼金貔大道。东依大黑山。东北临近台山，可控敌军正面进攻要路；北有狍子山可阻截敌军侧攻路线。11月3日，日军第一

师团约二万余人。从貔子窝向金州进发。其先遣部队在此前一天出发，3日晚已达亮甲店的苍家屯。是日，其师团到达洼子店。

4 日午前，徐军巡逻兵回报在衣家店（亮甲店西二十里）发现了日军。徐军右营出动两哨到夏家沟迎击，其石哨队长童福霖带四个分队绕至大黑山东麓监视。是日下午适有一小队日军侦察兵，由其小队长小崎正满少尉率领从大黑山下回返。当他们走到松树沟（三房县南沟）岭岗时，被童福霖发现，童率部将其围歼，日军仅逃出小队长一人、这一仗给日军以很大打击，使其先头部队是夜龟缩在刘家店，不敢继续前进。

5 日午前 8 时，日军一个中队步兵和一个分队骑兵。从刘家店出来探索，刚走到关家店后山，就被徐军发现。徐军从台山、钟家屯大道和韩家屯南山三个方向给予猛击，迫使日军退回。11 时，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率领大队人马赶到刘家店。得知其先头部队受挫。也有所畏惧。他不敢采纳第一旅团长乃本希典拟出的正面进攻方案，而是采取迂回战术，避开石门子防线，将主力调到右翼，企图从十三里台子打开缺口进攻金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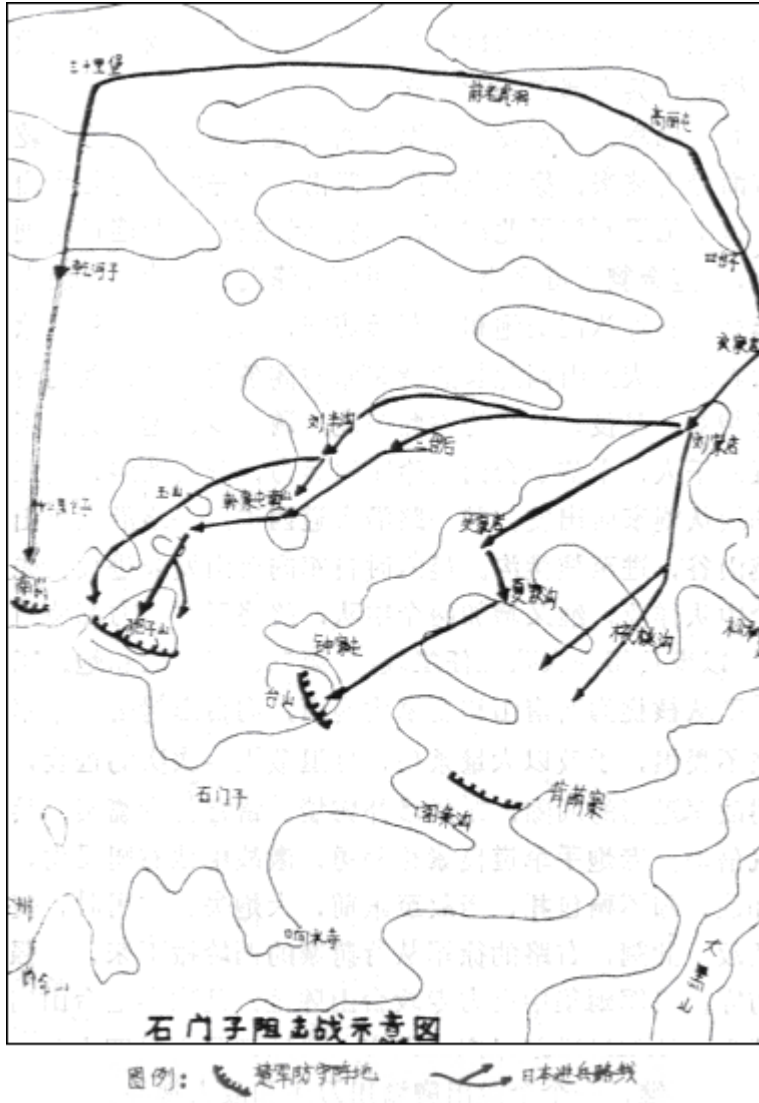
是日中午，山地亲督右翼军步兵旅团、炮兵联队、工兵大队各一，从衣家店出发向西北，到达三十里堡（今三十四里村），再折而向南，沿金复大道绕行四五十里，夜驻乾河子（今二十里村）。他另将步兵第一旅团第一联队（含三个大队），交给旅团长乃本率领，作为左翼，从刘家店向西进发，以掩护其主力部队前进。又把该旅团的第十五联队和另外一些骑、炮、工兵交给联队长河野通好掌管，占据刘家店，扼制石门子方面的徐军。

是日偏午，徐军前哨的五十名骑兵在韩家屯市山发现东方的二台后西坡有日军朝西来，便给予猛烈射击。不料另一大批日军从北方刘半沟爬了上来，形成对徐军夹击之势，敌众我寡，徐军改用诱敌深入战术，沿韩家屯南岭西撤，当撤到徐军防御阵地孢子山附近时，这五十骑绕过山弯，突然不见了。把尾追

的日军抛在玉山附近，全部暴露在徐军炮火有效射程内。

狍子山主峰，海拔 241 米，是方圆十里内的制高点。北有两个次峰，可扼西、北、东三个方向。徐军在山上布置山炮十门，步兵一营，由左营之官林志才指挥。当看到尾追的日军已进入射击圈时，他便下令开火，日军一片片倒下。战斗持续到下午两点半，日军见正面无法攻克，便调第五、六两中队，绕到狍子山西侧十三里台子东大山上，企图侧攻。但徐军居高临下，对日军这一企图早已清楚，便把周鼎臣带来的二哨怀字军，连同三门大炮调上来，布在十三里台南岗（在狍子山西三里外，正好是日军五、六中队背后），形成夹击之势，使日军侧攻失败。是役，徐军以一官兵力阻击日军一个联队（兵力约为 1：10），直到日落、是夜，为防敌偷袭，徐军官兵全部在阵地上露营。

6 日拂晓，徐军发现日军从刘家店、狍子山北方和乾河子方面分头袭来。徐军立即猛烈回击，最先打响的是台山阵地。台山位于石门子北四里，高百米左右，西连丘岗通狍子山，扼全貔大道之险，有明代之烽火台。徐军在山上修筑墙垒，布置八门山炮和一营兵防守，为后营中路。徐军右营布防在大黑山西北麓的背荫寨与阁条沟一带，西与台山遥遥相对。是役，日军为夺此阵地，调用步、炮、骑、工兵约五六千人，十倍于台山上徐军的兵力，分兵两路，晨三点半陆续从刘家店出发。其一路沿大道西进：一路沿大黑山北穿越山谷，进至核桃沟。晨六时日军向台山发起进攻。先以两个中队作攻，继又增加两个中队，终将所有兵力都使用上去。以步兵第一大队担任主攻，第二、三大队和炮、工兵队，则从核桃沟西南山和夏家沟南山，向台山射击。徐军对此毫不畏惧，予敌以大量杀伤，打退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并利用敌军退回的间隙，抓紧修补胸墙。营官传令嘉奖，兵士勇气倍增。老炮手牟道良素称骁勇，激战中他右腿受伤，血流如注，却不顾包扎，当敌至跟前，大炮失去作用时，便夺枪杀敌。此刻，右路的徐军从背荫寨的西岭撤下来，加强台山防守。日军则集中火力专攻台山阵地。几次爬上台山向胸墙冲击，被打退后复又麇集上来。最后战到六时四十分，徐军因弹药不继，一个个跳出胸墙用刀矛和敌人搏斗、牟道良带伤交锋，连杀数敌，最后倒于血泊中。这次战斗终因众寡悬殊，徐军不得不撤退。台山阵地失陷。



当台山战斗打响后，乃木希典指挥第一联队向孢子山发起进攻。他首先调

用主力将守御在十三里台子南岗的两哨怀字军击败，然后从西、北两侧强攻狍子山。徐军炮火异常激烈，日军久攻不下，不得不把预备队全部调上去，从东侧配合进攻。这时徐军虽处在敌三面围攻之中，仍坚持奋战。指挥战斗的营官见台山阵地失守，恐再坚持下去有遭歼灭的危险，遂下令撤离。石门子防线全被突破。

日军对附近居民肆意屠杀。以搜捕徐军官兵为借口，逐户搜查，稍有不顾眼者即杀。钟家屯西沟钟宏基刚开大门就被枪杀。

三、金州城保卫战

金州城东西宽 760 米，南北长 930 米，城墙高 6 米，用方砖砌成，经明清两代多次维修，十分坚固。外有护城河，城墙上东、北、西北三面安放十三门大炮，城外边布地雷，城内有捷胜营步兵一营、马队二哨防守。

为夺取全州城。日军以其步兵第二旅团作主力，配属炮兵一个联队及两个中队，工兵一个大队，从于河子出发，由北路进攻；又以某步兵第一旅团，配以炮兵一个大队及一个中队，工兵、骑兵各一个中队。在突破石门子防线后，从东路进攻。两路兵力是城内守军的二三十倍，而且又配以数十门重炮、野战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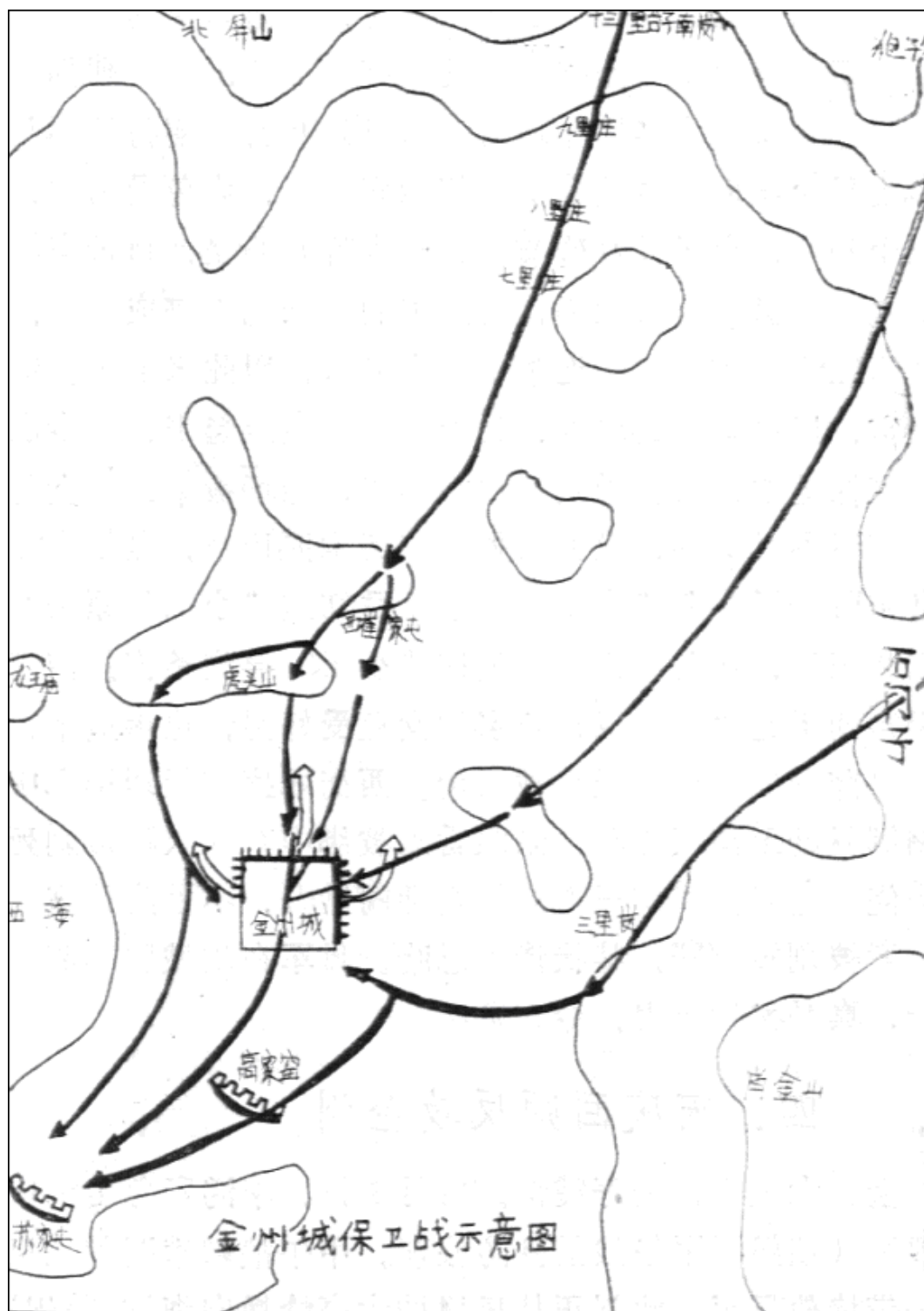
11 月 6 日晨，石门子战场的炮声传来，守城清兵立即擦枪架炮，严阵以待。午前八时，发现城北方有日军步兵约一个联队，炮兵两个中队，奔上了虎头山和西崔家屯高地。清兵一面猛烈炮击，一面组织四百名步兵从北门冲杀出去，一百多骑兵分头从东、西两门出去包剿。日军北路的后续部队和东路的先头部队，分别从北、东北、东三个方向突奔前来，形成三面包围，清兵只得退回。





城墙上的炮火越射越猛。敌军的进攻亦越来越紧。一时间双方的枪炮声响起一片。午前九时，日军集中 30 门大炮掩护其步兵逼近城垣，清军也集中火力向冲上前来的敌军猛射。顿时，日军尸横遍野，冲近城边的日军也多被地雷炸死。十时十分，日军又发起一次强攻，一群日军攻到北城墙下，欲向上攀登，仍被清军猛烈火力击退。日军又调工兵上去，爆破城门。当其工兵付出很

大的代价，刚炸开瓮城第一道门时，一批急于争功的日军冲进，清军抓住机会将其全歼。但日军继续发起强攻，又将第二道城门炸开，这才得以冲进城来。与此同时，还有一小队日兵，从被炮弹炸塌的城西北角缺口处冲了进来，两股汇在一起。肆逞凶狂，逢人便杀。北城墙上的一哨守军见此情景，无不义愤填膺，立即挥刀冲入敌群搏战。

十一时许，进城日军从里面打开了东城门，把东路日军放了进来，至此，金州城失守。清军担负掩护部队撤退的官兵，除 14 名伤员被俘外，余皆壮烈牺牲。退出城的清军，队伍亦较完整。他们在南门外高家窑，城西苏家屯和后关村（当时称南关岭）等地，给尾追的日军以有力还击。下午一点四十分，清军向旅顺撤退。

中午，大连湾的和尚岛炮台和其东岸的徐家山炮台守军，闻知金州城失陷，曾不断发炮向金州城轰击，给日军以威慑。但因守将赵怀业畏敌先逃，士兵无主，亦于是夜退走。翌朝，日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两处的四座炮台。隔日。又占领了老龙头和黄山两座炮台。大连湾逐落敌手。



图例：  我军阵地  我军退却路线  日本进攻路线  日军阵地

日军在金州城到处烧杀，逐户搜查。搜出男人则捆绑成串，驱赶到城外为其排除地雷，搜出妇女，便行奸污与杀戳。当日西城垣下曲氏家中姑嫂妯娌七人，为免受侮辱，怀抱三个幼儿，全部投井殉节。交骇人听闻的是，日寇在城内东街刘家炉盘了一口大锅，把抓来的四十七人绑成一串，逐个杀头往锅里放血，一连杀了三十多人，以此来取乐。铁匠刘世宦，居住圣庙街路西。父子四人全被绑起来，迫令出城为其踏探地雷。其次子刘玉珍拒不去，当场被杀。其女与孙女，亦皆不甘受辱，投井而死。东街木匠田裕，是年春监修玉皇庙时打了一名“小工”一掌，后知这“小工”原来是日探化装来的，城陷日田裕竟被这“小工”寻到杀害。南门外高家窑佣工赵永，为卫护东家妇女免受奸污，也惨遭杀害。前关村薛安会行路中无辜被击毙。西街永盛庆经理毕永庆，被捆绑驱赶至南门外时，亲眼看见被绑中有数人被刀刺死，而毕侥幸逃回。城南三道沟塾师阎世开，不甘为日寇作向导，竟被剖腹挖肝，其状惨不忍睹。日军在进城后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四、宋庆回师反攻金州

金、大失守，朝野震惊。11月8日，李鸿章急电宋庆所部毅军(该部于甲午战前驻防旅顺，甲午战起奉调前在凤凰城一带堵截日军，此刻正从凤凰城大高岭撤向海城、盖州)，火速回援金州、旅顺。宋即率精锐十营南下。18日，行至普兰店北快马厂，又会合刘盛休所部铭军(该部前驻大连湾，9月奉调至鸭绿江，亦奉命回师。)，程之伟所部大同军(该部亦奉命前来支援金州，此刻尚滞留在复州)，合计二十几个营在宋庆的统一指挥下，向南进发。19日，先头部队进至龙口河，击退日军侦察队。同日，还派游兵至亮甲店、沙家屯一带，袭击日军留守的兵站和通信所。俘其守备官兵，截断貔子窝通往金州的电

话线。迫使金州以东的各日军兵站全部撤逃，通信联络中断。

20日，宋庆兵分两路，一路从三十里堡沿金复大道南进：一路从三十里堡向西南，经梅家屯、大莲泡，沿西海岸前进。是夜两路军马分抵二十里堡、十三里台子、大魏家屯、东田房身，后石灰窑子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攻城。沿途居民见清军回来，无不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这给宋庆士兵以极大鼓舞。

留守金州城的日军大佐，步兵第十五联队长河野通好，一面频频向正在进攻旅顺的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告急。一面调兵遣将，进行迎战准备。他把其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一大从南门外和苏家屯等防地撤回，布在城北虎头山至龙王庙一线；又把其第二大从城内调到城东北高家甸子一线（西至北门外，东至三里岗子西北山头），布成半月形的防御线。同时，又调出两个步兵小队，其一队调至城北军家洼子西南山，另一队调至城东石门子，设置前哨防线。这样，日军留守在金州的一个联队兵力，几乎全部调到城外，城内仅剩第六中队和一部炮兵防守。

21日，宋庆派遣铭军分统龚元友率三营为左翼，沿金复大道，跨过十三里台子南岗。毅军分统马玉昆率四营为右翼，沿西海岸进西石门子，同时反攻金州城。针对日军的防御部署，龚元友的三营兵进至城北九里庄子后，又分为两队，左队沿单家洼子向东南进兵，右队沿北八里庄子向西南进兵。两队几乎同时于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到达攻城阵地。龚元友亲率其左队，首先击溃守御在单家洼子西南山上的日军大中大尉的一个小队，夺取了日军的前哨阵地。继而向南，占据了阎家楼和三里岗子东南山头，控制住制高点，从日军的左侧，猛攻其第二大第五中队的阵地，使敌遭受很大损失。在铭军的火力威逼下，迫使守御在东石门子和三里岗子西北山头上的日军狼狈不堪的败了下去。见此，铭军乘胜紧追不舍。眼看快追到城壕边时，河野通好调上来的支援部队（由城内仅剩有的一个中队和城外抽调的两个中队拼凑而成）赶来，把铭军挡了回去。

是役，清军由于是远道轻装而来，没带重炮。而日军坐城防守，枪炮皆备，其从城头上发射的炮弹，对铭军威胁很大。清军左营营官刘锦发、正营备周文德、洋炮营千总朱太成、哨宫把总刘金德、正营哨长刘世科、差官守备卫举烈、千总韦本礼，都先后中弹英勇牺牲。在众多官兵受损的情况下。火力渐弱，午后三时，铭军左队退出阵地北去。

铭军右队，十二时五十分开进北八里庄子西南方丘陵地，午后一时二十分逼近虎头山北，离日军第一大队的防守地仅一里。进入阵地后，便依据地形地物寻找好掩体，与虎头山一线的日军对射。两个多小时，见左队铭军败阵，亦向北九里庄子方向退去。

当铭军进入阵地交火不久，毅军分统马玉昆带的四营兵，也从西石门子进至龙王庙张家屯，占据该屯前方高地与防守在龙王庙东西山头上的日军激战。午后二时二十分，战斗白热化，枪林弹雨直逼敌阵，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来。河野通好见势不妙，急忙拼凑援兵赶了上来。才勉强支撑到日暮。

入夜，宋庆闻知旅顺已陷敌手。日军又从旅顺派其步兵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率兵赶回金州助战，知金州难夺，又虑日军从帕岩赶来截其后路，遂不得不放弃反攻金州的打算，率兵向盖州退去，金州战事结束。

（作者单位：金州区地志办）



（ 侦 ） （ 察 ） （ 兵 ） （ 马 ） （ 金 ） （ 宝 ）

马金宝是徐邦道属下的侦察兵，甲午战争爆发始从天津来金州。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他在保卫金州的战争中奋勇杀敌，身负重伤。金州失陷后，徐邦道率残部向旅顺方向转移时，马由于伤势较重而掉队。

马金宝为了追赶大部队，忍着伤痛，很艰难地向旅顺走去。行至土城子南许家窑村，被日军搜索队发现。马机警地隐蔽起来。敌人从三面包围，步步逼近。马以毛瑟枪瞄准射击，连毙三人。后以弹尽与敌肉搏，夺刀厮杀，终于寡不敌众，受伤流血过多，举刀不起，被害。马虽被杀，但傲然挺立，死而不僵，雄姿威武，使敌人不敢靠近。

事后，地方百姓准备安葬遗体，只见他仍是执刀依大树而立，感动得见

者泣不成声。人们按民间习俗烧纸、拈香，隆重悼念。树碑于墓前，文曰：徐统领部下侦察兵马金宝。

（潘茂忠、赵静雪）

大连湾炮台

朱金枝

大连湾为旅大咽喉要地，清末属金州厅。旅顺炮台竣工后。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决定修筑大连湾炮台。十四年，清政府继续聘用德国退役工兵少校汉纳根为顾问，主持修筑炮台。十九年（1893）大连湾 6 座炮台全部竣工。

黄山炮台在今甘井子区海茂村大连石油七厂后山，配有 15、21 公分加农炮各 2 门。原址今已不见，现存为日、苏炮台。

老龙头炮台在今五二三厂院内，配有 24 公分加农炮 2 门。遗址尚存。站在上面，东北可见大和尚山、大孤山、和尚岛炮台，东南可见大连港及三山岛，大连湾全貌一览无余。

和尚岛 3 座炮台位于老龙头炮台东北。东炮台有 15 公分加农炮 4 门、8 公分野炮 8 门、4 公分野炮 4 门，中炮台有 9、15、21 公分加农炮各 2 门。炮台在日俄战争中被破坏，残址尚在。中炮台规模可观，遗址隐约可见。烟台前门宽约 5 米，高 4.5 米，内部东西长 70 米，南北宽 27 米，前门中部两个土坑较大，可能是 21 公分加农炮炮台，前方直指大连湾口。东炮台遗址保存较完整，只是原整体建筑面貌全非。

徐家山炮台位于大和尚山南，解放前已拆毁，遗址隐约可见。

甲午战争爆发时，大后湾炮台由铭军刘盛休部守卫，后铭军调往九连城一线。防守由怀字军（赵怀业）、拱卫军（徐邦道）接替。其中黄山、老龙头、和尚岛炮台由怀字军防守，徐家山炮台有拱卫军 200 余人防守。当时在和尚岛炮台西面还设有雷营（现大连湾渔港），修有栈桥，鱼雷艇 9 艘，水兵 200 多人。营正门石刻：“光绪庚寅水雷营刘铭传”。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94 年 10 月 24 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十月九日攻下金州，十日黎明分三路进攻大连湾，其部署：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率一部进攻和尚岛炮台；第十五联队长河野通好率一部进攻徐家山炮台；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率一部在苏家屯一线布防准备迎击旅顺援军。海军从

海上与陆军合击夺取大连湾炮台。河野部于十日上午占领了徐家山炮台。乃本部于十日下午六时占领了和尚岛炮台。清军从黄山、老龙头炮台向和尚岛轰击。日军随即向两炮台发起进攻，十一日早两炮台也先后失守。赵怀业在日军进攻之前就率部达至旅顺。日军从海上进攻大连湾时，发现炮台上已站满日本陆军士兵。清政府苦心营建七年的大连湾炮台就这样轻易的丢失了。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甲午战争中在全州的间谍与汉奸

孙宝田

甲午战争中，日本参谋本部在次长、特务头子川上操六的指挥下，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刺探军情，并网络汉奸为其服务。

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金州重修西门外玉皇庙，副部统连连顺田裕为监工，田裕世居城内。素习木工。在副部统衙门内当差。他在监修玉皇庙中，发现一杂役不会说当地话，初以为是南方人，后又发现他到处乱窜，探听金州城情况，田裕怀疑他别有用心。于是将他叫来询问，他拒不回答。田大怒，将他打了一顿。此人怀恨在心，在探听到田裕家地址之后，便离开了金州城。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1月6日攻陷金州城。这时有人看到那一杂役身着日本军装，带领日本士兵直奔田裕家，将在家之人全部杀害。人们这才知道那条役原是日军间谍。

郑永昌，日本间谍化名，真名为神尾光臣，日本陆军少佐。1893年5月郑曾陪同川上操六侦察天津。1894年10月24日随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登陆后，郑奉命化装寻觅向导，在今新金县泡子乡一带，他打听到刘雨田熟悉金旅一带地理，便前去拉拢。刘又名龟山、何文泉、龟山松太郎，外号刘秧子，先祖隶金州汉军旗。刘受过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郑永昌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便诡称自己为郑成功后人。因慕日本强盛，遂投入日籍。郑努力劝说刘为日军效力，并保证战争结束后，保送其赴日留学，刘遂为日军当向导。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城后，刘腰系军刀。同其父备车十辆，满载货物入城献礼。日人有诗云：“辕门献礼表归顺，明代遗民刘雨田。”外国记者拍照叹为奇事。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辑捕汉奸，刘逃到日本读书，入日籍。毕业后教习日军华语。日俄战争时，刘又为日军当向导，在金州猴儿石登陆。以后曾任关东州嘱托。日本投降后，逃亡沈阳、西安等地，1951年被旅大人民政府处决。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派遣山崎羔三郎、藤琦秀、钟琦三郎、猪田正吉、大熊鹏、向野坚一等六名由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出来的精通中文的特务，扮作中国人，分往金复旅地区侦察。

清军驻貔子窝营官荣安在日军登陆后，即接到当地渔民报告，调三十多只外国兵船在花园口外，捉中国渔船。荣安立即派马队侦察敌情。哨长黄兴武在碧流河捕获钟琦三郎，审问中得知日军已有万余人登陆，欲攻金州，大连湾，以抄袭旅顺后路。接着，清军又在貔子窝捕获山琦三郎，在曲家屯捕获藤椅秀（因三人姓名中皆有琦字，时人故谓之为三琦）。荣安将“三琦”押送至全州副都统衙门，副都统连顺当即报盛京将军裕禄，回信后，将“三琦”在金州西门外处死。

日军占领金州后，于 1895 年 2 月 7 日将“三琦”遗骸挖出火化，葬于金州北山，并在西门外“三琦”被处死之地立碑。1913 年又在金州北山建碑，碑文曰：“钟琦氏，福冈县人，享年 26 岁。山崎氏、福冈县人，享年 31 岁。藤椅氏，鹿儿岛县人，享年 23 岁。临刑前，从容自若。忠烈义魂，芳名千古。”光复后，当地群众将石碑砸毁。

甲午旅顺土城子阻击战

潘茂忠 赵静雪

甲午旅顺土城子阻击战，是保卫旅顺的一次重要战斗。驻旅顺清军分三路在土城子一带阻击日军，充分掌握了主动权，多次出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取得胜利。

1894年11月17日，日军分三路进犯旅顺，由秋山好古少佐率骑兵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为搜索队；由益满邦介中佐率步兵十四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为左翼纵队，从金州出发经辛寨子、黄泥川、龙头进攻旅顺东北清军二龙山、东鸡冠山防线；由山地元治中将指挥第一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为右翼纵队，从金州经南关岭、牧城驿等地进攻旅顺西北椅子山、大小案子山一线。

当时驻守旅顺的清军有亲兵三营、庆字军五营、马队一哨、桂字军五营、和字军四营，共八千多人。金州之役后，由金州大连湾败退到旅顺的有拱卫军、怀字军约三千六百多人，捷胜营数百人。旅顺守军台计一万二千多人，姜桂题为主帅，兵分三路迎敌；程充和率和字军中路迎敌，在土城子以南许家窑一带高地布防；徐邦道率拱卫军迎敌东路，在曹家村、周家一带布防；姜桂题率桂字军迎敌西路，在韩家村、傅家甸一带布防。

18日午前七时左右，日军搜索骑兵队第二中队为前卫，由营城子出发，到达三涧堡后，被土城子南方高地上程充和部队发现。秋山少佐立即将前卫派往土城子警戒，命令搜索队向三涧堡东侧散开，向清军射击。程指挥六百名清军还击，并向日军猛扑过去，准备抢先占领双台沟西南高地有利地形。秋山意识到这个高地若被清军占领，对日军向前推进十分不利，于是，准备集中兵力反扑，即令前卫部队撤退，掩护警戒散兵线右侧。这时程不断向前沿阵地增兵，其部队已到达土城子以西地带与姜桂题部队形成钩状，把日军包围起来，因此又进行了一场激战。姜桂题命令炮兵开炮，掩护步兵出击，东北方徐邦道指挥山炮遥相助之。姜、程两军步兵奋勇直追，逼向日军第二中队，中队长浅川敏靖被打下马来，丢下士兵尸体，向石灰窑以北狼狈逃窜。

在此之前先到达营城子的日军丸井少佐，根据前卫司令西宽二郎少将要占领双台沟西南高地的命令于午前八时左右率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从营城子出发，刚到达双台沟时便接到秋山的求接报告，忙派步兵第三中队前往增援。这时土城子西边姜、程两统领正同日军激战，三中队准备增援解救被清军包围的搜索骑兵队，但是清军攻势愈来愈猛。姜、程部队把来援的日军第三中队又包围起来。这时在东北方周家村附近，徐邦道指挥的拱卫军从东北沟方向逼向日军第三中队左侧，日军见势不利，便向许家窑方向突围。但从周家村方向赶来的徐邦道所部五十名骑兵已截住日军退路，将敌军马队割成数段，使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敌派步兵援救亦陷入重围。清军展开新的攻势，战斗更加激烈起来。接着日军第二、第四中队逐渐向双台沟败退，日军搜索队也开始败退。程、姜、徐三军汇合随即乘胜追击。日军狼狈逃窜，伤亡惨重，最后败退到双台沟以北。

关于这次土城子阻击战，日军川崎军曹在日记中曾有一段详细记载，这个材料虽出自敌手，但从中也可看出清军对日军作战是非常勇猛顽强的。他写道：“我中队来到土城子村落，观察敌情之时，敌打着红白蓝旗帜，如潮水蜂拥而来，我中队当即打开炮口发射，敌亦应战，达数小时。炮声如雷，飞弹似飞雪，硝烟漠漠，弥漫旷野。敌我不辨。此时，我中队之亘治助为敌弹所毙，因之，欲去取彼穿在身上之衣物，以作遗物带走，然敌兵正从正面与左右两倒逼来，包围我中队，接战激烈，终于无取物之暇，然而第三小队仍在前线进行防御。敌据堤坝，发炮如雨，彼旗手所举蓝色之旗，距我已接近三十米，其势众寡难敌，我中队长遗憾地下撤退命令。此时四面皆敌，飞弹如倾盆大雨，苦战之状实笔墨难以形容也。”①

这次阻击战，根据日方公布的死伤数字是：死亡步兵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小队队长中万德次以下 11 人，负伤步兵中尉三谷仲之助、骑兵大尉浅川敏靖以下

35 人，死伤共计 46 人。但是，尽管三军将士奋勇拼杀，而留守旅顺的守将坐守城池，谁也不肯支援和接应。终日鏖战，不得一饱，天气寒冷，最后只得弃险退守回旅顺。三军将士凯旋而归时，夜色已深，土城子百姓听说清军打了胜仗。个个奔走相告，一些百姓准备了开水、干粮慰问三军将士。

长期以来一些史书写到此役，都引用姚锡光著的《东方兵事纪略》，把土城子阻击战说成“只有徐邦道率残卒在土城子阻击”。这和史实不尽相符。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注：

①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卷四。74—75 页。

甲午战争在旅顺

张奎藩

一、战前旅顺防务

1880 年李鸿章受命经营旅顺海防，在十余年时间里。先后建成炮台、船坞及其它附属军事设施等。改变了旅顺海防的落后面貌，使旅顺海防具有坚固的近代防御工事。

旅顺防务设施，按海岸与陆路两条防线构筑炮台。海岸炮台以旅顺海口为中心，分东西沿岸炮台，共筑有炮台十座，大炮 60 余门，陆防炮台呈半月形拱卫海口，并扼守旅顺后路，防敌从陆路进攻。陆防共筑有炮台九座，大炮 36 余门。

旅顺附属军事设施主要有弹药库、船坞、鱼雷厂等。弹药库分南北两处，南库在摸珠礁海边，为地穴式仓库，北岸在老头山北麓，规模宏大，结构坚固。船坞和军港建于海口内黄金山脚下。

在兴建海防同时，旅顺驻军也不断增加，1880 年李鸿章奏请朝廷调四川提督宋庆所部毅军三营驻扎旅顺口，到 1882 年时旅顺驻防军增为护军营八哨和宋庆毅军十一营，约 7000 余人。1885 年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视察旅顺防务时，受阅防军计有 6894 人。他们大部分是从淮军、川军的“防勇”中调遣来的。

1888 年北洋水师改编为北洋舰队后，有战舰 9 艘，鱼雷艇 6 艘，炮舰 6 艘。练船 3 艘，运船 1 艘，计有 25 艘，4000 余人。

为协调水陆联防，清政府在旅顺设有北洋前敌营务处。首任营务处兼船坞总办的是候补道刘含芳（1882 年到职），1893 年刘含芳调任山东青莱登兵备道以后，由龚照琦继任。

1894 年 8 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宋庆率毅军五营开赴九连城。为充实旅顺驻军，李鸿章令云南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和记名总兵程允和，在安徽招募“防勇”，编成桂字军四营，和字军三营移防旅顺。又令卫汝成招募成字军六营及马队二营，令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招募拱卫军三营及马队二营、炮队一营，共同驻守旅顺。这时旅顺驻军计三十三营，一万二千官兵。

上列各营的布防结构是：总兵张光前驻旅顺西炮台，黄仕林驻旅顺东炮台，其余各营专守旅顺后路，并与金州防务接应。这些兵力直辖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李不在旅顺驻节，则由北洋营务处总办统摄各路军务。

二、中日兵力配置

甲午开战后，形势对中国不利。先是平壤之役，左宝贵殉国，继而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受挫，战火很快烧到中国境内。日军兵分两路进犯辽东，一路渡鸭绿江，攻九连城；一路从花园口登陆，袭辽东半岛。1894 年 11 月初金州告急。11 月 6 日金州失守，大连湾也随即失陷，11 月中旬，日本侵略军逼近旅顺北部。

当时，旅顺驻清军三十三营。一万二千人，加上从金州、大连湾退下的连顺、赵怀业残部，共计有官兵一万五千人。来犯日军一万五千余众，计有步兵 15 个大队，骑兵 3 个中队，工兵 4 个中队，炮兵 14 个中队，拥有各种炮 78 门。

清军防御部队的阵势为：东线松树山、二龙山和东鸡冠山一带，由姜桂题、徐邦道驻守，总计 14 营 2 哨；西线案子山、椅子山一带由程允和的和字步队三营防守；白玉山东麓从北路通市区的要道，由卫汝成的成字步队五营和马队一哨驻守。从金州、大连湾撤回的连顺、赵怀业残部做为预备队留守市区。海防一带，黄金山诸炮台防务仍由黄仕林诸营担任，海口西岸的威远炮

台、馒头山炮台由张光前驻守。

日本侵略军在日军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指挥下兵分三路进犯旅顺：

一路是右翼纵队（主力），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和攻城炮队组成。其头目是山地元治中将，副指挥为乃木、西宽、长谷川三个少将。主攻旅顺后路西侧的椅子山、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一带。

二路是左翼纵队，由步兵十四联队、骑兵第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和工兵二中队组成，益满中佐任指挥。攻击旅顺后路东侧的东鸡冠山一线。

三路为骑兵：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指挥，主要是侦察、搜索和联络。

三、旅顺口保卫战

11月17日，侵犯旅顺的日军集结，开始行动，18日上午主力右翼纵队向北进军，下午先头部队到达营城子，骑兵侦察窜到土城子。

11月18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在旅顺其他总兵观望的情况下，主动抗敌。他说服卫汝成跟他一道北上御敌。徐率拱卫军步队，马队和炮队五营，另有金州副部统连顺的捷胜营余部以及卫汝成的部分兵马，共计三千多人，从旅顺出发向土城子开拔。大军行至后夹山，跟日军骑兵侦察部队激战。

徐邦道指挥兵马对敌分割包围。日军遭受围困，敌方浅川大尉带领24名骑兵扑来，徐军奋力斩杀。浅川肩部受伤，日军伤亡数十人败下阵去。激战中敌步兵中尉满德次毙命，日军不支，向双台沟撤退。徐率军追至信台子，并在附近高地架设四门行营大炮轰击日军阵地，使来犯日军狼狈逃窜。这次阻击战，共毙伤敌军80余人，取得保卫旅顺口的第一个胜利。

11月20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在旅顺北海乡李家屯西北高地上召开军事会议，做总攻旅顺的战斗部署：山地元治指挥第一师团主攻椅子山炮台，由西宽少将作先锋，攻击椅子山最西面的清军阵地；骑兵队从右侧为主攻部队作侦察搜索；左翼纵队从侧背攻东鸡冠山一线，以牵制东线清军。二路的混成旅团攻击二龙山炮台。攻城炮队在水师营北列阵，其余各山炮、野炮在椅子山前阵地排列待命。日海军舰只在旅顺口外海面上摆开一字长阵，以配合陆军的总攻。各部于21日凌晨全部进入阵地，只待总攻发令。

日本侵略军总攻旅顺战役，从1894年11月21日拂晓起，到当天日落止，历时一整天。战争经历两个阶段：

上午七点到中午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三处战斗：

案子山战斗

这是日寇进攻的重点。21日凌晨一点，西宽二郎少将率所部二旅团乘黑夜进入旅顺西北阵地，以12门重炮，24门野炮和4门攻城炮布于椅子山北、西部高地。七点，用交叉火力向椅子山堡垒进攻。清守军程允和部及东侧松树山炮台守军以各种火炮给予反击，同时海防的黄金山炮台也用24公分的全方位转动大炮配合还击。一时炮声隆隆，震撼山谷，敌军进攻受挫。对此日本官方著作《日清战争史》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百晋齐下，大有天崩地裂之势”。不久，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派步兵、骑兵向案子山堡垒冲锋。冲锋队接近地堡时，程允和指挥部队还击。登时，弹如雨下，清守军粉碎了敌人的冲锋。日军退到案子山西面的石板桥、西太阳沟一带，把队伍隐蔽于案子山低炮台西侧的死角地带，然后集中火力攻低炮台，并再次冲锋。七点二十五分，日军接近炮台时，清军仍坚守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经过一个多小时肉搏，双方互有伤亡。后因敌军火力猛增，堡垒守军孤立无援，阵地相继失陷。八点十五分，敌军突破清军防线占领了案子山西线炮台。

松树山、二龙山战斗

案子山失陷后，日军全力攻击松树山。战斗开始下久，敌军发曳光弹数发，其中一发击中炮台下侧的火药库，引起爆炸，大火熊熊，子弹飞射。敌人乘势来袭，守军下能支持，向东面的二龙山撤退。11点，敌酋山地元治指挥的

日军主力攻占了松树山炮台。

同一时间，日军长谷川少将指挥混成旅团向二龙山阵地进犯。敌军第二中队从山下蚁附攀登。守军居高临下，俯射来敌，多次打退日军冲锋。日军指挥官督逼日军喋血越尸，其先头敢死队踏响清军地雷多处，死伤多人。清守军用速射炮迎击，双方搏斗四小时。日军不断增兵，清军不见外援，在众寡悬殊下，中午十一点半，清军撤离这块阵地。

东鸡冠山战斗

日军第十四步兵联队在益满中佐指挥下上午九点五十分向东鸡冠山进攻，守军是徐邦道的拱卫军。双方激战多时，敌军不得进展。十点五十分，在徐军优势的火力下，敌第一大队长花冈正贞少佐被击毙。日方在战报上供认。“因无野炮，攻击尤感困难”。后因二龙山失陷，山地中将得以调遣步、炮各队来援。由于敌军增加兵力，使守军首尾不能相顾。徐军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忍痛撤出阵地。日军十一点四十分占领东鸡冠山，随后大坡山、小坡山炮台以及蟠山等临时炮台也相继失守。

当天上午，驻守白玉山的卫汝成预备队，由于主将卫汝成临阵先选，部队无人指挥，士兵放弃阵地，纷纷向海岸炮台逃跑，以致白玉山阵地未战自陷。到十一点五十分，旅顺后路所有炮台、堡垒全为日军所占。第一阶段的三处战斗结束。

第二阶段战斗，主要在旅顺海岸炮台和市区进行。后路全陷后，敌酋大山岩在十二点二十分于水师营军部发布命令：除少数部队守卫所占台垒外，全力向海岸及市区进攻！

第一师团攻击市区。第十二混成旅团占据市区东北部，防止清军从东路逃走，同时策应主力部队攻打市区。搜索骑兵监视市区西面，并为右翼日军做警戒。

战斗打响后，来势汹汹的侵略军遭到黄金山守军的炮击。黄金山高踞市区南面，炮台装备各种火炮二十余门，其中三门 24 公分远射程克虏伯重炮可做 360 度环射，机动性大，火力猛烈，对进犯日军威慑甚大。日军为摆脱被动，转派二个联队猛攻黄金山。清军将士同仇敌忾，本可击退敌军，然而由于主将黄仕林见后路失陷，敌势凶猛，心神惶恐，撤下士兵，自己先走。守垒清军坚持到下午五点，见指挥无主，只好放弃阵地，沿旅顺东路向北撤退。于是，日军连续占领黄金山、东人字墙和摸珠礁等阵地。

在旅顺海防西线，馒头山、城头山守军和从后路撤下的清军，继续固守阵地与敌抗争，直到日落天黑，日军不明虚实，停止攻击。打算天明再战。这天夜里，阴云密布，风雪大作。西路清军在姜桂题、张光前、程允和等率领下在茫茫漆黑的深夜最后撤离旅顺，循着西路海岸北折，取道南关岭退往复州。

次日早晨，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发现炮台无人，上午十点三十分，进入西路炮台。至此，清军海陆炮台二十余座全部失陷，李鸿章经营十六年之久的旅顺口军事要塞就这样陷入日寇之手。

这次旅顺口保卫战，双方伤亡人数，未见清军有确切的记载，日方的片面记录是：日军伤亡 288 人，清军伤亡 2500 人。

（作者单位：旅顺口区地志办）

甲午战争中的徐邦道

兆雨 虞玄

徐邦道（1827—1895），字见农（一作剑衣）。四川涪州（今涪陵）人。咸丰五年投军，光绪十五年（1889）授正定镇总兵。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腐败无能，致使清军一败于成欢，再溃于平壤，黄海海战又失利。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将战火烧到中国本土。

在日军步步紧逼的危急形势下，消极避战，寄希望于外国“调停”的清政府，不得不慌忙筹备军事，调兵遣将。此时，徐邦道年近六旬，精力虽不及当年，但雄风不减，日寇的侵略行径，激起他的满腔怒火。战争爆发后，徐邦道奉命率部赴朝鲜义州平壤一带布防。及至天津，接李鸿章电，就地募兵转赴大连湾防守。10月12日（以下均为公历），徐邦道率仓促编练成军的四营部队由天津启航，次日所属马队到达旅顺，10月24日到达大连湾。

驻守大连湾的原为提督刘盛休所部铭军。平壤战役前，刘奉命率所部四千余人离湾赴鸭绿江北岸九连城与宋庆诸军会合，接应平壤各军。故先后调赵怀业怀字军六营，徐邦道拱卫军三营及马队二营、炮队一营接防。其军队素质及装备均不能适应战斗需要，徐邦道对此十分清楚。为此，他在同赵怀业等筹谋军机的同时，迭次电恳时任中国电报局总办等职的盛宣怀续发兵员和军火。但均未能如愿。这些不利情况，无疑为徐邦道扼守湾防增加了重重困难。

10月下旬日军兵分两路向中国进犯。山县有朋的第一军入辽东腹地；大山岩的第二军于10月24日在花园口登陆，寇锋南指金州。

金州是旅大陆防要地，金州失守，大连湾也将难保。依前所述，徐邦道至

湾之日，正是日寇于花园口登陆之时。徐从日军间谍的供词中得知了日军于花园口登陆的消息。日军进攻方向明确无疑，全州万分危急，时金州副都统连顺仅有清军一营三哨，众寡悬殊。为此，连顺曾先后电请李鸿章、盛京将军裕禄等迅速派兵援金，但无结果，徐邦道得知此事，虑及金州若失，旅顺孤悬难以久守；旅顺若失，京津门户洞开，后果难测。因此，他从战争的全局出发，立即致电盛宣怀等，“拟求再添一营· · · · · · 帮同守应”^①。在日军重兵压境而增援之兵迟迟不发的情况下，他不顾兵寡势单，毅然率军进至金州。

10月29日，日军占领了貔子窝，形势更加危急。徐邦道本拟派步队三四哨，马队一哨前往貔子窝袭击日军。但由于山路太远，兵力不足，而未能实行。随后徐会同连顺、赵怀业共商守金之策。赵怀业以李鸿章电命其守湾，“并无守城之责”为由，拒绝抽队相助。经徐再三恳求，“至于跪泣”^②，赵才勉强应允，派营官周鼎臣率二百人帮同守金。徐邦道在金州经过详细探查，选定石门子附近山头为阵地。此地西距金州城约10里，为貔子窝至金州的必经之路。徐军在石门子夹道两侧山顶上分筑炮台，每垒有炮四尊。并亲自督饬各营奋勇，日夜挖掘战壕，砌筑墙垒。徐邦道誓死抗敌的决心和勇气。为将士所敬佩，也深深地感动了附近的村民，他们纷纷支援徐军抗击日寇。“金州当时有家火烧饼铺，昼夜赶制烧饼供应石门子徐军”^③；“城里南街马家炉的60多岁的马忠信父子俩和徒弟10余人，赶制军刀供应徐军”^④。他们还纷纷组织起来，协助清军构筑炮兵工事和搬运军火器械。与此同时，徐邦道还派遣骑兵前往貔子窝侦察敌情，并骚扰日寇，延缓敌人的进犯，以争取时间构筑阵地。

11月2日，担任前锋侦察的骑兵与日军接触交火。次日又在宫（夏）家店毙敌数十人。4日，战斗规模逐渐扩大，徐军“毙倭酋二鸟”，^⑤营官黄玉堂焚歼逃匿于村舍的“溃贼二百余名”。^⑥

5日，日军集结于金州城东二十余里的刘家店一带，兵分三路，攻取金州。正面进攻的日军，向徐部阵地发起攻击，徐邦道率领清兵奋力反击，以未竣台垒凭险据守，并在深沟丛树中设置疑兵，同其侄徐国祥分守阵地，鏖战多时，日军未能越过阵地一步。是夜日军在阵前露营，以待战机，次日凌晨，日

军攻占了拱卫军主阵地前地，并安置大炮助攻。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猛烈进攻。清军在徐邦道的指挥下，英勇奋战，前仆后继，顽强地坚守阵地。同时，绕攻北面的日军发起了对清军左翼阵地的进攻。周鼎臣带兵迎战，髀部受伤，终因敌众我寡，阵地遂失。日军得以抄入徐邦道所部右翼阵地后路，两面夹击。徐邦道在清军伤亡严重，援兵屡催不至的情况下，含恨撤离，收集残卒，走保旅顺，日军攻入金州。7日，大连湾数炮台亦陷。至此，旅顺后路防地尽失。清政府在旅顺苦心经营十余年，建船坞，设鱼雷学堂，修建海陆炮台二十余座，配备大小炮百余门，成为北洋重镇。甲午战起，驻旅清军大部分调赴九连城等地应急，李鸿章饬姜桂题、程允和新募七营填防。至日军进攻旅顺时，旅顺驻军连同由金州败退至旅的清军，计有三十二营，一万三千余人。但其中兵员多为新募，供应匮乏；且徐军新败，军士饥疲。因此，旅顺防地危在旦夕。徐邦道金州抗敌虽然失利而壮心犹在，退防旅顺后即与诸将分兵防守。当侦知日军将要进兵旅顺时，即鼓动诸将出击。

11月15日，徐率军于旅顺北土城子一带与日秋山好古的侦察骑兵相遇，经过英勇奋战，将强敌击退，取得胜利；十八日，千余日军窜至寺儿沟，清军三路迎敌，中路的程允和，东路徐邦道，西路卫汝成、赵怀业，姜桂题打接应⑦，围追堵截至长岭子。日军溃逃，清军穷追不舍，又在三涧堡一带将日军援兵围住，使日军搜索队骑兵及第三中队处于被歼灭之境。随后，日军派兵增援，战斗更加激烈。在清军的沉重打击下，日军乱作一团，仓惶逃向双台沟。以徐邦道为首的清军诸将领率兵乘胜追击，使日军陷入困境，狼狈败走营城子。是役，徐军作战勇敢，冲锋在前，颇有所获，但其伤亡亦较大。

21日，日军对旅顺发起总攻。徐邦道率军在东鸡冠山与日步兵第十四联队展开激战。战斗中，日第一大队长花岗正贞少佐等被击毙，徐军同仇敌汽，越战越勇。日军遂以大队增援，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结果拱卫军由于伤亡渐

多，光哨官就失后阵亡 7 名，加之后路其它阵地相继失守，徐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率队撤离阵地。突围北上，连夜奔南关岭，过金州，达四十里堡，与宋庆诸军会合。

徐邦道北上后，奉命收卫汝成、赵怀业两军与所部残军合编，成马步共十一营。是时，由于主持辽南战事的宋庆指挥失误，致使徐邦道昼夜回旋于田庄台、营口、盖子之间。但徐邦道并未因此气馁，仍然精神抖擞，英勇顽强地冲杀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最前线。

1895 年 4 月，辽阳告警，依克唐阿奉调拨辽，徐邦道率军同行。到防不久，中日议和。徐邦道犹修垒练兵，不辞劳瘁，以致积劳成疾。病歿于阵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徐仍以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为念，遂口述遗言，上呈朝廷。

在遗言中，徐邦道直陈利弊，呼吁振奋。他根据自己力守金旅，转战奉省与日军作战的实践，指出：清军失败，是“震慑于洋队，不肯死斗”，“往往前敌交绥而后军先退，彼军接仗而此军旁观”，“甚至距敌数十百里，未见贼影。未闻炮声，一听谣传递即逃溃”。深感参战清军“主帅无严明划一之合，将领无忠勇刚果之心，士卒无团结亲上之义”。他恳请朝廷“急筹将帅，慎选将帅，力图自强”。他认为，“将帅必有爱国之心而后乃有忠勇之气。不贪利则士卒归心，能自勇则众人奋志”。遴选这样的将帅统率军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希望“皇上严饬内外臣工力致富强，持之以恒。……共致中兴”。并希望“与外国交涉勿事迁就”，“国家怀柔不宜太宽”。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清政府实行的主和避战政策的不满之情。他念念不忘、“身受国恩，涓埃未报”，“生不能破敌以报朝廷”，“死亦当毅魄以罚恩遇”^⑦。其爱国之心，灭寇之志，跃然纸上。徐邦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青，真正的民族英雄。当帝国主义侵略者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民族时，他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奋勇冲杀于阵前，即使被褫职，处逆境，仍不消沉，奋战如常，为保卫祖国，驱逐日寇，顽强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因此，他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载史册。

注释：

- ① 《甲午战争 。盛宣怀档案之三》 上
- ② 《中日俄争》 丛刊
- ③④ 《旅顺博物馆调查资料》
- ⑤⑥ 《依克唐阿奏总兵练邦道积劳病故由》 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⑦ 《徐邦道遗析》 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大连文管会）

姜桂题与甲午旅顺保卫战

潘茂忠

姜桂题（1843——1922），安徽亳县人。字翰卿，早年充僧格林沁卫队官，镇压捻军起义。后随左宗棠到陕甘、新疆。光绪三年（1877）统南阳练军，后隶宋庆藏军，授云南临元镇总兵。1894年9月下旬，宋庆奉驻守旅顺后路五营毅军到九连攻防守。旅顺防守空虚，李鸿章令姜桂题募桂字军四营，充实旅顺后路防务。10月16日，姜桂题率桂字营乘“海定”号轮船由津出发。19日到达旅顺，驻扎在二龙山、盘龙山一带毅军营垒内。严督弁勇逐日操练，又组织人力勘察地形，布置防守事宜，多方戒备唯恐疏失，并与程允和所部团长用逐段修补，分安炮位，长墙向东大岭折至西大岭，迂回绵亘，约二十余里。同时加固大小土台十余座。

10月24日，日本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11月6日，日军侵占金州城，7日侵占大连湾。姜桂题召集诸统领共商御敌之策，并派出骑兵在牧城驿、双台沟一带侦察。18日，日军骑兵搜索队、左翼、右翼纵队开始进犯旅顺土城子，姜率桂字军迎敌西路，在土城子西韩家村一带布阵，这次阻击战，姜桂题、徐邦道、程允和指挥部队协同作战，主动出击，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是甲午战争以来金旅保卫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受到清廷的奖励。

21日晨，日本侵略军全线进犯旅顺要塞。旅顺各统领共推姜桂题为主帅。九时四十五分，日军以混成第十二旅团第三大队为第一线，第一大队为第二线，开始向二龙山进攻。姜桂题见日军各队前来，一边指挥守台炮兵集中炮火射向日军第三大队，一边指挥守垒步兵猛烈射击，日军因遭到守台垒清军猛烈反击，便停止正面进攻。十时十分，日军野战炮兵第六联队第六中队在水师营东北方高岭上向二龙山炮台开炮。于此同时，日军步兵第二十四联队第三大队向八里庄西北约800米的丘陵方向推进，把进攻目标转向二龙山东边炮台。姜桂题指挥清军凭垒俯射，日军伤亡惨重，但日军仍然踏尸猛进、当其先头部队攻达二龙山炮台前450米处时，突然踏响了清军埋下的5颗地雷，炸死炸伤许多人。这突然的爆炸与炮台的火焰相映，蔽天盖地。姜桂题指挥清军愈战愈

勇。侵略军吉田少佐狂喊乱叫，指挥工兵小队拚死向他台进攻。这时姜桂题指挥速射炮迎击，发射更加猛烈。正当前方将士奋勇抗击来犯之敌时，驻守海岸炮台的统领弃险不守，也不派兵到前方援助。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先后潜逃，其部群龙无首。抢掠官号民宅，造成旅顺城内大乱。

由于日军人数众多，姜部又无援军，使椅子山、案子山炮台先后失守。姜部三面受敌，伤亡较大，最后率部突围。突围中程允和腿部受伤，姜不忍独去，相与扶持，辗转到达宋庆部驻地。宋庆将其“革职留营，以观后效”。后随宋庆驻守辽河下游牛在、高坎、营口一带，直到战争结束。

在甲午旅顺保卫战中，姜桂题抵抗外来侵略是有功的。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称：“桂题庸材，无能为，诸将互观望，莫利前敌。”这与历史真相不尽符。

姜桂题防守陆路炮台地位表

防区	炮台名称	炮种	炮数
后路	二龙山	12公分加农炮	1
		12公分白炮	2
		6公分山炮	1
		机关炮	1
	二龙山东方	8公分野炮	1
		机关炮	2
		12公分加农炮	2

东 北 面	望台北方	8 公分加农炮	3
		7 公分加农炮	1
	鸡冠山西北	6 公分山炮	3
		机关炮	2
	鸡冠山	6 公分山炮	1
		机关炮	2
	小孤山	机关炮	3
	大孤山	6 公分山炮	4
	临时	6 公分山炮	4
		机关炮	2
合 计			35

注：东北面姜桂题共 4 营，人数约 1, 600 名
11 月徐邦道到旅顺后分守在望台以北阵地。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龚照玠法临阵脱逃的恶劣影响

葛贤斌

龚照玠，字鲁卿。安徽合肥人。同治十年投效北洋制造局当差，由监生捐纳府经历，加捐同知，保知府，分省补用。光绪十一年（1885年）捐道员，十六年（1890年）保二品顶戴，为直隶候补道，到省后调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因与水师陆营均有交涉事件，又被派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

旅顺工程原由袁保龄督办，袁氏病逝后由水陆营务处道员刘含芳署理，刘补登莱青道后，继任者为龚照玠。

甲午战争中，金州失守，旅顺后路吃紧，李鸿章电令龚照玠尽力守卫旅顺。龚照玠系李鸿章的亲信，为人贪鄙庸劣，总理船局时侵吞帑数百万两，畏怯无能，不孚众望。战争爆发之初，就将其家眷送到天津，为自身的脱逃做好了准备。金州失陷的第二天，龚照玠就以粮饷不足，且津旅之间电讯中断为借口，将所布水雷线路切断，然后乘坐鱼雷快艇逃往烟台。到烟台后，惧怕山东巡抚李秉衡将其送京问罪。遂又潜逃至天津，去见李鸿章，李得知他是从旅顺潜逃到津时，非常气恼，命令他必须星夜赶回旅顺，不许再擅离旅顺一步，否则将严惩。

由于龚照玠的畏敌潜逃，给旅顺守卫战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十一月八日当旅顺军民闻悉总办龚照玠逃跑后，人心惶惶，形势大乱，船坞工匠抢劫库银，龚部官兵也纷纷抢须逃散。水雷营弁张起龙切断雷线，拿着电箱逃跑，水旱雷兵也纷纷逃跑，遗弃水旱雷六百多颗及其它大量军械。致使敌人进攻时，一颗水雷也没响。作为节制旅顺诸军的龚照玠，在大敌当前之时，不仅不

联络各军同心固守，反而首先逃跑，致使驻旅顺的六路统领，群龙无首，言战言守，众志成城。

十一月十一日龚回到旅顺后，如果就旅顺天然的地理优势积极设防，尚可坚守。但他仍不积极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这样，给日军以可乘之机，造成严重后果。

由于驻守大连湾的赵怀业临阵脱逃，日军于十一月七日凌晨占领了大连湾的清军阵地。日军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就是北洋海军的根据地——旅顺口。日军深知旅顺口的防务设施坚固。在大连湾休整了十天后，才于十七日开始向旅顺进犯，二十一日日军从西路攻击旅顺。时驻旅顺清军大部分是新招募的，未加训练，技术不熟，炮弹命中率低。龚照珂见战局不支，即改装商民，带领手下人数名又登船潜逃。因船小浪大，四日后始达烟台。龚照珂畏惧李秉衡，不敢上岸，藏匿于船中数日，并派人至东海道刘含芳处借了数件皮衣，以御严寒，时恰有“礼顺”号轮船行过烟台，遂乘船赴津沽。

在龚照珂两次脱逃的影响下，驻守旅顺东海岸炮台的黄仕林，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从老蛎嘴炮台逃跑。随同逃跑的有水雷营帮带官孔玉祥、何青云及雷兵七人。旅顺黄金山炮台为修筑旅顺防务之始，炮台备有二十四公分口径轻炮二门，二十四公分口径重炮一门，沪局仿造格炮四门，十五公分口径四鸡炮四门。这是日军占领旅顺市区的最大障碍。但由于主将逃走，无人指挥。守台清军坚持到午后五时，被迫放弃炮台。黄仕林逃至烟台，后又至江西，被江西巡抚拿获，解送至刑部，定斩监候后。以三万两白银贿赂荣禄，竟获开释，恢复原衔。时驻旅顺白玉山北侧的卫汝成，也临阵先逃，士兵无人指挥，稍微抵抗后向海岸炮台退走。卫汝成和龚照珂乘船由海上逃走。抵达烟台后，改装成船户模样上岸潜逃，未被捕获。驻守西海岸炮台的张光前，在日军进攻旅顺后路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诸炮台时，只是死守，不去援助。日军攻进旅顺后，张光前于混乱中逃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七日，李鸿章、宋庆派员将龚照珂押解到刑部，拟斩监候定罪。秋后处决。监察御史思溥、曹榕等曾联名上奏：“龚照珂等应立即正法，以示朝廷不测之罪，以警行间不振之气。”但龚不断贿赂高

官，因此关押六年未被处决，1900 年出狱。这样死有余辜的人，清廷却予以释放，说明清朝腐败已极，也说明旅顺口的陷落，并不是偶然的。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血溅三涧堡

周祥令

我的家乡在旅顺三涧堡，近代先后遭受甲午、日俄两次战火洗劫。甲午战争中，徐邦道督军痛击日寇，取得胜利的“土城子阻击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日军血洗旅顺时，距离市区二十余里的三涧堡一带，也惨遭杀戮。当地人至今记忆犹新。

在金家村西的傅家甸，有“乔老大死里逃生”的传说，我曾采访过乔老大的亲侄乔德宽。老人说，甲午战争时全村人都逃匿起来。他奶奶双目失明，只得藏在附近的山沟里，由家人照顾。有一天鬼子把他大爷乔玉堂和三叔玉盛、四叔玉荣抓走，砍杀后推进村南沟里。傍晚他大爷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因为颈有刀伤，只得仰脸朝天，用手撑着，一步一步往家挪。晚上 9 点多钟家里妇女听有人喊救命，跑去一看是他大爷躺在那里，立刻找人用木板把他抬回家。这一天，他父亲弟兄四个，被鬼子砍死两个，砍伤一个。他大爷虽然死里逃生，但脖后刀伤治好还留下一条仇恨的伤疤。

傅家甸西北靠海边有个村庄叫大潮口。当时一些日军埋伏在一个庙里，专门枪杀来往难民，使这条路变成一条血渠。侵略军杀死中国人后，还放出狼狗将尸体撕得七零八碎，惨不忍睹。一天，谢成广的父母从袁家沟往回走，经过大潮口，他父亲当场被打死。他母亲产后才四五天，一听枪响就晕倒了。后来，村民刘增宽路过这里，听见女人无分步喊着：“渴呀……”他跑去一看，见是谢的母亲，忙去找水。因当时手中没有盛水的东西，就脱下衣服到河边蘸点水跑回去，不料她喝完水，点点头就断气了。

1894 年 11 月 22 日，旅顺口陷落。这天早晨，一群日军闯进三涧堡西北方的石灰窑村，村内顿时一片混乱，村民的哭叫声和鬼子的喊杀声混为一团，枪声狗叫响成一片。男女老少到处躲藏，没有走得了的，都惨遭杀戮，一个早晨就有 30 多人被害。我访问过见证人徐长英，他的父亲就是在大屠杀中殉难的。老人说，他那年才九岁，正在炕上睡觉。忽听街上很多人走动，出去一看，黑压压一片，大家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刚吃过早饭，就听说鬼子来杀人

了。从潮口到东岗，一阵功夫就有 30 多人被鬼子杀害了。当时他父亲徐英利和乡亲们跑到北山躲藏，不料被鬼子发现开枪打死两个人，他父亲刚跑出不远也被打死。他跟着妈妈躲藏在外不敢回家。鬼子在村里杀鸡宰羊，胡作非为。七八天过去了，他们没吃到一粒粮食。碰巧海上有一条装豆饼的船被浪打翻了，浮上来一些豆饼，他拣到一块，全家人就啃这块豆饼活命。他嫂子产后才九天，由于惊吓成病死去。听说鬼子走了，徐长英最先跑回家中，一看两头牛和一口猪都没有了，箱柜底朝天，房屋和家具也都被鬼子破坏了。当他母亲找到躺在荒山野岭上他父亲那具早已僵硬的尸体时，哭得死去活来。

鬼子闯进姜朝庆家，他三爷爷刚开门就被打死。大爷爷往外跑，刚上墙也被打死。四爷爷死得最惨，正赶上那天结婚坐在炕上，被鬼子用刺刀捅得浑身稀烂。姜朝庆的爷爷看到弟兄们的惨死，要和鬼子拼命，被抓住关进徐延禄家的牛棚里，由于悲愤交加，不堪忍受凌辱，当夜自尽。据说关在牛棚里还有好多人，晚上扒墙跑出去一些，没有跑出去的全被鬼子杀害了。

同一天，冯传声的父亲被鬼子打死在西海边，他母亲抱着不满两岁的弟弟，领着十八岁的姐姐去找他父亲。中途被鬼子发现，把娘仨一块打死，撇下七岁的冯传声和十二岁的姐姐。

在这场大屠杀中遇难的还有美学庆的爷爷和曾祖父、乔德元的父亲和爷爷、尹长礼的舅爷、尹久学的爷爷、夏女申的父亲、王佃阳的哥哥和徐广英的叔辈爷爷等。

回首往事，方知家乡的上地洒满先辈的热血。如今历史虽然翻开新的一页，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血的教训将永远激励后人，居安思危，御侮图强。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旅顺大屠杀见闻

苏万君等

编者按： 本文选自《旅顺博物馆调查资料》，被调查者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旅顺人民进行的大屠杀。

苏万君：

甲午战争时我八岁，日本人打进旅顺那天，我正在旅顺赵家沟姑姑家里。头两天躲在家里没敢出门，不料第三天我姑夫也被鬼子用绳子绑起来带走了。姑姑全家放声大哭，姑姑叫我跟去看看。我就和一个小孩儿一起去了，跑到小南山在墓地里趴着，看见大医院前（今兆麟桥附近），鬼子把抓到的许多人用绳子背手绑着，十几个人连成一串，拉到水泡子边上，鬼子用刀砍一个往水里推一个。不一会又牵来一群人。只见刀一闪一闪，一群人就没有了。我们俩看了一会，害怕了，就顺着山坡往家跑。半路上遇见姑夫，他说鬼子不杀了，把他们放了。我们俩就赶紧把我姑夫搀回家，可是由于受到惊吓，他不久也就去世了。

住刀后，我们俩到西大街（现得胜街），看见大坞北面机器磨房里尸体躺了一地，到处都是血。在一个小铺里，看见人都倒在地上。我走进几处住家，看见老的、小的都被鬼子砍死在炕上、地下。还看见一个小孩在炕上躺着，不知是怎么死的。我当时光着脚，回家一看脚底都沾满了鲜血。

当时鬼子见人就杀，死的大都是老百姓。万忠墓里埋的骨灰，就是那时被杀者的尸体后来火化的。旅顺百姓气愤地说：“赵（怀业）不打，姜（桂题）不拉，黄（仕林）宋（庆）各营吹喇叭，鬼子进来好顿杀。”

1971年调查记录

袁明广：

我姨奶奶家住在黄金山。甲午战争那年。日本侵略军闯进旅顺到处搜杀，我姨奶奶家十多口人，被鬼子杀了十口。我姨奶奶趁混乱时躲在窗外一口空缸里，总算死里逃生。

我还有个亲戚叫鲍绍武，当时住在白玉山东面，家里人都被鬼子杀害了，他被围子抓去当苦力。后来参加抬尸队，把尸体全部集中到今万忠墓东边的大沟里，烧成骨灰后装进三口棺材，埋在万忠墓，老百姓都叫他“万人坟”。

1976年调查记录

侯淑花：

我家住在龙塘侯家村。甲午战争那年我才十一岁。当时我家里很穷，揭不开锅，父亲领着全家到处要饭，要到旅顺上沟时，在杨家大院的马棚里住了好几天。大屠杀后，父亲又领着全家往回走。走出上沟时，我看到路边有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我们全家被鬼子堵住，日本鬼子检查我父亲的手，看他是不是当兵的，是的话就杀掉。当时我父亲是个满手老茧的穷人，再看我们一家穿得破破烂烂，就喊着叫我们快走开。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踩着路上的尸体就走过去了。从旅顺到侯家村有二十五里地，日本鬼子设的好几道岗都对我们全家进行了检查。这都是我当年亲眼看到的。

1978年9月19日调查记录

吴道德：

甲午那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旅顺口，他们在城里见人就杀。我父亲吴福来当时正在旅顺办事，也被鬼子杀害了。事后，家里去人到旅顺找父亲，只见旅顺到处都是尸体，有的都已变形，家里人在一具尸体上找到了父亲的兜兜，这才认出是父亲。父亲身上被鬼子捅了很多刀，脸都看不清了。

1976年调查记录

鲍绍武：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日落后，日本兵已侵入到

市内。在上沟一带到处都可以听到军号响。又过了一小时左右，到处都可听到哭叫惊呼声音，惨不忍闻。日本兵往西搜杀，到半夜已到达太阳沟西岔道附近。我家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日本兵踢开门就冲进屋里，见人就杀，我在天棚上藏了起来才得幸免。下来一看，全家人都被杀死了，我顾不得掩埋亲人的尸体就往外跑，走到将军石，又被鬼子给抓去了。被抓到鬼子兵营里共有十几个人。日军把我们头上的辫子两个人一对结在一起，头发连着头发，牵着往外走，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听到一个日本兵咕噜了几句，又把我们押了回来。我们十二个人被留在鬼子兵营里干活，挑水、砍柴、洗碗、清扫等。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天气渐渐暖和。许多被害者的尸体还没有掩埋，有的尸体都开始腐烂了。日本鬼子怕引起传染病，就抓了八九十人去抬尸，我也是被抓进抬尸队的。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帐房先生还伏在帐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里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在炕上。许多人都死在自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1963年调查记录

李万智：

甲午战争日本人在旅顺大屠杀时，我家住在旅顺农村。一天，哥哥去割驴草，被日本鬼子捉去捆绑起来。鬼子举刀向哥哥头上劈，刀将哥哥的左脸劈下半边，并砍进在肩二寸深，哥哥当时就昏倒在沟坡内，鬼子用石头砸在他身上。晚上，哥哥从昏迷中又慢慢苏醒过来，他挣脱身上的石头，从同胞的尸体中爬了出来，直到半夜才爬回家去。家里人看到他浑身是血，都抱头痛哭。没过多久，哥哥就死了。

1970年调查记录

王定照：

我今年七十九岁。提起我二十二岁那一年“小鼻子”打旅顺口的事情，头皮都发麻，恨得我牙根痒痒。

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外面干巴巴地冷，“小鼻子”从金州打来，枪炮象爆

豆似地一声接着一声，好多人都逃到偏僻的地方去了。俺老王家老的老小的小，大家聚在一起说，我们王家的人，要死都死在一起。大家全搬到一个院里。十月二十四日。我二哥和本家一个叫王志昌的瓦匠，藏在挖好的洞子里，真是喘气都怕鬼子听见。但是鬼子象虎狼般地到处搜查，用刺刀各处探。正好一下子探到我二哥他们藏的洞子里，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二个人拖到南门外（水师营南门），用刺刀活活刺死，然后一脚踢到沟里。被刺死的二哥，撇下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老婆。全家大小知道后，都哭得不成声了。孩子哭叫要爹爹，老妈妈想看看儿子的尸首，可是谁也不敢去找，十几天后。才求人把尸体扒出来。王志昌是个年过半百的白发老人，可恨的鬼子也没把他留下。

有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当时旅顺的老百姓，没有逃走的，都死在鬼子屠刀下。

还有，隔我们村不远的太石岭村，赵永发有个十八岁的姑娘，被鬼子撵得跑到陈明义家里。陈家也有个十八岁的姑娘，为了不被鬼子糟踏，两人哭着用绳子搭在梁坨上，一头一个吊死了。日本鬼子不仅见人就枪杀，就连鸡犬也不留一个。有的鬼子想烤牛肉吃，就到老百姓家里抬一口柜，砍破两头，把牛装在里面，点上火就烧。全村的猪、鸡、鸭就更不用说了，被这群强盗抢得一干二净。

这些情况都是我当年亲眼见到的，我永远忘不了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1951年调查记录
(旅顺博物馆供稿)

蒙难余生片断

于国成

先父于文江，旅顺龙塘人，生于 1867 年。1889 年入旅顺，大坞（今 4810 厂）做木工，甲午战争时，目睹日本侵略者对旅顺人民的血腥大屠杀。他在世时，常对我们述说这段往事。

先父和几个工友合租旅顺上沟马营后的一间房。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十九日，他们去大坞上工，走到沟口时，突然看到港内停了许多舰船，其中有他们熟悉的“定远”、“镇远”和“靖远”等舰。这些舰船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损伤。看到这一情景，他们几个都楞了。来到大坞，他们才听人说，昨天北洋海军同日本舰队在东大沟海面打了一仗，这些舰船都是今早开进港来的，损失很大，人们都在议论这事。

事过九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二十七日（9 月 26 日）那天，听说朝廷要处斩“济远”管带方伯谦，旅顺百姓纷纷聚集到大坞的坝沿上观看。方伯谦是光着膀子被押赴刑场上的。该舰官兵纷纷出来揭露他的罪行。方伯谦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坝沿上浑身发抖，而围观的人们都以愤怒的目光鄙视着这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败类。

甲午战前，旅顺经过十几年的陆海防建设，是有能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在旅顺的宋庆部队训练搞得也很好，醇亲王来旅顺巡阅北洋防务时，曾亲自送给宋庆黄马褂一件。现在旅顺三里桥子、旅顺化工厂一带即是宋庆的练兵场。

甲午战争爆发后，担任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兼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的龚照珩，本应对属下统领布置好如何御敌，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保卫旅顺口。但当他听说金州失陷后，便不顾一切率先逃跑。他这一跑便引起旅顺口的骚乱。一些营兵开始抢劫，弄得百姓惶惶不安，大坞的工人们也纷纷逃散。但先父等一些工匠被留下，准备做一些抢修工作。

十月二十四日（11 月 21 日）凌晨二点多钟，旅顺口周围就开始响起了炮声。根据当时清军在旅顺口的防务看，百姓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围攻旅顺口没

有几年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先父和工友们也不害怕，仍是照常上班，始终没有离开大坞。

两军正在酣战中，卫汝成、黄仕林等统领又先后逃跑，于是日军就攻进了旅顺城内。先父和工友们听说勇敢善战的徐邦道率残部从东鸡冠山上退到市区，同日军展开巷战。大家感到非常振奋，认为有徐邦道在，旅顺口是不能很快就被日军拿下的。于是他们几个就来到一户已经逃走的人家里做起饭来。谁想饭快做好时巷战也已停止，当先父他们正准备吃饭时，忽听男女老少的惨叫声由远渐近。大家感到不好了，大难要临头了。出门一看，只见日本兵正向这边杀过来，大家慌忙退回屋内，爬上顶棚藏起来。但门没有关上，日本鬼子闯进屋里来。见地上有几个小板凳东倒西歪，柴草满地，锅里还冒着热气，门又没关，以为这家人已经都逃散了。但他们仍四处搜寻，幸运的是没有上棚搜查，搜完房内就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可能是表示已搜查过的标志。）然后就向别处搜寻去了。先父等幸免于难。

战争结束，先父回到大坞，但没有再见到那几位工友。看来他们几个都惨遭不幸了。

日本侵略者在旅顺屠杀了近两万人，事后，鬼子将尸体全部集中到郭家店的湿洼甸子里，浇上油，烧了十几天。随后，将骨灰装到三口大棺材里，葬于白玉山东麓，就是现在的万忠墓所在地。

据先父讲，我的姑夫就是因为当时在旅顺城内给人家做生意没逃出来，最后被日本鬼子杀害，也被埋在万忠墓里的。

（作者单位：大连玻璃制品厂）

旅顺人民的血泪仇

也石

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清明节，旅大各界五千余人在旅顺万忠墓前，控诉五十七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旅顺人民的残酷罪行。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在很快击败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海军之后，于庄河花园口登陆，并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冲进旅顺。从此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下面就是旅顺人民对当时凄惨情形的血泪控诉。

是日正值风雪交加，大街小巷响遍了枪声、炮声、杀声和号哭声，各处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日寇挨门逐户的搜查，逢人便杀。有一个外号叫“王鞭杆子”的马车夫王作春，被一群从南道下来的日本兵发现了，他回头就跑，后而七八个鬼子尾追上来，王作春被追得穷途无路，逃到傅士声房后一座草房里躲起来，鬼子随后就朝着傅士声家追来，一进门就开枪杀死了正在吃饭的傅学文的父亲和大爷，接着又转到前屋枪杀了唐、袁两家七口人。赵家河有家姓赵的也被日本兵杀死了全家。姜元财一家，当日本兵杀进来时，都逃到了外村去。二十二日他二哥提议往别处去避难，大哥说：“不要紧，听说外边已经不杀了。”大家略有些放心，可是，刚说完话还不到五分钟，忽听外边门响，进来四个鬼子，吓得全家抖成一团，鬼子们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揪住他两个哥哥还有东院的父子三人，一块拉到大街上，只听得几声枪响，五个人就这样被枪杀了。当鬼子兵闯进旅顺，杀得最凶的时候，孙玉金全家老少都逃到艾子口。一天他们走到前大王村，看见祖父正站在村头迎着他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是还没等讲一句话，后面就一下围上来四、五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将他们的祖父按倒绑缚起来，说他是“勇兵”（指清兵），这时就有一些街坊跑过来跪下苦苦哀求，说他是庄稼人，不是“勇兵”。鬼子一听不但无理，反而照头一刀给砍死了。接着，鬼子又七手八脚地把他老祖父连拖带拉拽到一条沟边，将肚子用刺刀戳开，掏出血淋淋的肠子观看着，并狰狞地狂笑。日本兵就这样，在旅顺口连杀了数天。马路、通衢到处都是鲜血，通天街和四十八间房两

条街道，几乎完全被尸体塞满了。

但是，顽强的人民并没有屈服。有许多英勇的人们，拿以鎚子、斧头、镰刀和鬼子撕拼。住在水师营的一个雇工老王，拿着扁担和鬼子搏斗，终于在打伤了一个日本兵之后，自己也壮烈牺牲。勇敢的苑铁匠，当日本兵冲入他家时，他躲在门后，一连用铁锤打死四、五个鬼子，而苑也遭难。

节自 1951 年 4 月 7 日《旅大人民日报》

外国报刊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

曲传林

1894年11月21日，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后，便开始了三昼夜的大屠杀。这次大屠杀不是日本侵略军中个别士兵的犯罪行为，而是由攻城主将，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令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城罪行。据参与这一事件的日军翻译官向野坚一供认说：“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的命令”^①。但实际上“妇女老幼”也毫无例外的被日军屠杀。日军在旅顺从东向西沿街挨门逐户搜查，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城里人杀光后，又杀到市郊，反复搜山，加以杀害。大屠杀中共杀死旅顺人民近两万。

这次大屠杀不仅激起中国的无比仇恨，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世界一些主要报刊报道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11月28日美国《纽约与世界》报道说“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六万名中国人（此数有误——作者注），）妇女和儿童也在内。在整个旅顺免遭杀戮的中国人不过仅二十六人^②”。《世界》杂志谴责说：“日本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③从旅顺回国，途中来到日本的《泰晤士报》记者对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日军把俘虏绑起来后，随心所欲地加以杀害，甚至连平民和妇女儿童也遭杀害，这一事实是各国的特派记者和东洋舰队的军官以至英国海军中将都亲眼目睹的。”^④

美国记者克列尔曼1894年11月24日自旅顺寄回美国的消息说：^⑤
“……旅顺全境人民尽为日人残杀，连日屠戮手无军器及非抗敌之居民多至无数，残体死尸堆满街衢。我目下执笔书此，仍闻枪弹之声。……我见一人跑于日兵前叩头求命，日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刀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墙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为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射死。有一人从屋脊跌下街心，日兵以枪尾刀刺其十余次。在我住的地方有间医院悬挂红十字旗，但日兵仍对从那里出

来的手无寸铁之人放枪。有一商人头戴皮帽屈膝拱手乞命，日兵放枪射之，其人以手覆面上，次日我见其尸已不能辨认。”

“……成群成串逃出旅顺之西的难民涉水过一小浅河，寒颤跌落冰冻水内，日步兵一队摆列河头一齐放枪，向落水之人击弹。有两人过河，其中一人携带两孩，过河登岸时尚未立足，日马兵一队跑来杀死一人，剩下一人同两孩退避入后亦被射死。在街中，我见日兵砸店毁门，人屋抢掠。第二营先锋兵到黄金山炮台时，人全逃走，惟见一船满载难民在港内，日兵瞥见，随即排列成行在码头之尾向船上开枪，直至男女老少尽死为上。港外十艘满载难民的船亦被鱼雷艇击沉。”

“……是夜天气极冷，寒暑表低至零下 20 度，妇女儿童逃至山上，受寒冻死。日兵仍连夜追杀男人。次日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兽所啮。被杀之店铺老板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见主人之尸首僵硬亦不禁悲鸣于侧。……我见无头死尸一具，其头离身二三码，有一大犬将尸颈扒啮，日巡兵视之而哈哈大笑。我又见一白发无齿商人死在渠旁自己铺子门边，腹破肠出，铺内已为日兵抢掠一空。又见一妇人备极哀惨求情之状，压在一男尸之下。有一路角堆尸五具，日兵距尸不远以火烧死人衣服，死尸半为火炙。相去二丈之远又有一白发老人，颈项被割，眼舌均被挖出。别处干戈争战，断无有此等情状。”

“……日兵或由屋内拉惊惧之人出门外，或用枪弹，或用刀杀，以致身分数段。我见日兵踏过尚能震动之尸身上，即进人家抢物，日兵既不知羞，又不顾忌而隐藏其可骇之罪恶。人之逃避者，由一头跑至另一头，兵追之如猎兽，跪而求之亦无一得赦免。目击此状不觉心惊胆破。第二日仍然全日屠戮，我见被杀者数百人，独一条路就有尸 227 具。用绳绑捆两手于背后，而后以枪击毙者不下 40 人。……其凌辱尸死并毁肢体处，实有难以言语形容者。”

英国的詹姆士·阿伦在其报告文学中写道：⑥……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的人，把他们逼进池塘里去。弄得他们挤满了一池。只见水里人头攒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枪打，近的用刀刺。那水田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日本兵站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似乎把残杀当做作乐的事。……路上那枪声，喊声，哀声，嚷个不绝。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那狭弄里死尸堆积如山，竟塞断了路，不能行走。只可怜这死的都是无辜平民，那些为保护地方的中国兵却不知逃到那里去了”。

阿伦在所住的客栈里看到店主”倒在厅上，斩了头，只有一点颈皮未断，肚上也被戮了几刀，肚肠流满地上。再一看时，左边房门槛上，卧着一个女佣死尸，满身都是刀痕，看不出一点白净皮肤。挨次去各处房里一转，只看见了八具死尸，却不见一个活人。屋内所有物件，值钱的都已抢个干净。”

在一个银号里，“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亦有直挺挺死的。有的没了脚，亦有的手脚都斩去的，亦有斩做两段的，各种样子我也一时说不尽，抬头一看，那柜台上的木栅上有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小孩，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的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外都是·……这种屠灭人类的罪状，这种奸淫掳掠的凶恶，我至死也不会忘记。”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这一铁证如山的大屠杀，却自始至终不敢承认，并费尽心机的加以掩饰。发动战争的魁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贼心虚地说：“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⑦外相陆奥根据伊藤的指示千方百计的进行狡辩。他向各国递交了申辩书，特别是署名向《世界》杂志投寄了文章，无耻地分辩说。“旅顺屠杀的报导，多少过于夸张。比如，说许多被杀者是非战斗人员，其实是清兵伪装成市民的⑧。”但陆奥私下里对外务次官林董承认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割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⑨他在给日本驻美公使栗野的复电中也不得不承认：“旅顺口之事件，虽不如风闻之夸大，然亦有许多无益之杀

戮。”⑩

注：

- ① 《向野坚一回忆录》1984年油印本。
- ②③④⑦⑧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18—120页。
- ⑤ 《中日战守始末记》第二卷24—25页。
- ⑥ 《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第二卷。
- ⑨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274页。
- ⑩ 陆奥宗光《蹇蹇录》载 《日战争》第七册162页。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庄大乡军杀倭寇

旅顺水师营农民出身的庄大，原名王忠福，他身体魁伟，英勇过人。旅顺口战事危急时，同十二名青年壮士参加了清军。他们是当地人，熟悉地理，又善骑射。1894年11月28日，日军进犯旅顺北牧城驿时，一小股马队在村外河畔饮马休息。庄大等人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当场打伤日军十余人，仅他一人即杀死四名日兵，余者仓皇逃遁。庄大率领壮士奋勇追杀。左臂中弹，便以右手持枪射击。最后因流血过多跌落马下，壮烈牺牲。

（孙械蔚辑）

万忠墓记

曲传林

旅顺白玉山东麓松柏深处，有一座庄严肃穆的陵园，它就是甲午战争中旅顺殉难同胞的墓地——万忠墓。

1894年10月24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金州、大连湾相继失守。11月17日，日军进犯旅顺，21日占领旅顺。随即，对旅顺人民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为了焚尸灭迹，他们抓了一些中国人组成抬尸队。队员们头系布条，臂缠袖章，上写“勿杀此人”。1895年2月，殉难者尸体被全部集中于岭南花沟。日军用煤油将尸体火化。然后，将骨灰装进三口棺材，象征性的葬于白玉山东麓，并立三盃坟。本来是被屠杀的平民，但所立木牌上却写着“清国将士阵亡之墓”，借以欺骗世人耳目，掩盖其杀人罪行，而我国同胞则称之为“万人坑”。

战争结束后，日寇撤出，清军宋庆部回防旅顺。为纪念死难同胞，由提调顾元勋主持在墓地树碑，亲书“万忠墓”三字；碑阴铭文曰：“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口（按：实际应为一万八千余名），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以后每逢清明，旅顺各界和外地许多死难者的亲属都来此祭奠。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了沙俄对大连的殖民统治。日本统治者对旅顺人民盛大的祭奠活动感到十分恐惧，怕由此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于是买通了日本浪人，乘夜深人静之时将“万忠墓”碑偷偷盗走，砌到了大医院的墙里（即现在旅顺海军基地后勤部大墙里）。墓碑可以盗走，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人们一如既往，每逢清明仍然来此祭扫。

此后，坟邱荒芜。1922年旅顺华商公议会长陶旭亨，董事孟魁三等人发起募捐修万忠墓，建茅屋三间作享殿，另树一碑，碑文由华商公议会议文书金弼臣手书。从此，万忠墓一扫过去荒凉的景象，每逢春秋大祭更是盛况空前。

1927年7月，日本在召开东方会议之后，加快了侵华步伐，对旅大人民实

行高压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旅顺民政署长坂东妄想平毁万忠墓。原来万忠墓周围是由日本人村上经营的果园，他用铁丝网将万忠墓圈起，并将拔掉的野草扔在墓上。他死后，坂东授意其家人提出搬迁万忠墓的无理要求。坂东通知商会限期搬迁，商会会长潘修海（山东平度县人，在旅顺设有西洪顺杂货店，西洪泰支店，西洪栈本厂，西来顺精米所，在青岛还有顺记铁厂等工商业），很有社会威望，因此大家推选他与日本殖民当局交涉。他诘问坂东：“白玉山上的纳骨祠（今白玉塔）搬不搬，纳骨祠不搬，万忠墓就不能搬。”坂东说是日本军部叫搬的。潘修海即以商会名义向日军要塞司令部提出抗议，要塞司令部见群众不满，怕由此激起民变，便由要塞副官出头接见了潘修海，并矢口否认有此事，坂东的阴谋未能得逞。

万忠墓由于年久失修，享殿已倾斜漏雨。1948年旅顺市民主政府号召各界人士捐款资助重修，并成立重修万忠墓委员会。新建亭殿瓦房三间，享殿门额横匾书有“永志不忘”四个大字，此四字为旅大公安局局长周光所书。后新立石碑一座，碑文“万忠墓”为刘梦九所书。碑阴铭文为金纯泰所书。碑文记述了日寇大屠杀的历史史实和这次重修万忠墓的经过。文曰：“旅顺白玉山东麓万忠墓，即中日甲午战争死难同胞之墓也。满清封建皇朝专制腐败，招致日寇来侵，是年十月十日（阴历）占我金州，二十四日窜进旅顺城内。清军守将各怀异心，皆无斗志，其间英勇战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杀历时三昼夜，我同胞死难者凡二万余人，白骨积山，碧血成河。后经子遗者棺集掩埋，是即今日之万忠墓。是墓至今已五十五年，当日寇蟠踞时屡欲掘而平之，卒慑于我旅顺人民而未果。然而坟邱颓圯，享殿倾蚀，弗敢茸修。今日寇已被苏军击溃，扫其腥膻，解我桎梏。民主政府号召各界人士成立重修万忠墓委员会，而驻旅苏军司令官，亦极力赞助。诸委员勘量地势，重新修建。抚今追昔，敌友判然明矣。本年十月初旬鸠材始工，至十一月下浣事藏工竣。凡死难

者之事迹惨状咸刻碑碣永垂不朽。经费由公署拨款之外，各界人士亦乐捐资助，共襄盛举。于是荒芜已久之万忠墓，今乃赫赫然屹立于旅顺。是墓之重建不惟民族之耻得雪，烈士之忠可表，而兹美帝扶日力图再起之时，尤足警惕我关东人民、巩固中苏友谊、确保远东之永久和平也。”

在重修万忠墓之时，旅顺建设科长、重建万忠墓委员会陈守堂委员。在基地后勤部的大墙里找到了日寇盗走的第一块碑，拆出来重新立于新碑之右侧，第二块碑立于左侧。

12月10日旅顺市各界人民举行了万忠墓落成典礼，由旅顺市市长孔祥林同志主持，并宣读了祭文，文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旅顺市政府代表全体市民，谨具时灵之奠，致祭于万忠墓之灵曰：

赫赫烈士，剑拔弩张，骑马出城，杀敌威扬。

腐清将领，各怀异肠，日寇窜进，失色仓惶。

烈士奋起，保护家乡，政昏军败，饮恨身亡。1

日寇屠杀，穷天极壤，白骨碧血，尸积枕狼。

哀哀百姓，哭丧失荒，孑遗掩埋，永矢弗忘。（下略）

旅顺万忠墓记下了甲午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已成为我们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教育后代的一个生动的课堂。1951年旅大市党政军首长及各界人民代表五千余人，于清明节举行公祭大会。享殿里摆满了各机关、团体、学校送来的花圈。人们高喊“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报仇”。公祭大会由旅顺市市长主持，并宣读了祭文，文曰：

溯自甲午，日寇猖狂。既并朝鲜，侵我边疆。

赫赫烈士，剑拔弩张。矢志杀敌。义愤昂扬。

腐清将领，各怀异肠。日寇窜进，失色仓惶。

烈士奋起，保国卫乡。政昏军败，饮恨身亡。

日寇屠杀，穷天极壤。白骨碧血，目触心伤。

哀哀百姓，哭震八荒。拭泪掩埋，永矢不忘。（下略）

1963年万忠墓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陵园，如今松柏翠绿，在殿与墓碑的后面，1971年修建了一座展室，展出了甲午战争

与日寇旅顺大屠杀的罪证，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实，以充足的资料，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左宝贵与辽南回族军民

田丁 王胜利

在中日甲午战争史上，留下了左宝贵勇抗强敌，为国捐躯的英名；在辽宁复州等地，流传着左宝贵关心、扶持和激励辽南回族军民的佳话，九十余年而口碑载道如昔。

一

左宝贵（1837 — 1894），字冠廷。山东费县人。回族。早年投军，很快被擢为游击，再升为副将。后长期驻守奉天。光绪元年（1875年），晋升为记名提督；十五年（1889年），授广东高州镇总兵，仍留驻奉天。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左宝贵率所部六营自辽东渡鸭绿江，进援朝鲜，防守平壤城北玄武门。9月，日军来犯，平壤守军总统叶志超畏敌欲逃，左宝贵坚决反对，并派兵看守叶志超，不许他逃跑。战斗开始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重伤不退，直至中炮壮烈牺牲。清帝追赠他为太子少保，溢号“忠壮”。他与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海军著名将领邓世昌并称“双忠”，名垂青史。

光绪十九年（1893年），甲午战争前夕，左宝贵考虑到辽南地区防务需要加强，遂自奉天南下巡察，在复州城曾小住一段时间。在此期间，除了军事方面的活动外，他还与当地回族各界人民进行过广泛的接触，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疾苦。

左宝贵是朝廷命官，戍边大臣，更曾得清帝特赐黄马褂、双眼花翎、享有殊荣，成望颇著。复州文武官员对这位提督大人的光临自然特别重视，衙署内外收拾得十分整洁，并准备了最讲究的住处。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左宝贵来后却下榻于城里回族商号北“正兴”，也不用官府特派的专差侍候，只由商家尹国风照料饮食起居。他不摆大老爷架子，连官服都不穿，一直身着便服出入往来，四处巡视，明察暗访，经常和颜悦色地同人交谈，细致了解大事小情，分

别轻重缓急，提出处理意见。他对回族的宗教礼仪毫不懈怠，严格遵守教规教礼，一丝不苟，这给当地回族同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良好印象。

至迟在清朝乾隆（1736—1795年）之初，便有马、尹、戴、回四姓回民自河北青县来到复州城定居。稍后又有石、李、高等回族人家相继迁来。到清末，那里已形成了辽南回族的较大聚居区、左宝贵看到复州城一带山清水秀，人众物阜，回族同胞落籍安居，与汉满诸族兄弟和睦相处，心中非常欣慰。尤其使他赞叹不已的是当地清真寺古朴壮观，庄严肃穆。于是，在公务之暇，他特地入寺礼拜。

复州城清真寺始建于乾隆年间，光绪六年（1880年），又加修补，有大殿、淋浴室，居室三十间，水楼一座。设备齐全，占地四百余平方米，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辽南地区著名清真寺之一。当时，主持复州城清真寺教务的张阿訇，是一位精通伊斯兰教义、学识渊博、刚直不阿的人。他一向对官府没有什么好感，从不趋炎附势，遇到回族百姓遭受官吏欺凌之事，他总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据理斗争。当地群众无论回族还是非回族，都很敬佩他的为人和才学，送了一个“杠子张”（意乃倔强、耿直）的绰号给他。风闻左宝贵要入寺礼拜，教友们急报张阿訇，要他赶快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张阿訇的“杠子”劲儿又上来了，淡淡地说：“我主持我的教务，他办理他的军务，彼此本无干系，何必兴师动众凑热闹！”

张阿訇虽然风闻左宝贵居官清廉，恰遵教规教礼，但认为他毕竟是个官场大人物。通常是官越大越虚伪，“左大人”也不一定会象人们说的那样实在。所以，张阿訇安坐不动，照常与众穆斯林谈经说道，未做任何迎候准备。左宝贵便服轻装，不带杂人，径自叩寺参礼，一一如式。礼毕，以教友身份会见张阿訇和其他穆斯林。这样素朴平易，虔心奉教的态度，使张阿訇倍受感动，但当场并未流露出来。当左宝贵步出大殿时，张阿訇站在门内，说了句“大人慢

走，恕不远送”，便返回内室。

“杠子张”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人”，“左大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杠子”。二人各自称奇，相互佩服钦敬的感情油然而生。左宝贵回奉天后不久，为给亡母操办祭事，特派人南下复州，恭请只有一面之交的张阿訇前去主祭。张阿訇欣然应请，赶赴奉天。从此，左宝贵与张阿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人们树立了“君子之交”的楷模、左宝贵还曾赠给复州城清真寺三块匾额，其中一块由他亲笔书写“亘古清真”回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侧书书匾时间和他的官职。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连地区，对抗倭英雄左宝贵亲书的匾额自然感到刺眼，屡欲除之，但慑于复州各族人民的威力。始终望匾却步，不敢轻举妄动。在穆斯林和复州人民的日夜守护下，左宝贵亲书的大匾一直堂堂皇皇地高悬于复州城清真寺，数十年不移其位。在日寇罪恶统治的岁月中，这块匾鼓舞着回汉满蒙诸族人民抗击日寇。光复神州的斗志，多少人曾在此瞻仰礼拜，缅怀先烈，立下了学习和继承“左大人抗倭殉国”崇高精神和爱国热忱的宏愿。但十分不幸的是，这块历遭劫波而不毁的珍贵匾额，却在十年动乱“扫四旧”的旋风中被“扫”掉了，至今下落不明。

二

史载左宝贵“治军严明，重文士，爱才勇，有奇技异能者，辄罗致于麾下”。他在巡察辽南军务期间，注意物色人才，不拘一格。回族百姓尹国风之子尹长茂和阿訇尹三之子尹万全，就是他在复州城精心选中的两个英武青年。尹家各户虽多经商，但练拳习武却世代相袭，形成家风。尹长茂和尹万全是当时尹家后行晚辈中长于武术的佼佼者。左宝贵将他们带到奉天后，编入“回回营”，与其他新老将士一样严加训练，更注意培养其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甲午战起。二尹即随左宝贵东援朝鲜。平壤之役中，左宝贵壮烈殉国，尹万全同时英勇献身。尹长茂出生入死，险些阵亡，战后归来向乡亲们述说在宝贵等爱国将士浴血战斗的悲壮场面，闻者无不感奋激励，痛哭失声。

今大连市庄河县青堆子镇。也是辽南回族聚居之地。其中马、回、杨、李、刘等诸姓。多数自回族分布较多的河北沧州和三河县迁来。老户落籍已逾二百年，清真寺则始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五年（1784）。当年，该地回族青年常殿侯，也曾随左宝贵赴朝参战。常殿侯祖上落籍于庄河县明阳乡平山子村，因他自幼学文习武，长大后精明强干，被青堆子守将吴占鳌擢为哨官，遂居青堆子。左宝贵南巡时，已注意到此人不同见响，出类拔萃，故于出征前专函吴占鳌，指名调用常殿侯，常殿侯闻命，欢呼雀跃，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单骑就道，昼夜兼程，赶到左宝贵那里报到。宝贵大喜，当即命他在自己身边襄赞军务。

左宝贵与卫汝贵、马玉昆、丰绅阿各率所部入朝，号称四大军，近二万之众。1894年8月21日，自朝鲜半岛南部不战而逃，狂奔两千余里窜到平壤的直隶提督叶志超，用谎报战功的卑劣手段，骗取嘉奖和赏银，并被任命为平壤诸军总统（总指挥）。他志得意满，不做任何有效的战守准备，每天吃喝玩乐，所部士兵军纪败坏，抢掠财物，抓苦役，奸淫妇女，卫汝贵部弱风败纪也极为严重，直到听说日军四路会攻平壤的消息。叶志超才草草布置守御，让卫、马军守平壤城南门外大同江，志超部将江自康守北门外小山，左宝贵守城。左宝贵与丰绅阿多次击退攻城敌兵。9月13日，中日两军炮战激烈时，身为主帅的叶志超吓得六神无主，龟缩城中发抖。散布平壤难守悲调，涣散将士斗志。14日夜里，叶志超决心逃跑，左宝贵怒不可遏，立即派去可靠部下将他严密监管起来，使他动弹不得。

9月15日，日军四路重兵猛攻平壤。马玉昆部在大同江岸屡屡击退敌人的进攻，日军死伤四百余人。左宝贵率部死守玄武门（平壤城之北门），迎着硝烟弥漫的炮火痛击敌寇。左宝贵身穿御赐黄马褂，威风凛凛地站在城头指挥。常殿侯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向他大喊：“大人，你穿的黄马褂太显眼啦，快退

下吧！”左宝贵侧过身来，挥起右臂，斩钉截铁地说。“抗击倭寇，何惧之有！人的一切，由主宰！”话音刚落，又一炮弹飞来。强大的气浪左、常二人同时冲倒，坠下城去。没容左右扶起左宝贵，敌炮弹再次飞来，将军登时牺牲，常殿侯见状，五内俱裂，也昏了过去。

左宝贵牺牲了，许多营官也力战而死，清军伤亡重大。日军也遭到沉重打击，但却越聚越多。在敌我众寡悬殊、清军坚守城头部队又失去老将指挥的危急关头，身为主帅的叶志超却始终不见踪影，也未增派将士助战，致使玄武门落于敌手。当时，平壤城内的清军还有相当大的抵抗力量，所以日军尚不敢进城。访而，到了当天夜里，在全体将士怀着巨大悲愤加紧守城御敌行动之际，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叶志超却“乘机”逃跑。由此引起军心大乱，无人指挥，日军乘虚而入，左宝贵等部将士牺牲二千余人，被俘六百个人。城内清军所有枪炮弹药、财物银粮以及公文、密电等全被日军缴获。常殿侯和六名战友带着满身的伤痕血污，借助一匹战马的浮力，勉强游回鸭绿江北岸，回望东方，失声痛哭。常殿侯回到青堆子，向当地军民诉说平壤战役的情景，大家对左宝贵等爱国官兵无不肃然起敬，对叶志超之流无不切齿痛骂。然而，李鸿章竟然请求将叶志超“留营效力”，清廷虽未允许，并判处叶“斩监候”，后来却又将此死有余辜的家伙“赦归”。闻者无不发指。

三

左宝贵死后，清政府除追赠官职。给予谥号外，并予骑部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其子左国捐袭势。左宝贵的亲侄左汉清，当年曾在“回回营”（奉天老营）任职。因为左宝贵在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一向严守伊斯兰教的规定，“回回营”的全体回族将士也都以他为榜样恪遵清规，所以军营中特设阿訇、掌刀师傅等教职人员，左汉清自愿出任掌刀师傅。左宝贵对自己亲侄的要求格外严格，从未给过左汉清任何特殊照顾。在伯父长期教育熏陶下，左汉清成长为一名称职尽责，品德高尚的军队教职人员。他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做了许多好事，却从不自伐其功、自恃其能，赢得了全营上下的喜爱和尊敬。平壤战役

后，左汉清随常殿候来到胄走子，任该地清真寺掌刀师傅。他虽然是将军亲侄，却从不向人炫耀这些。在忠于职守、平易近人等方面，一如其伯父之风。他经常慷慨解囊，周济远近贫病百姓，不分回汉满族。山区樵夫来镇卖柴，每担六角，送到他家时，他总是付给一元。樵夫要找回四角，他便解释说：“你从山上砍柴，远道挑到镇上，已是十分不易。又送到我这里，耽误了生计，这多出的几角便算做辛苦脚刀钱吧！”非给一元不可。遇到逃荒讨饭的穷人，左汉清更是同情叹息，手中有钱即给，甚至未带钱时也要回家取给。他的善良，诚实和正直的品格，风范全镇，有口皆碑，都称他是“左善人”。

辽南广大回族军民的后代，象他们的先辈一样，对爱国名将左宝贵一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把左宝贵视为本族人民的骄傲，谈论起来，情发乎中。尹长茂的同族兄弟尹长德老人（今已年逾八旬），家中长期珍藏着一张左宝贵的全身照片，是左宝贵当年住在尹家商号期间拍摄的。复州城的同族耆老，人人皆知此事。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与和前述那块珍贵的匾额一样，在十年浩劫中毁失无存了！

一代名将左宝贵长期在奉天担任高级军事长官，颇有建树。他在辽南地区的活动，促进了清末以来辽南回族与其他各族之间的团结，激励了他们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他的业绩和英雄形象将永远光照中华史册。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市政协文史办）



☆ ☆☆☆☆☆☆☆☆☆☆☆☆☆☆☆
☆ 尸 体 填 平 荷 花 湾 ☆
☆ ☆☆☆☆☆☆☆☆☆☆☆☆☆☆☆

清光绪二十年（1894）阴历十月，日寇占领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城镇到农村，到处搜查，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今天旅顺四八一〇厂东边的荷花湾，就是日寇当年屠杀旅顺人民的现场之一。当时，大批的旅顺人民被日寇捆绑着赶进水湾内。日寇站在岸上将他们当作活靶射击，多少手无寸铁的同胞就这样死在日寇的枪弹之下。一些尚未死亡的同胞浮到岸边时，又被惨无人性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鲜血染红了整个荷花湾。日寇就这样一批批地杀人直到尸体填平荷花湾！其状之惨，令人不忍目睹。

（旅博）

关于镇远舰的损伤

王宇

镇远舰是北洋舰队主力舰，在黄海大战中，表现颇佳。其后，不慎伤损，未能修复，不得随队出海巡游，严重影响北洋舰队战斗力。

关于其损伤事，《东方兵事记略》载：“（十月）二十二日，以巡登州洋旋威海，时午潮正落，且避水雷浮游。镇远误触礁，自船后伤及机器仓，裂口三丈余，宽五尺。”^①此后，人多照引转叙，几成定论，如近年所出之《甲午中日海战史》即如此^②。详查史料，并非如此。

请看以下电函：

十月十七日，丁汝昌接李鸿章电：“镇远进口擦伤处须赶紧抽水验明，在机器厂设法修补，前电转署恐又有严旨调派。内意视旅极重，章镇已令由营口去。此外无援，仍赖汝率船时往游戈。”^③

十九日，李鸿章向朝廷转丁汝昌电，“镇远前因进口时为水雷浮标擦伤进水，昨已将夹底上之水抽干，并派人下查数次，未能觅出伤处，现用帆布兜底，赶抽夹底之水，冀连觅伤处，设法堵。左翼总兵林泰曾以时棘船损，痛不欲生，卯刻服毒，辰刻身故……。”^④

二十二日，李鸿章译署：“丁提督前报由旅顺回威海进口时，镇远船帮被水雷浮标擦伤进水。”^⑤

二十三日谕旨：“李鸿章电奏镇远擦伤情形已悉。镇远为海军上等船只，一有损伤即应赶紧详晰具奉。不应俟续报，始以大概电闻。此电所叙由旅顺回威海进口皆前电所未及，殊属疏忽。”^⑥

二十六日丁汝昌报：“十六日晚由旅顺开，十七日早进威口，定远在前，镇远次之。定远越过水雷浮鼓后，忽镇远旗报该船受伤。随询有无漏水，据答

漏水。”⑦

镇远舰擦伤事发生于十月十七日早，为水师巡弋旅顺后返威海进口时擦伤。事出，丁即电告李鸿章，但李恐遭训责，希望损伤不重，查出修好，故初未呈报。直到十九日，船伤未查出，管带林泰曾自杀，事情无法隐瞒，才以大概情形上奏，清廷大为不满。旨令严查，丁、李方有详报。以上足证“二十二日”、“巡登州洋旋威海，都是不确之辞。

伤损情形亦有详载：抽水工作“二十一日方竣，当驶深处抛锚。在弹子舱下觅出伤三处：宽八寸、长六寸半；一宽十寸，长三尺半；一宽一尺八寸，长九尺。二十三日，觅出机舱下伤一处，首宽十寸，尾渐尖小，长十七尺。二十四日，在煤舱、锅舱下觅出伤三处：一宽二尺四寸，长十一尺，近伤前后有数小孔；一宽二尺四寸，长五寸；一宽四寸，长一尺八寸。又在水力机舱下觅出伤一处，宽二尺六寸，长三尺九寸。”⑧据此知舰伤约十处，总长四丈多，总宽一丈多。旧说反称“自船后伤及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既不详明，又不准确。

注：①《中日战争资料丛刊》1，69页。

②《甲午中日海战史》185页。

③④⑤⑦⑧《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十八》，44、47、49、53、54页。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十四，23页。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甲午战争前后旅大记事

陈士聪 万莲影

时间	记事
1880年	光绪六年
2月	谕令加强金州海口防务。
4月	派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四船到大连湾一带巡哨。
△	李鸿章派县令陆尔发及德国退役工兵少校汉纳根到旅顺修建炮台。
△	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呈报天皇的《邻邦兵备略》中，表明扩军，准备侵华。
△	裁旅顺水师营。
1881年	光绪七年
6月	旅顺黄金山第一座新式炮台竣工。
11月	李鸿章等考察旅顺口，决定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由道员黄瑞兰主持。
△	旅顺设水雷鱼雷营。
1882年	光绪八年
7月	黄瑞兰因工作不力被撤职，道袁保龄接替其职。

△	四川提督宋庆率毅军九营一哨徙防旅顺。
△	刘含芳任北洋前敌营务处兼旅顺船坞总办。
1883年	光绪九年
6月	黄金山炮台全部竣工。
10月	旅顺口海门挖浅工程竣工。
1884年	光绪十年
6月	吴长庆率庆军三营进驻金州，不久吴病死，由总兵黄仕林接任。
6月12日	旅顺老虎尾炮台竣工。
9月9日	旅顺威远炮台竣工。
10月	总兵雷正绾率一千余人驻防大连湾。
10月	山海关至旅顺口电报开通。
1885年	光绪十一年
2月	旅顺至朝鲜汉城电报开通。
夏	提督刘盛休率铭军马步十二营进驻大连湾。
6月	庆军四营由朝鲜汉城徙防旅顺。
8月	旅顺田鸡台炮台竣工。
△	旅顺设海军提督署、旅顺崂崮咀炮台、母猪礁炮台竣工。
1886年	光绪十二年
5月	醇亲王奕道由李鸿章陪同，至旅顺视察诸炮台，并赴大连湾检阅刘盛休部。
6月	文格任金州副都统，石源任金州海防同知。

大连文史资料第四辑

<p>△</p> <p>1887 年</p> <p>△</p> <p>1888 年</p> <p>△</p> <p>△</p> <p>△</p> <p>1889 年</p> <p>△</p> <p>1890 年</p> <p>6 月</p> <p>11 月 27</p> <p>1891 年</p> <p>7 月</p>	<p>旅顺东西海岸炮台十余座全部竣工，置有新式大炮四十八门。</p> <p>光绪十三年</p> <p>日本制订《征讨清国策》，提出“以五年为期作准备，抓作时机准备进攻”的侵略计划。</p> <p>光绪十四年</p> <p>法国人德威尼承包旅顺船坞工程。</p> <p>连顺任金州副部统。始修大连湾炮台。赵臣粥任金州厅海防同知。</p> <p>北洋舰队编成，丁汝昌任提督。</p> <p>光绪十五年</p> <p>提督宋庆在旅顺陆路建椅子山、案子山、测望台、松树山、二龙山、大坡山炮台。</p> <p>光绪十六年</p> <p>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声称朝鲜和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p> <p>旅顺船坞工程竣工，清政府派员验收。</p> <p>光绪十七年</p> <p>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到旅顺检阅海军，并察勘炮台和船坞。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十一军舰，广东水师副将郭宝昌率寰泰等六舰，齐集旅顺会操。</p>
--	--

1892 年	光绪十八年
2 月 11 日	日本间谍福岛安正到我国东北搜集情报。
1893 年	光绪十九年
4 月 9 日	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到天津等地搜集情报。
11 月	直隶候补道龚照珩接任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兼旅顺船坞工程局总办。
Δ	大连湾黄山、老龙山、和尚岛西、中、东及徐家山等六座炮台建成，共有新式大炮二十四门。
1894 年	光绪二十年
5 月 7-27 日	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并视察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诸要隘。
5 月	朝鲜爆发农民起义。
6 月 4 日	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
6 月 5 日	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
6 月 8 日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要求山县有朋先发制人。
6 月 20 日	李鸿章委托俄国在日清之间进行调停。
6 月 22 日	日本政府向清政府递交第一次绝交书。
6 月 23-24	日本枢密院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山县有朋提出开战方案。
7 月 1 日	李鸿章撤回在朝军舰。
7 月 4 日	李鸿章下令北洋海军整备兵船。
7 月 12 日	日本政府向清政府递交第二次绝交书。
7 月 13 日	陆奥训令日驻朝公使促使中日冲突。

大连文史资料第四辑

7月15日	清政府提出对日政策。
7月19日	日本成立联合舰队，伊东祐亨为司令长官。
7月25日	北洋海军在丰岛海面遭日舰拦截围攻。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
7月31日	陆奥向中国驻日公使宣布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8月1日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8月	马玉昆率毅军四营援平壤。
9月3日	宋庆率毅军五营自旅顺赴九连城防守。
9月8日	李鸿章令刘盛休率部自大连湾赴朝。
9月12日	丁汝昌率十二艘军舰、五艘商船进入大连湾。
9月13日	山县有朋、伊东祐亨在朝鲜商议日陆、海军联合对华作战计划。
9月14日	淮军赵怀业率六营接防大连湾。
9月15日	刘盛休部在大连湾登船，由北洋海军护送至大东沟登陆。
9月17日	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面同日本舰队发生激烈海战。此战，使日本掌握了制海权。
9月21日	日本大本营组建第二军，任命陆军大将大山岩为第二军司令官。“济远”管带方伯谦因在黄海海战中临阵逃脱被斩首于旅顺口。
9月26日	
9月30日	李鸿章令姜桂题、程允和募兵七营赴旅顺。又令卫汝成、徐邦道募兵九营，并原有五营至旅顺协守。
10月8日	日军第二军奉命同联合舰队合作进攻旅顺。
10月12日	徐邦道率部从塘沽乘船到旅顺。
10月15日	日军第二军由广岛出发至朝鲜大同江结集，准备从辽东半岛登陆。
10月16日	姜桂题、程允和等部由津乘船出发，19日到达旅顺。
10月20日	黄海海战中受损伤的军舰在旅顺大坞修好赴威海。
10月23日	日军第一师团在山地元治统领下，直扑辽东半岛花园口。
10月24日	日本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入侵中国；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

10月25日	金州管官荣安马桥在碧流河、曲家屯、貔子窝捕获三名日探。
10月26日	大山岩到达花园口，开始向金州进犯。徐邦道请求增兵金州，遭李鸿章拒绝。
10月28日	荣安率马队在貔子窝与日军奋战。当晚退向金州。
10月29日	日军先头部从侵占貔子窝。日军第三批部队在花园口登陆。
10月30日	徐邦道主张乘日军立足未稳，主动进攻，遭赵怀业反对。
10月31日	徐邦道部在金州城东大黑石山右麓筑炮垒两座，以扼金州陆路。
11月1日	连顺幕僚王书翰单骑赴盛京求援，中途被俘，触石殉国。
11月3日	日军第一师团由貔子窝出发，进犯金州。
11月4日	徐邦道率三营在金州近郊二里台、陈家屯等地阻击敌人。
11月5日	日军进逼刘家店，徐邦道部败退，赵怀业部不战而逃。
11月6日	日军向金州城发起总攻。守城清兵三百余人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日寇进城后屠杀居民千余人。
11月26日	日军进攻大连湾炮台，守将赵怀业不战而逃，日军占须大连湾。
11月7日	旅顺清军统帅龚照珂逃离旅顺。遭李鸿章训斥后于11日返回。
11月8日	李鸿章急电宋庆毅军火速回援金州、旅顺。
11月9日	日军在南关的抓塾师阎世开为向导，阎不从，被日军杀害。
11月12日	日寇在金州设置“占领地民政厅”，实行殖民统治。
11月13日	日军联合舰队提出攻占旅顺的作战方案。
11月15日	徐邦道等军设伏于土城子一带。打败日军先头骑兵队。 日第二军确定分三路进攻旅顺计划。
11月17日	日军从金州出发，进犯旅顺。
11月18日	日军先头部队在土城子遭到姜桂题、程允和、徐邦道部合击，日军败退。宋庆、刘盛休、程之伟等部在普兰店会合，准备收复金州。
11月19日	日军右翼部队到达旅顺泥河子。左翼进至旅顺吴家房。
11月20日	大山岩在旅顺水师营，部署总攻旅顺计划。 晚，守卫旅顺清军决定：东线由姜桂题、徐邦道负责防守；西线由程允和负责防守。海防线由黄仕林、张光前负责防守。
△	宋庆率部到达二十里堡、十三里台子、大魏家屯、东田家身、后石灰窑一带，作好攻金州城的准备。
11月21日	日军对旅顺发起总攻，守将龚照珂、卫汝成、黄仕林、赵怀业等先后乘

大连文史资料第四辑

<p>(11月) 11月28日</p>	<p>船逃跑。姜桂题、程允和、徐邦道、张光前等率部激战，失利后突围。旅顺失陷。</p> <p>日军对旅顺进行三昼夜的野蛮屠杀。近二万名中国人遇害。</p> <p>宋庆攻金州不克。当夜退至盖州。</p> <p>连顺被撤职，赵林业被通缉治罪。</p> <p>美国报纸报道旅顺屠杀事件。</p>
<p>12月6日 1895年 2月</p> <p>3月30日</p> <p>4月11日</p> <p>4月17日</p> <p>4月23日</p> <p>5月4日</p> <p>11月8日</p> <p>12月24日</p> <p>12月25日</p> <p>12月下旬</p> <p>1896年 1月4日</p>	<p>日军乃木希典旅团攻陷复州城。</p> <p>光绪二十一年</p> <p>日军火化我旅顺被杀同胞尸体，骨灰埋于白玉山东麓，立木牌曰：“清军将士阵亡之夏”。以掩其罪恶。1</p> <p>辽东半岛被日军全部占领。中日签订停战协议。</p> <p>日军在金州城内设“占领地总督部”。</p> <p>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签定《马关条约》。</p> <p>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p> <p>日本政府决定放弃辽东半岛。</p> <p>清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辽半半岛。</p> <p>清军收回金州城。</p> <p>日军从大连湾撤走最后一批部队。</p> <p>北洋帮办军务宋庆到旅顺，修复炮台、船坞。道员顾元勋主持万忠墓立碑仪式，亲书“万忠墓”三字。</p> <p>光绪二十二年</p> <p>日本撤回“占领地总督部”。</p>

从军日记

(日) 向野坚一 吕林岫译

编者按：向野坚一，日本福冈县人。1893年毕业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该所为日本特务机关，于1890年建立）。甲午战争中从军。花园口登陆后，被派往普兰店、复州、金州侦察。他是同时被派出的六名间谍中的唯一生还者。《从军日记》记述了其战争期间在大连地区的活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向野死后，其子女于1932年将其《从军日记》、《三琦山追忆》（1924年9月23日在金州民政署纪念三琦会上的讲话）、《回忆日清战役》（1931年1月《满州与日本》杂志上刊登）及水谷彬（向野在上海的同学）写的《大熊鹏君之足迹》手抄油印成册，以其长子向野晋的名义赠送社会团体和个人。大连满铁图书馆（今大连图书馆）收到后，将其装订成三册，定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余闻》收藏。因《三琦山追忆》与《回忆日清战役》同《从军日记》内容基本一致，互相重复，只是繁简有别，所以我们选刊《从军日记》和《大熊鹏君之足迹》二文供参考。

作为直接参与甲午侵华战争的当事人的日记，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无疑是有价值的，但由于立场观点，文中不少美化侵略和对其侵略歌功颂德之词，避而不谈日军惨无人道地劫杀中国人民的兽行，特别是回避了举世骇闻的旅顺大屠杀事件，如日记中对屠杀事件都做缺记，由此可见，《日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一些历史的真实。另外，日记中所记行军途中琐事，似无多少价值，我们也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上午六时半离开广岛堀川町宿舍，乘人力车去品港。同行的有，山形县荒贺直顺，长崎县田川大吉郎、鹿儿岛县藤崎秀、高知县石本锡太郎、福冈县大熊鹏、同县堺与三吉以及我共七人。属于第一师团司令部之从军翻译官。七时二十分到达军港。隶属第二军的三十余名翻译官都互相认识。

第一师团司令部安排我乘横滨丸。八时半乘舢板登该船时，见从军新闻记

者九人，各携枪支，这是又一奇观。的野、大神来送行，告别而去。登上横滨丸，船中嘈杂声不可名状。十时四十二分，轮船开始航行，陆军乐队和海军乐队分别奏军乐，向远涉重洋的忠烈勇壮之士送行。送别之情洋溢于宇品港。这时有人在舢板上呼喊，我向邻侧友人问之，回答说：他是松田满雄。我始知松田历牛庄、金州。入旅顺冒险归来事。和泉丸先于横滨丸出发，长门丸在横滨丸之后，名古屋丸再次之。见其雄伟壮观状无不为之踊跃。不多时，宇品港已消逝于云雾间。过严岛，越周州滩，海面开始起浪，如盥中水。既而过马关，出若松洋，遥望故山。想此次征清身负特殊任务，不期回归之日，实现寸心报国之志，留名于后世足矣，唯望南方之诸山，不能不为之茫然。汽笛一声，船停航，有投锚声，回看船已到连岛之东方。为等待长门丸和其他船到来，横滨丸夜泊于此。

十月十七日 雨 早起出寝室，天降雨。七只轮船前后排列。上午八时，横滨丸为先导率名古屋丸、和泉丸、釜山丸出航。此日玄海海面风急浪高，船如秋风落叶，人马无不为之疲惫。名古屋丸摇摆尤为剧烈，出现一二次险情。此时横滨丸发出减低速度的信号，让名古屋丸在横滨丸前方航进。遥见对马州，紧张气氛稍为缓和。据说他船都避风于对马州，我船终夜为玄海海浪所扰。翌日早四时到达朝鲜南部海域巨文岛，他船所在不明。

十月十八日 晴 船入巨文岛港内，港内风平浪静，可慰前日之劳。此岛由三个岛屿组成，东北方有小港，水浅不能泊船。山麓下有六七十间茅屋，土人往来于海滨。我初见朝鲜土地，少时有一只渔船来，上有三名渔夫。以双望远镜望之，是日本人。近问之，据说是山口县渔夫，在朝鲜近海以渔业为生，船中有咸鲷鱼。我船因有垂绳买鲷者，上午九时停泊于港内。以舢板向楚良卦丸送去报告：“横滨丸平安无事。十七日已抵达巨文岛，由此去大同江。”出巨文岛向北去大同，此日风平浪静，非前日可比。右望朝鲜诸岛，航进至距仁

川港百余里处日没。我等自广岛出发，以为船中有酒又有菜。不料船中无一物可购，为此我等颇苦于无聊。船刚到仁川海面人们立刻议论购买食物事，一人说船不在仁川停泊是直去大同江，闻此言颇使人失望。我托仆役购四瓶啤酒，同藤崎、大熊、石本、荒贺诸人干杯后眠。

十月十九日 晴 船过朝鲜仁川海面，人们谈论丰岛之战于何处时，船已过大青、小青二岛。海水逐渐变浊，证明大同江已在附近。人们挺身而出，时见远处有八艘舰只，冒黑烟向前航进，既而停航。一只似等待我船到来。功夫不大，近见之，樯头旭日旗飘扬（日本军旗）。于是发出：我船是日本船之信号，进而准备开入大同江。先见之军舰为日本西海舰队，已集中在江口，横滨丸随军舰进入大同江。由江口上溯一个半小时抵停泊场。这里停泊之军舰及运输船，不知有几十只，桅樯如林，各船升火冒烟，有如一声令下，将立即出航之势。下午四时，我船停泊于旗舰“桥立舰”之侧。入夜，旗舰下达闭灯戒严令。此夜高千穗舰去旅顺海城附近执行侦察任务。

十月二十日 晴 和泉丸、釜山丸皆入港。名古屋丸已经抵达。各舰长等相互到师团长处访问，师团长也拜访了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大山大将、乃木少将今日会见频繁。我辈苦于无事，每日以“投圈”游戏度日。今夜依然下令闭灯，气温比日本稻田稍寒。此日停泊之军舰有十六只，西海舰队游弋于外海。

十月二十一日 晴 早晨闻高千穗舰在花园口近海捕获四名中国渔民返航归来。此日石本上陆，在兵站部买饴糖及柿子回来，终日苦于无事。夜晚依然戒严。

十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为征调中国服装去看前日高千穗舰捕捉的中国人。同寺内少佐和藤崎、大熊两人去长门丸，面见根津、津川二人。根津赐饯行酒。遇猪田、钟崎、山崎、内田、泽村等人。根津向大山大将介绍藤崎、大熊和我三人。大山大将以诚挚的语言激励我等。下午二时回横滨丸。是夜，由参谋官下令，命大熊去大孤山方向；藤崎去金州、大连湾方向；我则由皮子口经普兰店去复州。每人给一部地图以便于了解地理。由副官部给三人各一块马蹄银。作进入敌地之旅费，赖英国船员，使之破成小块。夜晚八时，事务长

赤川雄三为司令部翻译官款待一坏日本酒，闭灯如前夜。猪田、钟崎、山峡三人搬到横滨丸。

十月二十三日 晴 上午八时半，先锋军舰出发。第一师团运输船二十只。军舰十六只随后启航，舳舻相继前进，实在是东洋开辟以来最大的远征，其壮盛声势任何人都为之勇气百倍。日本帝国之海陆军得以到达北方，可以说是压倒欧洲，在其邻近未曾有过，它为东洋强国旭日更增光辉。下午三时半，将校一起共赴酒宴。有舞剑，有军歌，实盛会。甲板上有单口相声，有手舞，各尽其兴。明日于何处登陆？敌兵是否待我军之到来？谣传纷云。

十月二十四日 晴 早五时半，望见海洋列岛。先锋军舰列队在前，运输船成两列从其后。不久，望见陆地，海上有中国船二三只，此为渔船。军舰逐渐靠近陆地。一面探寻有无敌人，一面向外海警戒以备敌舰来袭。运输船也靠近陆地。既而水兵登陆，报告说没有敌人。在海岸树起旭日旗。运输船开始各自降载兵小船，以小汽船牵之登陆。一小时后，花园河口充满日本人。海面上汽船、军舰冒着黑烟一派盛况。上午十一时于花园河口东部登陆，占领数栋人家，确定师团长阁下、参谋长、兵站部等各自位置。各翻译官奔走调集粮食。我友人山崎羔三郎隶属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部，取高千穗舰俘获中国渔民之衣服，在船中已扮好中国人。其服装是马褂、棉裤，没有长褂，携带朝鲜长烟杆。肩扛铺盖。登陆后立即向金州、旅顺方向进发。十二时左右，钟崎三郎也登陆，准备铺盖以及衣物向复州、熊岳城、盖平进发。其服装是长褂，肩扛包袱皮裹的白布袋。他也属于第二军司令部。同属司令部的猪田正吉也在短时间取到衣物、其发辮由我给梳编好。肩挂口袋穿长褂、坎肩，无行李。同钟崎几乎同时去大孤山港，此三人为秘密侦探，任务甚重，一旦被中国人识破，势必一命休矣。我辈为他们送行无不落泪。下午三时左右，藤崎秀和我得到中国服装，立即奉师团长及参谋长之命出发，藤椅受命侦察金州及大连湾状况。我奉

命由月貔子窝经普兰店侦察复州城之状况。正要辞别出门时，参谋长来，行诚挚的握手礼，一句“再会”。即向后转以示永诀之意而去。此时，藤崎和我已各自进入敌地，以万难再归之决心，挥泪出门。在大田洼处，我为藤崎编好发辫使之全变中国装。晚饭尚未到，从船中取来饭团后告别上路。此时，大熊、石本和我三人目送之。我与藤崎是亲密朋友，了解该人性格，因此告别时尤为悲怆。时已过下午三时半。我也仓促变换衣服，大熊为我梳编发辫，逐次由头至脚准备停当，立即吃晚饭，比藤崎晚两个小时出发，告别大熊、石木。留下衣物托付大熊后向西走去，时已过下午五时半。此日因大熊携带物尚未运到，假发未到，不得不顺延一日。我走约半里路遇肩扛皮包的日本军夫，见我误以为中国人，便命我肩负之。行半里，无奈，只好告诉他我是日本人，他道歉而去。又不知几度被我先锋兵盘问。行一里多，天全黑。咫尺不辨，到一村落后，有我兵露营。我向某大队长问去大路方向，走一里许，于丘陵处露宿。

十月二十五日 晴 早晨走二里半，渡碧流河，走大道一里多入农家求食。来六七农民，说你的话与土语不同。据闻中国兵自皮口前进，若与他们相遇恐见疑，君由此向北去以避之。给我玉米饼子和咸鱼吃。由这稍变方向往西北行。此地男女都避乱、乘牛车搬家的络绎不绝。走四里多，正想过一村落后，一群人问我去向和来处。我答说，我是福建省福州府番船浦人，名叫吴文卿。本年六月于大孤山港作生意。倭兵来袭故，准备由皮乘船去烟台，经上海归故里。问路而去，走二十丁（也叫町，日本长度单位，一丁等于 109 公尺），有乡民来叫我。我勉强随他到村前，以上述语言再三答复，乡民不信。以为我是高丽人之奸细，仔细检查携带物品，发现其中有磁石，检查盘问的就更紧了。我几乎穷于应付，危急中忽生一计说，我的职业即杂货商，故常贩卖此类物件，何以此疑为奸细。又盘问我有无地图，我说没有。这才得以放行。走六七丁，又有三十多乡人追来，拖住我，从头到脚检查每一物件，频频督促我交出地图。我回答绝对没有，乡民不听。终于又被拖至村前，赤身检查。我袜底隐藏有小纸片，上记有复州至普兰店之间许多重要地名，怕被他们发现，在渡小河之际，踏水以足磨之，果然检查时，其字迹全消，幸免被识破。乡民中有懂官话的，说我不是高丽人是中国人。但其中有六七个恶汉说我是穿中国衣服化

装的高丽人。有打我的，有摔我的，终不饶。将我携带的物件和小刀首先夺去，最后用一系绳子捆住我，我很遗憾，我终于为乡民所捕获。在三个人监视下将被押往貔子窝兵营。这时下午已过六时半。日没西山，晚鸦归林，牧童驱牛羊以归。想到我从不曾被捕，不料今日为中国人所获。呜呼！我真命薄！如在此丧命，复州之情况不明，使命不能完成。有何逃脱此难的办法？边走边想，终无良策。于是向三人请求说，我随你们去皮口兵营，路上我不会逃走，决无谎言。此番事情我实在蒙冤，求给松松手绳。他们允许松绑，于是我得到部分的自由，心稍安。时近下午七时，隔三四间（间：日木长度单位。一町等于60间，一间等于1.818公尺），不辨人影。两个监视者稍落于后，一人持绳走。我对他说：我实是福建省福州人。家有二老，今蒙冤被捕押送。我如不归，父母只有饿死，你们如可怜释放我，则虽死不忘大老爷的恩典。涕泣叩首跪拜请求，既而又说今有小块银子，以此赠于老爷，请放我。他还未允诺，我便将腰带的银子塞与他，立即拖着绳子，竭尽全力，不分山丘河川，以北斗星为准向西跑去。天运未尽，此夜是阳历九月二十八日，无月，相隔一间，咫尺不辨。估计逃出二十多丁，回头望去，随着“跑了”喊声。数十个点点灯火追来，各村落的群犬相互喧叫。我是看见灯火就跑，有人家的地方就躲避之。跑进大田，高粱根茬刺脚拖鞋行进，困苦一言难尽。既而登上丘陵，回看来追之火光渐稀。暂且在此休息。捡石磨断绳子，再跑，登山迅跑至少三四十丁，远有树林，适于藏身，在这里暂作休息，不觉入睡。醒来东方已放晓，日正升。望此山，岩石重叠，非神仙不能登，我如何登上此处，只有瞠目。由此下谷底喝水休息。

十月二十六日 晴 溪水旁有一条石径，自此越过一山，步行十余丁有一人家。一人自门中出问我去处，我答去复州。过一岭又一岭，四面无所见，只有山重山，水也不可得。从早不得食，在路上大饥，吐胃液数次。下山谷走

二里许。发现山涧水。然而飘浮水草，以衣襟掩之饮少许，精神大振，走四里，入一小家求食，再问复州路。下河沿，出半拉山，经沙家店。途中有乘车的，劝我乘车。走一里。他告诉我宿店之所在，宿费四百文（百文即八十六文也）我虽想投宿。但怕被识破为日本人，决定不投宿，在一树下露宿。我的帽子、夹袄等衣物前日为乡民所夺，寝无衣物。此夜寒风砭骨，比前夜更疲惫不堪，不觉入睡。据说此处距复州东山一百二十里。如被乡民发现。这可非同小可。冒晓风，暗出宿处。

十月二十七 晴 越过重重山，渡过道道河。进入山间一家乞食。一老妇给我一碗小米粥和一个玉米饼子，问路而去。两腿经数日不断走动，加之穿着衣、鞋睡眠无法解除疲劳。石径上步履维艰，劳饥交相袭来。心虽焦急而足不能前。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此日行走十余里。经卜家店二三里，日暮。在岩石间露宿。据说由此往北距复州有二十五里。

十月二十八日 自早走出一里多，听雷鸣，心中大惧降雨，后悔没备雨具。少时西南黑云大作，随即一场大雨袭来。不愿于人家门内避雨，在柳树下避之。约一小时许雨渐止。再走一里出复州河，上游河边有六七人身穿红衣，我以为是警戒河边的清兵，急避之。走半里，下游有桥。过桥问乡人河边穿红衣者是作什么的？答是渔民在打鱼。唉，我为何如此胆怯！真可笑。首次发现此路有电线。沿此线走一里多，暴风雷鸣又一齐袭来。不久即遥见复州城廓，心中大喜。冒雨前进，途中雨愈下愈大，衣服尽浸透。加之强烈的西北风，雨变雪粒，大地忽变白，水成冰，雷鸣震耳，冰雪击面，寒冷一言难尽。走一里多，抵复州东门外一小庙，暂在树下避雨。衣服完全如浸水中。无一处不湿。休息一时多，忐忑不安入城门。时上午九时半左右。幸城门无兵把守，心中暗喜。于一家饭店吃碗面，美味足以慰数里之饥。自花园河口至今没能愉快进食，仅以一块玉米饼子维系生命，今日美餐，何其幸运。由饭店出来。想以小块银子兑换零钱，在东西南北四条街徘徊，注意城内情况、兵的动作，往返奔走，只遇见骑兵一人，步兵三四人。买肩搭子和食物，在南门官钱局想兑换钱，掌柜不应允，没能得到所需之物。城内寂静，以此知清兵不在。

复州城为方形，开东西南三门。东北，复州河绕之。东西南北半里内外处

有丘陵。城墙高二丈多，厚四间多，市街东西南北，其中东南为繁华之处。城中央有关帝庙，水清适作饮料。北部附近村落，多树木。土地肥沃，多菜地，有麦田，南北城外有石砌塔，作目标足矣。

据百姓言，原来复州城有兵五百多。五六日前去金州。虽想详细寻问，又怕在城内被识破可不得了。下午五时左右。走向金州大路。不久迷路，出娘娘宫，由此转方向取东南路，到达黄旗大屯村，时日已没，途中同一十八九岁青年作伴。求在其家歇宿，但他双亲不允。灰心失望从该家出来，求乡民一夜之宿都不可得，因日间大雨，此夜地湿难以露宿。据说村里有庙。但庙门紧锁，不得已倚门而眠。半夜有人提灯招呼我：敝屋虽小，足发容膝，请来宿。我立即三拜九叩随往。烧炕时暂作交谈。该人之老父也出来谈话。此老人为该村私塾教师，稍有学问者。他以《论语》二卷示我。问君是否读此书？答学过。于是以笔问他的姓名，答曰姜士采。我也答称福州番船浦人，名李主林。出花园口时称吴文卿，被乡民捕获后改名。笔谈短暂时间了解到复州兵四五百人已向全州进发，盖平的兵将正要出发，较详细了解复州兵不在之始末。此夜炕热，衣服始干，得到安乐的住宿。睡梦中同大熊、藤崎就今后的方法交谈，各自表示自有主张，相互告别。忽惊醒，乃南柯一梦。这时只有北风呼号摧枯木，哀鸿之声涉云霄。呜呼！天涯千日孤客，不知此后究竟如何？此夜，怜此哀民得以避朔风之寒苦，是承昊天上恩惠，不觉潸然泪下。

十月二十九日 早晨主人以玉米粥和黑豆豆腐及猪肉小菜招待。又给两个玉米饼子作午饭。交代普兰店距此有八十多里，催促早行，又介绍金州大路状况。临别，我赠予小银块，姜家也不受。我厚谢出门。此日北风强劲，偏偏一件单衣，寒风彻骨。问路出三十里堡。由此走一里多，沿着电线杆南下，中途以前日在复州要来的地瓜和玉米饼子作午饭，经白水井到傅家屯。路上遇一农夫，问金州路。他说：沿北部电线向南，没有迷路。问我是兵丁否，我回答

说，我是商人。时正值正午。由三十里堡到栾古城，此间电线以及道路迂回于山麓之丘陵。由于家屯始是山坡，至吴家店渐成平地。走一里半到陈家店。在三官庙处与由娘娘宫出普兰店路连结。此时始出渤海之滨。两足疲劳，日将西沉。至大盐厂见一牧童，问前程，答三四里。二十丁多有丘陵，黄昏无人往来，我也急于寻宿，幸发现一洼地，在此露宿。到达普兰店前二十丁处，左方有似我富士山之山，可谓相当美。此夜霜极大，衣尽湿。落在海边的雁声甚嚣。

十月三十日 晴 早晨先于人们往来前起身，由此宿地走二十多丁，渡一小河到普兰店。住户二十多人家，由海边至此估计有二十四五丁，位于复州和金州之中心，又是由金州通往盖平和皮口之路，实是要地，但无兵营设置，只不过一荒凉村落。由此往南去金州，走十四五丁，在李家店遇穿红衣乘马二人。立即知晓，这是中国骑兵。心中虽有再被捕获之恐惧，但表面故作泰然。正要通过，果然，他们从马上招呼我站住，问我是何人，由何处来，向何处去？职业、年令等详细讯问。我回答说：我是在复州制作烟管的，原是福建省福州府番船浦人叫李宝林。金州南门内有愚兄，开杂货店，有事到他店，闻所近日有战事，商业萧条，准备随愚兄渡烟台归里，我本年二十六岁，本年六月才来复州，在此地日浅，故不熟土语，时发南音，此君等怪异之处。他们仔细检查了衣服和肩袋，这时渐渐聚集十二名清兵。因无一物可疑，他们允许我通过。幸亏在碧流海物件被夺，重新在复州购置口袋，内里未装可疑之物。这是上苍救我，预先警惕，拜谢天继续前进。我此时比在碧流河被捕时更加恐惧。为什么？他们都肩挂枪支，一言失误，一弹之下，徒成黄泉不归之鬼，惭愧、惭愧，幸免于罗网。由此向右见渤海，距海岸一里多处，南下途中二遇清骑兵七八人，只问我的姓名和来处即止。经陈家堡、长林堡至石河驿，半路有卖地瓜和梨子的，出二十文铜钱买食之，虽山珍海味也不如。再想买二三个，探索肩袋无一厘钱而无可奈何。将至五十里堡有半里之处，有清官骑马，随从兵丁六七人向北走。我走下道，他们在上道过，幸免过问。过五十平堡抵四十里堡，由此有通往皮口方向的路，我暂停于路旁。我想我没有去金州的任务，如去金州不幸被敌人捕获，则如今立下之功劳岂不归于泡影？这将如何是好？又一考

虑我被乡民捕获，藤崎无有意外还好。如有不幸，金州情况无由知晓，今距金州仅仅不过四五里，我死也天意，生也天意，听天行事。不容任何踌躇，握小石以奇偶数卜天命，果然得可去金州之数。此意一定，向金州急行。刚到山后屯儿，见马车三十余辆在复州大道往北行，车皆装马料，间见官吏坐骑监督。走一里半多到三十里堡，清骑兵二十多人在一民家休息。平安通过此处，过一山又遇马车四十多辆，是以三十里堡到周家沟之间民用马车。在山间走约半里多，山上有台子，可作目标。好歹抵乾家沟，经十三里台子又过一坡，这时始见金州城。城墙上旌旗飘扬，情况如斯严重。我认为与其今日进入金州城内，莫如在此止步，明晨，仔细侦察其城门情况后再入城。休息一时多，待行人渐稀，寻找宿处，于洼处露宿。此夜北风强劲、寒气逼人。忽闻雷鸣，霎时间天昏地暗，俄顷雨来。我仰天长叹，何苦我如此，我所忧虑的不是寒而是雨。独自叹息不上，在山岩下曲膝避雨。天似也有所闻，少顷，雷止雨歇。看天点点星光，我大喜谢天，心安不觉入梦。醒来人马喧闹，复州路上人马频繁，不胜惊讶。

十月三十一日 早由宿地出，只见金州与复州相反，旌旗在城墙上飘扬，见其盛况使人惊讶，走约一里多，准备入此门。我认为城门有兵值班。暂且止步看情况。清晨，附近众多农民担蔬菜、鱼类出入来往甚忙，我趁机也混入之，冒九死一生，大胆进北门。门里有兵十余人，正在吃地瓜，无任何人盘问，得以平安入城。城内东西南北四街无所见，充满清兵。我在城中心关帝庙前稍作休息，庙门有布告，上书“倭寇奸细，潜入甚多。往来严视，捕拿重赏”。想到银号用二块银子兑换铜钱，幸在南门内有官钱局以二两三钱银兑换铜钱后，立即入饭店，要一碗猪肉和一碗面。稍候不久，饭上。至今空腹，饥肠辘辘，饭来立即狼吞虎咽，一时饱餐，心地渐坦然，数日之饥。很快驱散。此饭店是一小屋，出入者皆士兵，三三五五围桌饮酒吃面，频频交谈。我认为

此处是了解金州驻兵情况的好处所。吃面、喝茶有二小时多。我桌上三人是清兵。其中一人谈及皮口事，说史子不在皮口，向东去或说不日将至金州。我顺耳细听。已而，付百五十文饭钱。由此察看门外兵营的位置和情况。到西门、江门看炮位数。在街上徘徊看兵种，铭字淮军、怀字淮军。正勇以及率舜阁督堂亲军之炮队、马队尤多。城墙上立旌旗，颇有盛大之状。下午二时左右，由东门有乘马车，二十余骑兵护随归来者，想或许是赵怀业。买衣服、馒头六七个放入肩袋，作二三日粮食，出北门，经东门道，向皮口方向走去，时下午五时许。至大和尚山麓石门子见骑兵来往，内心怀着被他们识破之恐惧通过。又走五六丁，见三四十兵在路上挖二尺方形坑穴数十个，山上立着旌旗，拉上绳子，来往奔走。其兵皆携铁锹饭及铁匙。我认为此必地雷穴。这时日将西沉。过刘家屯四五丁，见一洼所，在此露宿。夜里频频侧耳细听，未听到炮声。我军尚未到。明日是十一月一日，想何时会遇我军，想到此，不能入眠，友人情况如何？千思万想，一时交集，愈不能眠。

十一月一日 晴 早起向东走。迷路。走至通尾角之路，中途苦于肩袋中铜钱沉重。在路上丢弃五六百文。问乡民去皮口之大路。他们说，距此处二里之北面有大路。使人沮丧。由此变方向，出黄家屯四五丁露宿。此夜不由得想，今日不遇我军，好不奇怪。皮口之战未完结？据说本月三日是我天长节。据大寺参谋长在船中讲话中曾说，十一月三日一定攻陷金州城的话，岂不归之泡影。呜呼！为何我军迟迟不来？何日相逢？听炮声，登高处，望东方无任何动静，益奇。最后，我以为我军转换方向攻略东方大孤山，或者藤崎、大熊已归作我军之前导，或不幸为中国人所困，作种种妄想。夜半来入眠，然数日露宿招致身体极大疲劳，不知不觉被睡魔引入梦乡。听头上鸦声喧叫，抬头见日正出，迅速振衣起，向无主宿所拜谢去。

十一月二日 早起取道东北。中途取袋中馒头吃。走二里多，遇一乡民，他向我说：你往何处去？我答，皮口有我弟，今闻日兵来占领，不知弟去何处，故由金州兼行寻找弟弟。乡民听后说，你不要走小路，今有日兵去金州，我拜谢去。此乡民亲切如兄弟。我每逢此等亲切之乡民，就想起前日于碧流河附近捆绑我之乡民而切齿。问路渡河三里许，又遇乡民。他们告诉我说：洼子

口大兵到来。我暗喜，问洼子口有几里地？他们答说二十里。问兵数，答千余人。问在皮口数，答甚多，数不清。我听后，精神百倍，数日之疲劳，不知何时消失。再入王家屯，男女老幼牵驴、马、牛逃走。乡人都说：“兵过来了”。多在山上避难。我不听乡人之挽留，向兵来之方向继续前进。望见山丘间出现骑兵，稍在疑心。望之，见胸部饰有黄色，确知为我兵。归心如箭，昨日为中国人所捕，今日可会我军，望眼欲穿，希望终于得以实现。噫！我们使命即将于此完成。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时至今日，我喜悦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不自觉泪下，面见第二中队第一小队少尉时虽欲说金州城外之敌状。但过于激动说不出话，传令兵向师团报告。接着面见齐藤德明少佐，详细报告敌状。会见友人堺与三吉时已过下午二时，招呼堺氏，他茫然似不相识，见与齐藤少佐谈话始知是我。虽想面见师团长，闻司令部在皮口。心虽着急，时间有限，早晚前程有四里之遥，无论如何不可能。又露宿一夜，此夜无任何担心，安心睡眠，这是自花园河口以来第一次。

十一月三日 早起欲回师团，向皮口前进。沿途村落乡民全避乱不在家。走二里多，见山上我军在行军。我急于归队，登上一丘陵，乡民六七人聚集说大兵向金州来。我也混入。问我来处，说从金州来。他们又问金州有几千兵？我骗他们说金州城内有一万多清兵，旅顺口有五六千兵，你们不要愁。旅顺有军舰八艘，五艘已修理完了。他们叹息说，金州虽有一万兵，对此众多的日本兵，如何能敌，再兵舰已到皮口十余艘，其盛势非中国所能及，叹息不已。我暗笑，但表面故作愁状。与乡民告别去，隐藏在某村落侧旁，幸入我军行列中，为步兵簇拥，进军中途，逢佐野真喜，互祝平安，慰我劳苦，给我饭团和牛肉罐头，其味美极。自花园河口出发至今以包米饼子和粥度过十数日，今得食米饭足以忘却劳苦。虽急欲会见师团长但双足疲劳不得进，逐渐落后，随炮兵之后时遇本间野战炮兵军曹。进至沙河子附近，在山岗上遇西少将旅团长。

他赐予我牛肉米饭和二三杯白兰地。我确有再生之感。中途与井上俊三会合，借穿其大衣以掩饰我的中国服，避中国人之嫌。过沙河子，到达前日同第十五联队邂逅处，闻师团此夜宿于王家屯，拖着两只腿前去司令部。遇内山参谋和冈参谋一起进入司令部，面见师团长和大寺参谋长。刚一敬礼，眼泪即落下，不能言语，过了一会儿，方展开地图，就自复州经普兰店入金州城，我目击之处以及由乡民处听到之情况，一一作了报告。此夜无饭。内山参谋及田中副官、岩崎铁彦，拨出一份饭予我。另外友人荒贺、石本、田川在院内烧地瓜吃，味美不尽言。自花园口登陆以来第一次尝到鸡肉酱汁。此日田中副官因病早寝，我也因十几天劳顿暂在和崎大尉、田中副官之侧就寝，不料某士官来了驱逐令。我露宿十数日好歹归来，今夜睡一安稳觉，也无妨碍，作如此不亲切之举动，令人遗憾，军人都如此，心中不快，感到极大不满。抱着衣服，拖着痛足，入侧门一室。此室八人甚拥挤。虽非露宿两腿也不能伸直，幸友人之安慰，炕之温暖得先入眠。

十一月四日 晴 上午七时由王家屯出发。我至今化装为中国人，小心翼翼活动，如今为之一变。在我军中，同山地师团长阁下所属司令部诸氏一起走向金州，自己就洋洋得意。每遇清国人，虽想向他们表现傲慢，但不论怎样，我还着中国服，像见到大清人那样注意。有时受到日本兵以及日本军夫的咒骂。在这次行军。因足伤，早晨听说命我乘马，大喜，但既将出发之际不知何处有马，到处求马而不可得，懊丧。不得以随军前进。五步一休十步一歇。下午二时左右经过本月一日夜自金州归皮口途中露宿处。当时心中不胜感慨。行军半里多到黄家店。石木、田川两人先到，煮地瓜吃，又杀一鸡煮之，加盐吃。此夜访问松井曹长，托他明晨务必备好马。晚九时就寝。

十一月五日 晴 上午出发。今日因有头天之约。得以乘新山副官的青马。进军至陈家店始闻炮声。知有敌兵，心中大喜。不久，内参谋来令，命我随前锋有冈大尉做向导。我立即策青马急驰，前进一里半至刘家店。逢冈参谋。根据情况伴随冈大尉回衣家店和刘家店之间高地，以待师团长阁下到来。这时遇堺与三吉。此时敌兵在大和尚山麓霄起岭上树旌旗，炮成群出现于山上之炮台。师团长刚到此高地，立即拿起望远镜眺望，这时是上午十一时。此时，荒

贺、岩崎、石水、田川等已进至刘家店附近，停在师团高地上。因吃午饭，我骑马去呼他们回来。正吃午饭，忽命我同一知足者常乐名大尉、一名军曹向导出复州大路去三十里堡大路。立即策马前进至朱家店，怪我队未到。我因戴中国帽，穿中国服乘马，兵怪之，见我有跑的。大尉告诉我说，你随我后，我从命，随大尉前进。师团已经前进迂回复州大路，出敌不意。下午五时左右，才出三十里堡立即前进。经周家沟至乾家店。第十五联队自皮口大路前进，牵制敌人，师团出复州路。我奉命给第三联队长买烧酒。同三名士兵入三十里堡一小商店，买四五升烧酒。为此，花两小时多，日全黑。一骑越三十里堡山至周家沟面见师团长，共同到乾家店时已七时半。黑夜诸事不顺，司令部内部甚狭窄。在这里我同田川到一家求宿，虽有井，但被敌兵掩埋，无可奈何，只做杀鸡烧食。我们虽忍受一夜干渴，但因兵马自黄家店出发，经山路几乎步行十二里无水。其困难无法估计，此夜至夜半，炮声不绝。闻皮口路战况如下：

十一月三日在苍家屯露营，在亮甲店、记家店设前哨警戒。四日早七时准备出发，闻枪声二三发。据传令骑兵报告：有敌步骑三四百，攻击之。此夜露宿刘家店。此日下午二时左右发射大炮。夜派出八名侦察骑兵、士官一名、下士一名留、六名登大和尚山，观察金州城内状况。至夜半未归，天亮时回来。下士第二天回来。他说是通过敌营归来的。此日派出骑兵去复州路，切断敌人电线。此日兵力之配备是以第十五联队留在貔子窝大路，以备机动攻入金州，师团本队迂回出复州大路之三十里堡，派乃木少将率第一联队由皮口路和复州路之间的尤家屯向金州。师团利用地理上之方便进至乾家店露营；第二联队以二个大队、骑兵一小队充当前营；第一联队自皮口路移到复州路联络之际受到敌人的攻击，很困难。这是地理上不利的缘故。

十一月六日 晴 拂晓自乾家店出发。七时在九里庄遇到敌人攻击。以第二联扩展开队形，命炮兵联队长使炮列移动。野炮二大队列队于金州西北丘陵

上，向金州城发起攻击，又会合山炮一大队使用三十六门炮，炮击四十分钟。九时五十分，因敌有稍退的迹象，以进军号实施总攻击。然城壁坚固不能入，故派工兵第一大队前进，以炸药爆破城门二个，此时受到更猛烈的射击。十一时攻入城内。此时旅顺口、大连湾之敌多退却，故以步兵第二联队、炮兵第一中队追击。此日立即以步兵第一联队和骑兵一小队、工兵第一中队攻击小部卫兵和大孤山。以骑兵一小队、野炮一中队向苏家屯推进。我留在金州附近。此日以重炮轰击徐家山炮台。七日七时左右逐陷。和尚岛，八时左右攻陷。上午十二时海军入港，十三艘舰艇络绎来港，与海军取得联系。得水雷敷设图，着手排雷。以后以大连湾柳树屯为兵站。此战役将校一人、下士以下约十四人因伤重丧命。（其中一人入院）

我去九里庄，我军砍杀一中国人，据说此人向敌人发暗号。此时有兵呼喊说此人要投降。士官答说罗嗦，杀掉。在此令下，两枪即毙。在九里庄吃菜解渴，路上见一敌骑兵死。第一次见敌兵死状。今日我与司令部一起，滞留于金州北门外。吃完午饭，奉命入衙门，搜索敌文书。我与卫兵三人、吉田监督、岩崎铁彦、石本翻译官也随来。先进入此门内官衙，继又进入连顺官邸。这时军令部神尾少佐来检查文书，我也在侧，发现捕获钟崎外加二名日本奸细之文书。我心激动，他们被捕，至今才得知他们死于敌手，不胜悲哀而涕泣。在检查文书中，又发现赵外梅之笔谈纸，更加明确除钟峡以外二人中之一是藤崎，我切齿叹息许久。此夜宿于西门外庙附近。夜晚与田川买乡民猪杀之。拖至司令部营地。猪重，二人大苦。流汗拖来，裂四足，以葱和中国酱煮吃。此夜因还穿中国服，被步哨捕捉三次。向大寺参谋长申请洋服。幸由久米少尉得夏装上衣，但裤帽依然是中国神帽。

十一月七日 上午七时第十五联队占领徐家山炮台，闻第一联队占领大连湾和尚岛上炮台。上午十时，伴随师团去大连湾，中途路过南山麓，见尸体狼藉，始想到这是战场。炮兵大尉见之说：此被我留散弹击毙者，含笑走去。十一时到达大连湾柳村屯。湾深，大船得以入，有码头、栈桥。不同于中国之构造。拴马在此，徒步登上和尚岛炮台，旭日旗已在炮台上飘扬。炮台构造完全是西洋式。有十八英寸炮三门、二十三英寸二门，其中两门已装是弹药。敌炮

弹、火药等装满仓库，原封不动逃走。实在羡慕此炮台之美。其南有老龙山炮台。据说到早晨七时左右，向和尚岛进行炮击，炮台虽美，怎能无兵把守。假若此炮台为日本人所守，以一个中队可挡百万之敌。凡见者皆羡慕。西洋人向师团长笑声说，得此众多之大炮战得品多愉快，师团长含笑去。由此再去第二炮台，中途遇根津一，问及我的冒险之行，祝愿平安。告以钟崎外加二人被捕获事。相约再会分手。在第二炮台见俘虏一人被缚于外，进行审问的是分队长。此炮台与第一炮台构造均同，装有四门炮。于柳树屯吃午饭。归途察看路旁兵营归。在路上遇别府及香月梅外两人。下午五时左右到金州南门外，司令部移至西门外，到高家窑刘心田家、此日田川、石本二人为调查俘虏留在高家窑。今天老龙山炮台为第二联队所占。

十一月八日 晴 早晨由第十五联队本部听到某民家门口发现一首级。有报告说翻译官离花园口秘密侦察敌人，陷于敌手，被行刑，或许即其人，有识其面者请来。据此我同士兵一起至第三大队本部，面见乃木旅团长，谈话少时。士兵携装首级袋子来，放在旅团长之前。打开袋取出首级，我亲自动手张其口，解其辫，细细检查，丝毫没有似熟人之处。无再检查之必要，埋于路旁树下以为标志。由此入西门去城内海防分府，察看牢狱，搜寻有无熟人之遗物。结果无一遗物。此牢不洁之甚，一分钟也不能停留。知钟崎、藤崎等曾囚禁在此，不觉落泪。准备进入刑科室，门锁不能入。破窗而入，文书堆积如山。桌上有二三件供书。一看，有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以及赵外海三人，各捺左手指印。我大惊，刹那间，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犹半信半疑，今见此供状，更加明确三人生前曾困于此狱中，痛惜再三，切齿叹息良久。携此文件，立即去第二军司令部面见根津一谈今日所遇之始末，并递交口供书与石井二人。相互落泪叹息。根津赐我葡萄酒。归途买砂糖。

十一月九日 上午九时离开寝室。今天还逗留在金州南门外高家窑。同堺

氏、田川入城内沐浴。下午一时在中国人家吃饭。此清人是我扮作清人入金州城买馒头时一糕点商。今我为日本人，他不得知，我心中暗笑。

十一月十日 晴 在金州。终日不外出。和崎大尉给我一汗衫，我始换去中国服。

十一月十一日 晴 在全州。去城内访第二军司令部根津大尉，为行政事务于城内巡回留守。

十一月十二日 晴 在金州。上午十时被副官部召唤，授于薪俸证书。是我自花园河口出动之际即通知有委任状事。田川、石本、堺三人本日也有加薪。

十一月十三日 晴 在金州。个日为写自花园河口出至回到师团止之日记，不外出。

十一月十四日 晴 在金州。上午九时，面会根律，谈及自身。而会角田、内田、高桥、河野久太郎、大川诸人。遇草场。归遇青本。又遇鸟居。下午一时半，依照副官及参谋长大寺大佐诸人之劝告，请久米猪一少尉为我剪去三年多的发辫，实在惋惜。我所以有今日之功，实赖此发。剪下发辫带在身边。今日翻译官一同领马归。

十一月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左右，同石本、田川、堺和三村骑兵军曹、松井骑兵曹长、岩崎铁彦诸人到金州湾河滨作骑马运动。下午桧山军吏被调至金柜部清理在花园河口时遗留之银块。大熊、藤椅之部分各以布色之并记其姓名。在城内意外遇富永又吉。夜稍降雨。

十一月十六日 晴 上午十一时，内田来访司令部，同去城内。在第二军司令部吃午饭。面见赤津仁作，随便交谈。中间见吉原洋三郎，接着同河北、仓富、泽本、井上弥三郎、石川莞尔相逢。诸位都属第二军。据说本月九日从广岛出航。这时，河北交给我某某来信，此军中一奇谈也。下午二时，我们在司令部接受汉语考试。据云石川与另一人奉命归国。中途买点心，逢武藤岩彦、乌井。隐岐嘉雄来访，作短暂谈话，明日上午八时向旅顺开拔之令下。我等整理行装，旅顺是期待的目的地，一定是场光辉灿烂的战斗，大家洋溢喜气，无论是谁无不现出奋发之气概。

十一月十七日 晴 上午八时，由高家窑出发。第十五联队、第一第二大队

留在金州。我们都出发去旅顺。我海军以预定同陆军协同攻击旅顺。司令部越过苏家屯、毛家营和难民岭。走一里半，在山丘吃午饭。时十一时，由此过姚家屯。左方见甜水渊（泉水眼）进至三十里堡，时下午一时，此地有第二军兵站部支部。安排龟冈少佐和司令部之宿舍，幸得前夜西族团长住宿过的民家。见我军左翼混成旅团之粮食纵队在前进，此夜宿处极不干净，半夜臭虫咬得不能眠。点灯见铺上臭虫成群徘徊。

十一月十八日 阴 上午七时离开三十里堡，骑马随司令部前进。降雨，我无大衣，冒雨随从，不久雨止。我之坐骑虽年幼体小，但精神抖擞，奋勇奔驰。我原略谙马术。只能骑还不能自由驾驭，随司令部将校之后，经常妨碍传骑的马，几次抱歉。新山副官命传骑和我调换坐骑。不久，我乘之马稍稍劳顿。下午一时到达营城子。闻今朝骑兵三中队挺进搜索敌兵。前日虽发现少量敌人，依然是弱兵不足惧。进至双台沟山间，敌军从两侧插入邀击，不能退，为此以第三联队第一大第三中队及第四中队援助之。第三联队士兵在双台沟山上卸下背囊赶赴救援骑兵。此时骑兵被大量敌兵包围。进退维谷，陷于困境。见此情景，朝川骑兵大尉率二十四骑加以冲击。此时我友人津佐太郎君，作为二十四名之一员挥舞日本刀劈砍敌兵。其他骑兵不能以村田刀那样砍杀，众皆羡慕翻译官的刀法。经此袭击，敌兵以稍有踌躇之色，第四中队得其阵，敌兵退去。其间因征战激烈，无暇取背囊，遂被敌兵所夺。闻此冲突，我师团先头赴救之第三联队第二大途中途无暇取水。侧面有人往衣浇水，恰似火灾现场。此时敌兵有退状，不久敌兵不能支而退却。此日死伤四十八人，夜宿于营城子。师团长、参谋长探望朝川大尉，其中有负伤的，但仍士气高昂。实在令人钦佩。

十一月十九日 晴 早五时半起床。由营城子出发，在登上双台沟丘陵途中，见担架载三具无头尸体去医院，见者无不落泪。在此山丘，停留有一时半

后进发，此时遇米津、中原。至徐家窑吃午饭，在一民家屋旁发现日本兵尸体，兵士们发现此民家有乡人二，手腹有血迹，遂击杀之，鲜血迸发，溢于庭院。被杀日兵是第三联队的。师团长见此情也感遗憾。去蒋家屯，中途有马倒毙。足、尾、臀肉尽削去。虽是畜牲，样子实在可怜。以三名中国人作向导，堺随之。将至司令部所在处，中途一人逃走。堺先我到上石嘴子。夜归来，降小雨。一度于米河子西南端河原集合，此夜在米河子宿。营舍屋内有包米饼子，与卫兵一同吃之。

十一月二十日 晴 上午七时，在河原集合。师团长、参谋副官都去视察敌情和寻觅炮兵阵地。石本翻译官伴随去。我、堺、田川三人留在米河子，正愁无事，下午一时左右，炮声起。报告说，有敌迂回左翼，可能由海岸攻击我们，应作好准备。辎重随时准备出发。炮兵都向前推进。过二时左右，发现由水师营开出六千余敌人，我混成旅团及第三联队埋伏于山后，待敌以破之。下午五时左右，敌退却。傍晚同堺、田川二人，由山上观察敌人，见敌已退却，各处阵中火光闪闪。前卫兵的宿营地在石嘴子，第一联队之第一、第三大队在石嘴子右村，第二联队两个大队在石嘴子左村。本队的骑兵、工兵一中队在米河子西方村落，剩下诸队在米河子，第二军司令部在土城子。各处篝火熊熊，其盛况不可言状。此日战况，由石嘴子通往水师营大路左右布阵。其兵力配置是第三联队在大路左方，第二联队置于右方，第一联队在第二联队二后，作为第二联队后援。上午十一时左右，敌兵在第二联队前方被发现。下午二时左右开战。敌兵有六千余人，配备野战炮。我兵负伤三人。敌兵退却。师团长手指椅子山炮台说，占此炮台，旅顺即成我掌中之物。

此日闻龟井伯、军夫二人被乡民所袭，抢去照相机，二人保命归来。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晴 上午没外出。下午二时左右，在旅顺口船坞召开将校宴会。乐队高奏，旭日旗高悬，不能不大呼快哉。我想和河北、内田参观黄金山。同桧山军吏进炮台门，因无门证，禁止入内，不得已归。归途，在船坞看见在修理的清海军舰只，见风筒弹孔如蜂巢状，始信海战之激烈。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 此日吉原津三郎、内田英治、河北纯三郎，景山长次郎四人来访，听景山谈侦察牛庄事。河野久太郎、隐歧嘉雄来游。入夜有戏演

出，都是儿童，有二百多人。戏名叫《蝴蝶梦》、《秋胡戏妻》。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 上午由馒头山之水雷室来令，命翻译用英文书写的汉涅金之电报以及水雷学生章程等。下午二时去司令部同吉原、内田、河北、景山等闲谈数小时。今日，英国东洋舰队军官来司令部。第二联队得报：敌兵千余人在西方集合，追击之。堺、田川二人由海上先去金州。石本作第二联队向导，此夜，演《二进宫》以及《卖胭脂》，译本同我看戏，围师团长作《卖胭脂》的翻译。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十时同内田、景山、河北三人登上黄金山炮台。有大炮二十三英寸三门，野炮七门。久米升中尉。

今日下达勅语如下：

勅 语

旅顺乃渤海之门户，敌国赖以为钥匙，今汝等一举拔之。

朕深嘉赏其功劳，天气渐转寒，前途尚远。汝等各宜自爱奋励。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三十分。

十一月二十七日 雨 夜半二时左右，雨渐下。久米同辎重兵、骑兵等陆行。上午八时冒雨出发。我与译本上午十二时乘三池丸。此日风强激巨，港内浪高，乘舢板来往甚难，身全湿，船中寒冷不能忍。因风大船暂停出航

十一月二十八日 雨 十日早晨风稍弱，三地丸出航。海上降雪，今年还是初次。下午二时船到大连湾。风大舢板不来，不得已，先让三名士兵上岸。司令部又在船中度过一夜。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晴 上午九时登陆到兵站部。遇御幡先生。吃午饭。谈话三四小时。我无洋服，他可怜我穿中国裤子，送我二件衣服。归途，护金州城内一家族归，内有一美妇人由于足小不能同行。石本主张抛弃先行，我实为难。此日寒风强烈，发结坚冰。这是今年第二个冷天。第一个冷天是十一月二

十日夜至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半至金州。宿于阎家。

十一月三十日 晴 上午沐浴。下午有令命同第一联队去占领普兰店。同译本至隐歧联队长处，问明日出发时间和集合地点。夜，仓富来访。

十二月一日 晴 上午八时同内山参谋、泽本出北门外集合。我作为前卫第一联队二大队八中队向导。经韩家店至周家沟吃午饭。此时我的马掌脱落不能骑。让马卒回金州换马，以备另用。不得已又骑原粟色马与队伍齐进。下午一时至山后儿，在四十里堡休息。下午二时，通过我侦察时曾占天命之处，激动得落下泪水。路中见敌伤兵二人。下午三时半，将前卫下部设在五十里堡东天红沟。联队本部在五十里堡，泽本在本部。入夜，稍降雪。此行目的是占普兰店。此夜同粟屋于大队长谈我侦察上行。

十二月二日 晴 上午八时在天红沟西北地里集合。今日以第一大队四中队为先导，经石河驿至张林堡。闻乡人言，上个月二十七、八、九三天间，清步兵向北逃去。于普兰店前约一里处吃午饭。在张林堡前二町处，发现掉队清兵一人，枪杀之。李家屯乡民献上鸡蛋。分给中队长森田，经普兰店过大盐厂。下午三时半，宿在小张家屯。以此为第一大队本部。此夜第四中队捕得二三清兵斩杀之同竹中大队长谈话。

十二月三日 晴 上午八时，从小张家屯出发，同第一中队川崎大尉去侦察复州路，由三官庙沿着电话线，经于家屯出奕古城，经大胡家屯出韭菜房。中途被人群拉住，独停于村外。乡民二三百人围我说：日本大兵今经此地，我等不得不搬家。另外妇女大恐慌，请安民心。我向他们晓谕：日兵是光明正大之义兵，决无有掠民财奸妇女等事。你们不要惊慌，各安于业。又问复州附近是否有清兵，他们答说，复州城无兵，普兰店有三千兵。即山西省大同兵向北而去。另有旅顺败兵五六百人都向盖州逃去。附近家畜衣服都被掠去云。归途由佛爷庙经头道房、二道房、三道房归。日暮以乡民二人作向导。黑夜，道路不辨，实在困难，好歹到达三官庙，下午八时归营。夜降大雪。

十二月四日 雪天风强，降雪，寒甚。下午六时令我去作复州第二大队长粟屋少佐的先导。雇乡民张某向导，决定明早七时半出发。夜询问由盖平归来之清国人。

十二月五日 晴 上午八时与栗屋少佐去复州大路。其兵数为步兵三个中队。骑兵一个中队，几个炮兵。经黄家屯，在三道房吃午饭。在这里遇前日侦察时作种种谈话之乡民，求他买鸡和蛋。再前进，经陈家屯到马圈子。乡民送来鸡、鸡蛋、地瓜。此夜宿于马圈子。因道路积雪，难以乘马。

十二月六日 阴 上午八时从马圈子出发，经范家屯到二十里堡。在此询问复州城内富户。行约二十町处。闻三声炮响，很难认为有敌人。经板桥子渡过复州河，遥见复州城。下午二时入南门，城内市街门皆关闭，寂然。州县官高大人已于三日逃跑，旗官成守卫也已逃走，兵无一人。人民汇集，想必早已风传日本兵的到来。城内很多人家在门上钉有写着“大日本国顺民”字样的牌子。本部设在东门内永源当铺，在各处分别征调军队必需品。我侦察归来，要求以银块兑换铜钱得到认可。去官钱局，主人逃遁不在，无奈在其仓库取了四草包白糖。此日征调物资集中在本部，堆积如山。

十二月七日 晴 在复州城内。终日徘徊于营舍地。南门是第二大队八中队；北门是第三大队十一中队；西街是骑兵；东门是第一大队三中队及炮兵。此日整理征调物资及装货。

十二月八日 晴 上午七时半于南门外集合回普兰店。上午十一时半于二十里堡吃午饭，宿在于家店。此日有一稀奇事。出发之际在三官庙雇来一向导。开始他半信半疑，到复州后对我们大征调（编者按：实为大抢掠）极为高兴。他先给自己换上新衣服，穿上五六件，帽子戴两项，赶牛车回来时样子很可笑，回来时一反常态，一路上洋洋得意，一边还呵斥着其它中国人，一边走去。

十二月九日 晴 上午八时，自于家店出发，山边道路干燥易步行，下午二时到三官庙支队本部。逢译本、香月、大川三人。乃木族团长来，闻内山任参谋中佐征调物堆积于庭院内。有令明日分配给各部队。日暮降小雨，派出作为

间谍的一中国人回来报告说，宋大人（指宋庆——泽者注）率三万兵在盖州城云。

十二月十日。晴 早晨受内山参谋之命明日回金州。内山接金州来电话大寺安纯大佐晋升少将，有紧急归金之令。内山立即上路回金。此日风强寒甚手指象冻断似的。下午二时分配征调物，与光永向第二大队本部告别。

十二月十一日 半晴 预备早晨出发。上午九时自三官村出发。大风从前日持续至今未停。在马上风吹如刀割。联队本部也在本日转移到泡子。我同马卒细村、内山之副马一起经普兰店到李家屯。风稍停。遇为援助攻击威海卫而被召的山炮兵，一起回金州。在长林堡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到石河驿，同随军记者光永仕、龟井伯二人同宿。炮兵本部要求给养。夜晚烧炕过分，有烧焦毛皮者，夜半在席下放入栗子而眠。

十二月十二日 晴 上午五时起床。七时半出发。十时四十分到三十里堡。遇第十五联队的一个大队，云明日向貔子窝进发。在乾家屯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回金州司令部，立即面见师团长及参谋长。此时英国炮兵大尉杜布利埃、军医正及美国军人三人来见师团长。在大寺参谋长介绍下，我以花园口登陆后的侦察始末告之。他们听后大喜，记我名回去。今日，我寄放在花园口衣物运到。田中义一任旅团副官。又闻藤城在曲家屯被乡民杀害而潸然泪下。

十二月十三日 风强寒烈。上午十时同堺去军司令部。访奈良崎。今日第十五联队貔子窝进发。风尘高扬，满天昏暗、大和尚山不知在何处。

十二月十四日 晴 风稍停、寒且烈。终日不外出。晚餐有祝贺内山参谋晋升之宴会、以中国宴席招待司令部内部将校及翻译官。下午八时，在会报所听说书、相声、都曲国定忠次及净琉璃（日大一神词曲）故事。这是从日本出发以来最大的愉快，在军阵听说书更有所感。

十二月十五日 晴 八时访问新闻记者，归途在军司令部访问泽村，面见内田，逢根津。

十二月十六日 雪天 朔风枯木鸣，寒风刺耳。执笔想写书信，因冷不能书，终日不外出。

十二月十七日 阴 介奉命去普兰店。堺已走，无同志长谈，实在遗憾。

十二月十八日 晴 无事。

十二月十九日 晴 从十时十分，在金州南门外练兵场，举行阅兵分列式。喇叭一声号令，同时奏乐，开始运动。以一中队为一列，中树联队旗。十时半。小喇叭齐鸣，实在壮观。十时五十分由练兵场归来至东南角孔庙，有宴会。山珍海味如山。一时左右离孔庙。这时第二联队举行军旗典礼，同石本一起又云。下午二时有分列式，三唱“君之代”国歌。式终唱军旗歌。作为余兴，有“夺旗”及“追猪”游戏。

十二月二十日 晴 在金州。去大连湾，而见御幡。就钟崎遗族事交谈。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金州、上午十时举行招魂祭（选金州城外一丘岭下，定为招魂场，此是安葬金州战死士兵之地）由第二军司令部所属各队，在招魂社前广场进行分列式。与喇叭声一起运动，实在雄壮。结束后，大山大将从祭主神官之檀坛下来参拜，其次第一师团长山地朗读招魂祭文：

时惟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师团陆军中将男爵山地元治向忠勇从军战死说不得诸氏之灵告曰，我军远征此地，未出六旬，交战数次无不利，如金州城、大连湾、旅顺口，敌之国防要地，相继被我军取之。有诸氏之奋战死斗，其功与力，抑为国舍一身，留芳名于万世，乃军人之本职，何况，发扬国威于海外者，所引以为荣，盖于诸君可无遗憾，尚瞑。

上午十一时半归，下午一时第二军司令部举行招魂祭余兴——角力赛。呜呼，忠勇之我军战死诸君，我军如今占金州，继陷旅顺。连战连胜的取得，上赖陛下之威德，下依诸子之功力。然而，昨日相互交谈，相互握手的知己朋友。今留白骨于此地，虽芳名垂千古，但空为异域之鬼，又怎能不泪沾巾。我的友人山崎、钟崎、藤崎三人同在金州城外消逝，同登于此招魂社。想到此，感慨交集不能言。

十二月二十四日 晴 在金州。今日是师团司令部纪念日。设宴招待将校及

军曹。佳肴是中国风味。宴会前有文体娱乐活动。水田在司令部宿营院内，以席子作影壁，有二三件作品。下午一时左右开宴。宴前在后院有打球活动，还有赛马活动，以骑兵六七十人为主。活动结束后，酒宴开始。爆竹在门前轰鸣，院内奏乐，同时由师团长向宾客致辞，上下频频举怀，酒过数巡。我辈参入其间周旋。师团长、大寺参谋长陪我到各席间，称我为“我们的爱子”，向各位宾客介绍我的劳绩，乃木旅团长、西旅团长给我大进酒。酒酣，开始吟诗，乐队奏乐应和，各尽兴，下午六时左右始散会。

夜晚，同石本等至参谋处再畅饮。大寺参谋长大醉，边歌边舞。山地将军唱土佐民谣”要沙考衣”。十时左右散去。此宴会是开战以来在阵中第一次如此盛大。军中上下，情绪是平日的百倍。在占领地举行如此盛大纪念宴会。非陛下之盛德，威震四海之荣光，如何能如此，甚至无暇开此宴会。反之，如敌军得势，我军力竭、矢尽、刀折、惨遭落魄之际，连倾怀之暇都不可得。想至此，又兴无限之感，同胞友人，含笑于地下，能无感叹？

十二月三十日 在金州。晴 上午八时云柳树屯，十时到。面见御幡先生，详细听取藤城龟彦被乡民杀害事，不觉落泪。这一乡民于柳树屯兵站部被处斩。告示人民的文告上说：清国盛京省金州厅曲家沟人徐三，五十一岁。右凶犯于貔子窝，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间杀害我翻译官藤城龟彦。本官一视同仁，严正为心，认真讯鞠，细录日以之后，罪蹟显著，故意害人，实属可恶，兹处以军法。尔后再有弄法者，罪不止凶身，该犯所住里间，一概严办不贷，以此传唱，互相训戒，务无出凶犯最为至要。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 大山岩

刑徐三者为三重县牟婁郡三木靖献宪兵。其兵刃是钟崎氏之遗物。宣读判决书的是御幡雅文。列席者是村长胡盛壮、刘宗周、许朝显。刑场在柳树屯副营后之海滨。徐三携带的武器是矛，锋芒约一尺五寸，柄约有八尺。

藤崎、大熊二人增薪二十四日元，由管理部送来。

一月十二日 阴 早晨面见神尾少佐。谈钟崎、山崎、藤崎三人口供书。我说，我同他们负同一任务。为何不示于我，愿闻理由。他听后出示予我。我一

看。泪流不止，郁郁不乐归。今天泽本带钟崎之信件去大连湾，同御幡谈，草场来游。

一月十四日 阴 早骑马去大连湾，就钟崎事同御幡有所交谈。今日遇深水十八。甲田其外翻译官来。今天冈田兼二郎、岩元岛井在我回来时来访，同去军司令部。同景山共进佳肴。他们在下午四时半回大连湾船。

一月十六日 半晴 与田锅、景山同去司令部。暂谈别后话，不一会，共往民政厅访片山时中岛真雄也来，互祝平安无事。寒暄毕约再会分手。

一月十七日 阴 由筑后竹野郡船越村长冈野健之丞来信，接受询问大熊事。下午访村冈大尉。

一月十八日 上午没外出。下午访仓富。今天寄书给山崎羔三朗之兄白水致书信如下：

敬启者，拜读一月六日大函，遵命。弟山崎报国之志深。最早深入牙山敌营。又从军于平壤之役。此次身先金州半岛之战，尤负最难之任务，舍身侦察金州、旅顺，当大任又秦大功。实九州男子之赤心，光照东方，为后世之鉴。同声惋惜天地之志士，竟暴骨于异域。尤其由广岛至登陆止，同船共话。言犹在耳，携手登陆六人中，除我外，皆已作黄泉之客。每念及此，冬夜不知几度泪沾巾。何况由我鞍手都从军二人中，失去一人，更可追念。

此人身负秘密侦察任务之山崎以外四人，军中极为关切。对诸君之命运既无能为力，善后之事当可尽力为之。上月神尾中佐归国，已将此重任上达大本营，似以大体内定，将为殉难诸人给予特殊之“恩遇”。

山崎原籍。传闻原是白水，果如斯，白水当为山崎之养子。山崎当有遗族。万一山崎无遗族，复籍为白水也无必要。这里事由第二军司令部内部检点商量。本人既献身于国难，除对其遗族给予抚恤以慰地下之灵外，别无他法。希望以此告慰本人在天之灵而已。作为遗族，其荣兴将永久铭传于世，无论生

身父母，抑养父母，务必共同从速办好其手续。接受抚恤事，将由我等友人以及翻译官一同给予尽力，急速给予办理手续。聊尽朋友之义务，聊表对该氏上悬念。

至于报纸所载各种经过，完全说明他们为敌人所害。司令部也有所细致的考虑，征清媾和完结，也不准备公开通报。

另外山崎之遗物，集中于第二军司令部管理部，规定以公例寄送。近日得知，寄送货物时有丢失。既使以完备之手续亦寄送不到，难得的是遗物尚在，望知晓为盼。按公例，通知和遗物到达后，祈予殡弃为盼。大本营于停战后。最后将为诸人举行隆重之祭典。

我幸未倒于敌弹，认定生死皆天命。下面就垂问之事，以我所知，大致申述如下：十一月六日金州陷落之日，随神尾中佐之后，在搜得文书中有记述钟崎三郎和另外二名奸细被捕的文件，我见之，忧心忡忡。翌日，知晓金州城内西街海防分府有牢狱。立即前往，破门而入，进入其刑科室处，桌上文件，有钟崎、山崎、藤崎三人之口供。其文司令部下令有关秘密，故禁止他人。其文内容，别无他事，只山崎之学华语、蓄发辫之理由。于花园口登陆后，为中国巡逻兵捕获，夺其金银，押送至副统帅衙门而已。山崎于十月二十六日为巡逻兵捕获，自二十四日登陆，行程一日半或二日路程处被捕。各无地图，进入内地，地名不详。大部在碧流河附近。钟崎离碧流河约四里处为巡逻兵捕获。藤崎于碧流河附近为当地人所捕。地点不明。

我潜入金州时，由当地人中得知，当时衙门布告：“倭贼奸细，潜入甚多，来往严视，捕拿重赏。”因而纯属中国人而被误认为日本间谍被杀者有十余人，又据说来往之行商旅客必须持有证件。

处刑是斩是烧尚不详。报上说是烧刑，这是不确切的，刑场也不明。金州陷落之日，尸体散布于原野。为榴散弹烧死者甚多，故难以区分。首级有二三个。问我，经实际观察，仔细检视其头发及牙齿，皆不是我友，故烧斩不详。

猪田正吉奔向大孤山方面。尚未有任何消息。大孤山归岫岩管辖。金州城内毫无材料，生死完全不明，然媾和最早也需三个月，保全性命是靠不住的。大熊情况同猪田大致相同。山崎遗族事请急速办理，草草恳请。

一月十九日 上午从盖平运来伤病员和武器等，见运来的帽子裹腿物件等血污斑斑，黑而腥臭，想见攻击盖平之苦战及困难，无不落泪。今日大寺少将调任第十一旅团长，恳切话别，举行欢送会。我结识大寺少将是由根津介绍。在第一师团司令部经常谈话。从花园口出发进入敌地，直接受他之命，当同阁下、参谋长二人告别出发时，大寺以握手礼，落泪期待再会。然心中已浮起被敌人击毙之念头，至今我犹感大寺少将亲切告别之情，不禁泪沾衣袖。

仓富来，将猪田之刀还我，我借刀给他。

一月二十九日 晴 寒甚。译本查分捕文件中有李宝林者，与我侦察复州时所用化名相同，见之大惊，可谓奇哉。以山崎等三人事问王子彦。他说，旧历十月初一日夜十时在西门外被连顺部下处斩刑。闻三名奸细虽年青，但不怕死。王子彦想见之，不许，至死坦然自若，毫无恐惧云。我闻听不由落泪。我托付王搜寻三人之死地。此日因感冒，医生不许外出。想来不久当可将三人合葬于招魂社，行隆重葬礼。泽本大悦。

一月三十一日 上午领取增薪，写秘密侦察经历报告。下雪。华氏零下 15 度。大熊重矩、桑野玄生来信。

二月五日 在金州。上午将秘密侦察经历报告交与参谋部。下午内田良吉由柳树屯来。今日王子彦寻找藤崎秀、山崎、钟崎之葬地。此事，由金州陷落之日起，每日听中国人传说，无一日不在心中，托付王子彦奔走，幸搜索得之，埋三人尸体为中国人金某。以此为线索，王积极奔走。给某人以金钱，逐渐得知之。呜呼，此天意不叫三人长期作天涯之鬼。

二月六日 在金州。上午同岩崎登金州城墙。下午，同泽本搜寻山崎等三人受刑处。在西门外，旅顺街路右方草地，发现衣服残片，肯定是山崎穿着高千穗舰捉来的渔民衣服的碎片。在此，我想告别府真吉，去高家窑，归途遇井上俊三告之，告副官，向金州行政厅申报，决定明天七日发掘。

二月七日 在金州。上午九时半，福田副官、古都军吏、泽本、井上、别府、角田医士、宪兵等一起发掘，果然掘得三人尸骨。……下午一时半在该地进行火葬，五时半收捡骨灰送其故里。

二月十七日 在复州。率三村曹长和骑兵二人，在出东门，渡复州河，登丘陵，岩崎铁彦先步行于前，降雪，由于前日积雪深，骑马甚难，寒气逼人。路上缀独吟四日：四骑连头向盖平，飞雪纷纷没马脚。风景虽美耳将落，始知此行真北征。上午十时半，到杨家屯。面见司令官根津一，谈发现山崎、钟崎、藤崎三人遗体事。赐予我酒和鸡蛋。十二时到石湾嘴吃午饭。准备马料、干粮与食品，宿于焦家屯北高家屯。此夜风雪猛，真是咫尺不辨。此地缺水，融雪水与马饮。

二月二十日 在盖平。八时半同师团长、参谋长、内山、新山四人出东门，经大八岭、小八岭、圆甸、高家屯至沈家屯吃午饭。在曹家屯经道房香、老婆家儿，越过招军岭，宿在孟寅生之家。此户乃孟子七十一代之后裔，分族居此二百余年。以农为业。

我军进击此地是为增援在海城苦战之第一军，共同准备向营口进击。然而第一军在东北方相距甚远，了解其情况困难，因此去与太田大尉联络。终于约定于汤地会见，为协同攻击营口，由第一军派出野津大将同第二军山地中将相会，制定今后作战计划。明日即将同第一军于汤地相会。今日宿于此地。明日会见终了再回该地。

此夕找寻住宿时发生一奇事。我扮乡人入民家，见屋内异样。乡人极拒之，问何事？答今产妇将分娩，望勿入。我不听，将入室，产妇大惊，忽分娩一男孩。乡民大喜，我说你们虽拒我。我刚要进即分娩，既安产，又生一男孩，岂非幸福？为民大喜，我祝贺一番，归司令部宿地。

三月七月 由唐家铺子出发到马圈子西部集合地，由此到牛家心时降雨，我探知田庄台和海城电线交叉点，引导第一五联队一部到牛家屯，时已上午十时左右，此时雨变雪，朔风飒飒。枯木如怒涛嘶鸣，极猛烈。忽有命令。召到师团监督部，吉田监督命我立即赴营口雇六十辆牛车。同村松军吏共同冒雪前进。风雪交加马不前。中途，我的坐骑发情。直追中国马，不分山川，如发

狂。此时又见村松之副马如狂欲渡一小川，雪深人没。我的坐骑见之立即跳入雪中。我制之，鞭策不止。终因腹带松弛，鞍落逃去生追中国马。我无法，在其后追。村松马夫来捕马，装鞍，我略安堵。虽想由此赴营口，但因雪深，不辨道路。既而到达营口东门入居留地。有二只军舰，一只是美国军舰，一只是英国军舰。在街上走二十多丁，市街寂静无声，店门紧闭。与村松军吏探寻牛车，人们多半恐惶不应，无论如何办不到。当然今天是营口陷落的第二天，叫开一杂货店，入内休息，讯问牛车事，在两三天内雇妥六十辆甚难。不得已踏上归途。时午后五时，朔风扑面，眼不能睁。不多时至牛家屯。

此夜，钟崎氏归来，我怪之，你不是在金州遭刑了吗。醒来，原是南柯一梦。

三月三十一日 在盖平。晴 上午处理事务。下午与盖平行政署长栗屋干去巡察盖平城内有名之杂货店。公兴利、福和顺、阜凝栈、利盛栈、锦成阜、阜成义、长隆栈、宏泰顺、义新长、益兴公以及其他点心铺。下午六时晚饭后，同香月梅外访测量部所属翻译官松崎翠。

四月三日 在盖平。晴 今天是我皇祖神武天皇节日，想起去年在上海龙华寺观桃花，不料今日在此处度此节，人世如梦。去年三日于挑花下饮酒之友人今成不归之客，转而有人生无常之感。

今天我盖平行政署宪兵由金州归来。井上俊三来游。由书店购《古文观止》一册。夜读《吊古战场》之文。此次日军北伐实如此文。如我等二月十五日由普兰店出发，见积雪没脚，坚冰在须，征马踟蹰。增纣无温，堕指裂肤之句，始知写出真情，又如攻击田庄台上前夜如下句：沙草晨牧，河冰在度，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实在写出真情者云。

此夜，闻日清之间谈判，四月二十日发布停战。又闻和成，不知真伪。

四月十日 晴 闻师团参谋野口来署，据云师团从明日起向金州运动。师团

司令部本月十五日由盖平出发。十八日诸部队全部撤退。仓富来游，他说，昨夜之电报，有至十八日撤退之命。又据传说清答应以占领地、台湾和五亿两银为代价请求媾和。半信半疑。下午井上、山根由营口归。据闻营口有掳获湄云军舰一只，日兵守之，某西洋人以纸币购物，中国人嫌之，不付货，洋人道，你为何不要我国之纸币，去，一笑。八日军法官部录事高须七太郎将我从军精神刻一印章给我。印章以“雪里梅花”四字表我的气概。此夜盗贼破屋逃。

四月十一日 晴 终日办公。今天感田村永岛角造来信。我不知其由来，展开视之，是侄女菊子之外甥来信。

今天在法官部听说，此次讲和条件是三亿两银和台湾全岛、占领地全部以及给日本以治外法权。李鸿章本月七日归国云。

四月十三日 晴 上午尚在行政署。大岛被埋在城内东南角之冰洼，为此事忙碌。下午三时同香月一起和行政署诸人告别回师团司令部。王香宝送我至门，他是那样惜别两眼欲泣，实是可怜之情态，我心中也甚不快，不由凄然。王香宝临别赠我一诗曰：

向氏与我结同盟，胶膝虽坚更难成。送公归国搬兵去，千里关山不易行。

此夕晚餐，由王秀峰、王缓臣、韩介成三人招待香月和我，稍有所考虑，坚辞不去，王香宝几度来请。师团司令来人召唤。

四月十五日 风强，上午八时命令出发。我在找马匹中，师团长一行已出发。我与香月好容易找到马。我的坐骑是香月少佐之副马，香月无马，此日译本为督牛马而殿后，故他的栗毛马借与香月。香月与我同乘马。他的镫带过长，他下鞍调整时我马快足南下。九时渐出南门，经南关向盖平河原，南风甚强。飞沙走石，咫尺不辨，沙入眼中，虽乘马，但不知何处，唯马首向南奔驰。过此河原至农地中尘沙渐少，眼也能充分张开，上午十时半到二台子兵站部，吃午饭。休息三十分后乘马。下午二时到达坨公堡。先是我在龟冈少佐之后。香月在我之后行。遥见陀台堡。龟冈少佐准备师团长之到来，快足跑在前。我在盖平行政署即时忙于事务，无暇骑马，想起不久前事，迅速追随龟冈，香月马见我马迅跑也迅速跑动。为此香月不能制住马，有几次险些落马之模样。刚到陀台堡，香月斥责道你不对，我几乎在师团长面前落马。

此夜，师团长、参谋副官都在兵站部宿。

四月十六日 晴 上午八时由陀台堡山发。今天我执行督管牛马之职，将马借与古都军吏，躺在车里指挥。香月似患痼疾，今天坚辞不乘马，或有昨日落马之惧，不敢再骑，同我在车上监督。我稍徒步走。这时中国人说“今天货物太重，拉不动”，如此不知有几次。香月在车上说：我是财神爷，我们坐之，车夫得福。喜气洋洋，圆脸显得更圆。由于马草弄得灰尘满面。原来跟车时，车夫终日里说拉不动和吃饭等语是欺负翻译官一大手段。正午到熊岳域，我和须贺坐先头牛车。香月、须贺二人进无人空房吃午饭。下午五时半到槐树房。

四月十七日 晴 上午六时独自想在司令部之前访齐家房的河北，急赶路。泽本同沟口药剂官乘马担任营地清扫任务。我快到李官村时逢司令部卫兵，在李官材外地里看见数十只鹤。卫兵射之，三发皆不中，鹤飞去。到齐家房入兵站部。闻呼向野之声，不知自何而来，回首四顾，见从一室窗伸出光秃头，呼我。此高僧即河北纯三郎，已皈依佛门。立即入室，相互问侯，叙别无事。送我一裙子，各方面都有所谈及。河北从箱中取出正宗酒，说此物是为待君之到来而过贮藏。相互倾怀，谈论诸事。河北说：我不要人爵，只要天爵。近日有所觉悟而剃发云，可谁知他的不满。不久香月同司令部一起来。须臾牛车出发，因此香月还我马乘牛车前进。河北同香月谈话间多含有惜别之意，至将军台休息。此时师团长对我说香月马术差，新山说今天香月马不进，师团长一鞭击中香月马。我听后感笑而去。到孙家屯吃午饭。下午五时半到杨家屯。今日行程甚远，此次行军可谓最远之路程，徒步之军夫、兵士有困缩者。泽本已先到，清扫宿舍。此日宿舍既无门又无窗，实是败屋，牛车于日没后到。田川今日值班，相当困顿。

四月十九日 晴 在复州

上午九时司令部急命黑田骑兵少尉，侦察娘娘宫方面的村落。泽本、香月

也赶其他方向，我取复州西南方向路，越大岭，出牌坊沟，山路狭隘难骑。牵马下山到二台沟，上丘陵，望见司令部之旗。此即三四日前测量班宿处。稍行，和崎大尉追来，共进姜家屯、大房身、林家屯、董家屯、逢家屯。侦察重点是户数、井数，有无流行病，有无适于军事用途之物资。派二骑去小莲泡，我等至泰家屯，吃午饭。此村落南面连一湖。水虽浑浊也富有景色。以湖名大莲花泡。买三四只鸡，出李家屯，去湖头。路上妇女逃跑者甚多。湖头由散在复州河上西南四个村落成立，质朴、多富家。其大户人家姓杨。由此出杏树园过西瓦房。此时始知我去年十月执行秘密侦察任务。由复州出黄旗大屯时通过之村落。经东瓦房回到复州时已是下午五时半。回室，香月已归，不久译本也归来。

四月二十八日 阴有阵雨 在复州。上午八时去司令部，逢师团长、参谋长，皆乘马将出门。问卫兵，答由于湖头附近鸟多故去游猎。我报告岩崎，二人急备马出发，中途逢村井少将，石坂军医以及某少将追阁下至小莲泡，不见一个日本人。落雨，腹空，遂向旅团司令部，去井上、中川住处游。司令部角力之声甚盛。旭日旗飘飘，似有宴会之模样。现已明确，山地并非去打鸟，而是来此处，入井上之室遇酒席，由此去内园看角力。此园内杏花、李花、庭樱争相开放，烂漫好景，妙不可言。不久角力中场休息。另一场地即宴会厅，军歌四起，我同岩崎去听。突然二名士官来领我，给我一酒杯，我站在桌前，正面座席上，山地、藪木、村井、小川、西、冲原、西板、盐诸阁下开宴酒酣，一士兵来，奉西阁下命叫我。至则，诸人列坐，山地居正中坐，由西阁下和山地向其他诸人介绍我，各赐酒予我，实出意料，虽欲饮酒，但因种痘约束，遗憾不能饮，暂且同山地在园内散步。某角有一松树林，见有鹤塑像，选择尤好。又有一假山，顶上可站六七人。山地登此处，掬四方风景，于假山立一片石书曰：

千万仞中扫唐土，观花时节长又闲。

远古唐土时时在，赏桃游时应如斯。

五月一日 晴 上午八时独自一骑去黄旗大屯。师团长阁下再三催促访姜士采述礼，我也有所考虑，幸今日有暇得行。渡复州河南行，因前日大雨，河水

大涨没马腹，我犹豫，强渡抵彼岸。下马休息间，一将官伴随副官来。须臾来到我休息处，问到黄旗大屯之路，这是藪木少将。我有幸伴随将军，共赴黄旗大屯。途中我谈及去年经此地情况。不久至大屯，藪木少将去工兵大队本部，我寻姜家。首先，我找去年准备睡一夜的龙王庙，向店内乡民问姜家，渐得以寻到，我大喜。下马至姜家门前，见一乡民，年约三十五六，我仰视其面，认出他是去年提灯请我的姜德纯。我问他：你认得我吗？他茫然说：不认得。我又向他说：我认得你，你不知我？你不是有个十二三岁的儿子吗？我知道你的小儿子，告诉你，去年十月在庙门睡……，庙门二字刚出口，他拍手说我知道你，去年由盖平去普兰店途中在庙门眠，领你来敝室。啊！是与我相好之友人啊，现出无限喜悦之情，我也认出他家。彼此交谈，想起去年相逢事，心如刀绞，又不胜喜悦，不觉泪下，宛如被救助地落难人的心情。语言不尽而大快，我进入其舍内，厚谢去年之恩典。师团长赏赐日本银币五元与之，他辞不受，强予之。此时姜一家皆避乱于五六里处、不在家，遗憾不得面见其父姜士采。同姜德纯谈话中，村内人们相聚，评论我来谢去年之礼遇实厚德之人云。姜德纯纯粹是土百姓，不识字，村内有识字者，详细告诉他们，他们大喜，说我是不忘恩的人。我告德纯说，为报去年你们的帮助和亲切招待之大恩，今后向行政署申请保护，既使家族一人，也要给予充分保护。祖父和孩子请速回家，领德纯主去兵本部藪木少将处加以介绍。逢杏川吃午饭。有关姜家之一切托付与他。在其门口给立一保护牌。归途，伴杏至姜家向德纯介绍，后事皆赖杏川。写一信与姜德纯交姜士采，告辞归。

五月八日 晴 在复州

令日起床，上午主行政署，面见署长小笠原，请求保护姜士来一家，请求安置姜叵甲（姜士采之孙）。

五月十日 晴 在复州上午九时乘马去黄旗大屯访问姜家。午饭酒菜丰

盛。士采访我至复州，我们中途不遇。士采于复州东门外下榻。此日，恒甲大奔波，德纯之妻也出来问候。下午一时出黄旗大屯至板桥子遇小川贤之介，作种种谈话。

夜半大雷暴雨来，非常急。

五月十三日 晴 在复州

上午去行政署 领姜恒甲去安置工作。归途于南门遇三泽信一，久违不通音信，问其后事，告以住处分手，下午十时在我室内，井深、井手、三沢、内田来。石本、贺设宴饯行。同岩崎大尽其兴。

五月十七日 晴 在复州

今天和峡大尉、三村曹长先出发。金州半岛由于俄国干涉，认为盛京之地，如割与日本。则东洋之和平难保，故不许日本夺取。对此如果日本不听，即以武力相见，实傲慢无礼之举动。我不认为是大国之行为，万国公法何在？日本国民应牢记在心里，子子孙孙不能忘。我等今日，浸冰雪，降血雨，凭军人占领此地，却由于俄国干涉而归还，遗憾、遗憾。到手之物竟放弃，可叹可叹。

五月十八日 晴 由复州出发

上午七时半出发。此日，姜恒甲一早即来等待送我，张氏也来送，想到难以再见又怀念复州山水。在板桥子休息二十分钟。第一旅团早早出发，道路上兵马络绎不绝，经二十里堡到范家屯。从此取右路避开军队，出三十里堡方向，柳荫深处有一小川，此处景色甚好，师团长在此处休息。一行休息十五分出马圈子过李家沟，到李家屯兵部，吃午饭时已十二时。由此通过普兰店，走大道经胡家屯，登上山顶休息，风景甚美。四面山峦稍生新绿，杨柳青青，有疏疏落落村庄农民曳牛羊往来于地中，某士官对我说：此地去年通过时由于冰雪盖地，一片银白世界，土地之肥瘠、狭广，不甚明了。现在白雪已融化，一派春色，日本人当然为之一惊。又为俄国干涉而归还清国遗憾之极。今见此地，更感到土地宽广，频频叹息。下此山有栾古城荒芜的样子，犹存古风。由此徒步到大贾屯，知司令部宿处定在黄家屯。去黄家电时下午三时半。岩崎、宫川已先到。

五月二十日 晴 到金州

上午七时，由石河驿出发，上午十时在三十里堡兵站部吃午饭。军司令部今天也在三十里堡吃午饭，不走旧路，越过山出二十里堡。在这里见运输粮米的第二师团军夫在路上络绎不绝。下午一时，在金州北门外看见三峡山石碑。迎乃本师团长、山地师团长。一时十三分入北门。以原师团司令部的阎家前一家为司令部，安排营舍。立即同岩崎呼三，了彦来办理诸事，按他在今天回司令部。此夜，第一次吃生鱼片似有回到日本味道。此次归来见金州市街日本店铺鳞次为比。有色亮饭店、计子屋、杂货店、理发馆、酒馆。市街中心通过一条下水道，与以前大不相同。变成一大市街。另外，人们也同日本人混熟，会讲一句半句日语的甚多。闻师问司令部明厂停留此地休息。

五月二十一日 晴 在全州

上午九时同场参拜北门外三路山大牌，此碑四月中为根津大佐所建，欲为三人名扬千古。碑三块，中央是山崎前羔郎，右为钟崎三郎，左为藤椅秀。面向南，全州尽在眼下。向右望到金州湾，大连湾相当远，大和尚山在左，山水风景优美。碑前有大岩石，书朱红色“三崎山”三字。碑前插柳枝，东边植三树。进香予三人，泪下不能去。回忆三人生前事，今化此碑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亦凄凉。

十二时左右归，途中欲访郡岛，在路上邂逅，共至室内，作短时谈话，回司令部。二时左右，堺、泽本（今天由卫生队回来）见师团长。据闻，师团决定翻译官一起留下。闻此事大惊，唯有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们的行李已运到大连湾，故我同堺去大连湾领取行车装牛车归来。遇来乘船之师团长，送至栈桥，遗憾不能归国，大失所望，回金州。下午九时多访问成田、郡岛。谈话到凌晨三时。由成田接受守护任务。回来时，司令部都起床，准备向大连湾出发，遂一眠。

五月二十二日 晴

就我等滞留事，竟然由副官下令。再去大连湾，要求由野口参谋指挥，结果，失望再失望。上午三时与司令部诸人一起由金州出发，七时左右到大连湾。见轮船充斥于湾内，冒黑烟，似乎今日即启航。我等为要求野口指挥，由泽本去兵站部野口住处，由兵站部去宿舍时，等司令部的船正在码头。大川秀长郎来，茫然发呆，一时无言。在这里向司令部诸人告别去。呜呼，从花园河口登陆至今，穿硝烟弹雨之间，清晨导军深入不知之地。冒寒风搜索敌人积雪没脚，坚冰夜渡，或烧高粱杆，枕雪露宿，同辛共苦之人们。今去恭贺凯旋。独使我辈留此，怎能不满。见泽本出宿舍，同大川、堺、译本共至柳树屯。入宿舍见床铺，用少许高粱秸上敷一席子。土地，窗户没有遮掩的东西，往来人们伸头探望。实是街里头等破屋，四人皆不满，去兵站部申述宿舍之不洁和请求一军夫至今不到，愈加不满。下午四时，重到兵站。入小滨屋请求宿舍，小滨偏巧不在。翻译官佐贺铁三郎在，待小滨归来。不久小滨回来，重申上述要求终于认可安置于该室。

五月三十一日 晴 由大连湾出发，

上午九时由兵站部借牛车二台，从柳树屯出发至李家屯检武所。泽本、堺、米津三人乘一台，熊谷、中原和我乘一台，渐成返回金州之身。上午十一时半到金州。闻广增盛有宿舍。中途遇杏川、武藤、别府三人，相互苦笑。我们六人一起吃午饭，在日本饭馆饮酒。归途去总督部，面见小幡蕃副官，讲求去台湾，又面见第二师团长乃木中将，含笑请求。按乃木说：需提出申请。告别归。

六月一日 晴 上午八时买来鲷鱼，大作好久没尝之佳肴。下午面见松田满雄，今天我等十一人向乃水师团长提出申请书如下：

申 请 书

敝人自明治二十三年研究所创立之际，即以永远从事日清贸易为目的而渡清。其后为视察内地于各地，旅行中发生此次纠纷，在上海被大本营召还归

国，踏上从军之途，竟有为回家吃尽辑力之精神，当时无暇申述意见。至今，战事结束。老保一个，两国和平既成事实，今后即是商业战。故抱从来之志向，愿去长江以南试完成贸易之目的。既然去年起就有结社开业之进展。归国诸事大体整顿之后，即具备必要之条件，联祈应允。又台湾曾寄极大期望之处，一旦归同，如派在台湾，西乃厚望之事，深表衷情，敬请照顾。

总督部 翻译官 向野坚一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一日

六月三日 晴 在金州

上午九时，仓富来金云，他与电信队一起归国。下午三泽由营口归来说立即归国。今夜饮酒，角田、松田也来。此夜池田忠吉评米津在土城子战斗之艰苦事被刊载在报纸上说：是否给记者以贿赂。熊谷大怒说：米津立于生死之巷，力战苦斗，何需人称赞。从炕上跳在地上叩头三次，可谓男子汉式抗拒，无任何人制止，后又有二外来客，大闹。

六月八日 晴 在金州

上午没外出，今日从大本营得辞职书。晚饭后携酒去三崎山，祭奠三氏，米津、熊谷、译本、堺、杏川、中原、郡岛、别府共九人。下午八时归宿。又大饮酒，中原起舞，熊谷跳“捣饼舞”，尽兴。

六月十七日 雨 在金州

下午去总督部，问前日请求后继翻译官来金日期。回电曰：翻译官后任

者，目前没有。诸人皆不满。夜饮酒，照例跳舞。夜过十二时，寝时已二时，以此夜为第一盛会。

六月二十九日 晴 在金州

下午总督部召唤。皆曰多半是下达任免令。惴惴不安去。至此收到归朝之命令书和接受宇品兵站部指挥通知。真是意外事，喜归，立即向郡岛、角田告别。晚饭，举行饯行宴会。北御门，松田来游。

去金州兵站，请求牛车，由于他们太傲慢无礼，不满归。向总督部送请求书。

此夜酒宴，实是非常之盛宴。

六月三十日 晴 由金州出发

早起来沐浴，早饭后去向乃木师团长告别，不在，留名片归。去总督部向御幡蕃告别。坐牛车出和记号。七时半出金州南门，武藤来送出南门。清风徐来吹征衣，熟悉之金州渐远去。急向柳树屯。直至今日，归国如愿以偿。今踏归国之途，无不双足轻快。频频回顾难以再见之金州。去大连湾中途，过茶馆，饮柠檬汽水，休息。上午十一时至柳树屯兵站监部。面见赤峰、山田，谈归国事。下午佐贺来。傍晚访堺山下，吃晚饭归。在兵站面见矢岛司令官，饮麦酒，告别归。高桥来，相互话别。司令部来今明日上午六时半在三栈桥乘“日出丸”。

七月一日 晴 乘船

早五时起床，整理行装至第三栈桥。军夫以及集合之士兵如云。等待，船不至。第三师团炮兵乘“立山丸”，骑兵乘“釜山丸”，最后逐渐轮到我们。先前有一军夫，因病送至医院，众皆耽心与他同船，幸未发现，大喜。排成三列行装由检疫官检查。此时佐贺、赤峰、山田来送。庆幸行装平安先通过。各贴旅顺运输字样纸。乘舢板由小汽船拖至“日出丸”。时上午十一时半，船中已装有第三师团之弹药纵队、军夫三百余人。“日出丸”是邮船会社之船，原是货船，客室很少，我们六人同下土四人外还有三名雇员进入马棚处。下午二时船始启动。此日阴天雾大，看不见大和尚山半部，似以袖掩面表示惜别之情。右望龙固岛，左眺柳树屯及和尚岛，金州落在远方。船在航进，随船进入大连

湾，一目了然。呜呼！第一师团之占领此半岛，三人之死地。永别了，霎时间，悲痛欲绝。不久“立山丸”在后出航，”“日出丸”前是“釜山丸”在航进。不久再望大连湾，早为云雾所掩，终于不能见。此次同伴之”釜山丸”即我同第一师团去年十月十六日出航时在行列中，今又同行。不久船已出大连湾外，浪涛也格外高大，一路平安吧。

(译者单位：大连铁道学院)

歌谣三首

(一)

大刀片，锋锋亮。不砍槐树，不砍杨。
专砍东洋狼。

(二)

听说鬼子海上来，刮风下雨天变坏。
沿边树下预备好，一刀捅碎鬼脑袋。

(三)

魏子窝旁有座城，铁匠高武#有名声。
敢和鬼子硬碰硬，舍生忘死保百姓。
一腔热血墙染红，西城得名叫红城。

#高武，当地农民，日寇入侵，他组织当地八百多农民与敌血战，英勇牺牲。

（孙械蔚辑）

日谍大熊鹏的失踪

(日)水谷彬 吕林岫译

日俄战争时，我从军任翻译官。自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夏至翌年夏，我在海城军政分署，后又派至牛庄军政分署。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三月八日，我应牛庄防守尉所属牛马税捐局长田心斋之请赴宴。席上与旗官文林交谈，偶尔涉及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当时他是旗军左宝贵部某营哨官。他说在青堆子（按：今庄河青堆子镇）某日捕获一日本奸细，向我是否知其人。据其所说，我判断该奸细一定是自花园口登陆的六名侦察员之一，后来一直杳无音讯的大熊鹏。我详细记述了文林的谈话，他说：

”甲午之战，我属左宝贵旗军，在平壤战斗中头部和腿部负伤，队伍后转移到辽东半岛青堆子。某日，有一青年在我军营房附近徘徊，样子好似察点炮数，一士兵生疑，捕捉之，揪至营房，他默默不语。营官认为此人必是南方人，避难归乡迷途至此，命释放之。士兵尚有疑点，于是搜身，见其内穿青色条纹衬衣（当时日军士兵一种衬衣），身带识别铜牌，笔记本上记录我军情况，分明是地道的日本侦探。我军侦察兵归来报告：日军已由花园口开始登录。于是决定扣该青年于营中，后来我军退至岫岩，再退至海城附近草子峪。日清两国议和后，交换俘虏，此青年被送至奉天。

文林谈完后，我说，此人肯定是我友大熊鹏。十年来失踪迷团今始真相大白。谈到大熊鹏终未归原因时，文林说。那时这一带流行瘟疫。或许他死于瘟疫。他确实被送至奉天。我听后十分怅然。文林于甲午战争时是哨官，率兵百人，遗憾的是营官姓名已遗忘。

旅顺 水谷彬

注：原文题为《大熊鹏君之足迹》，译文略有删节